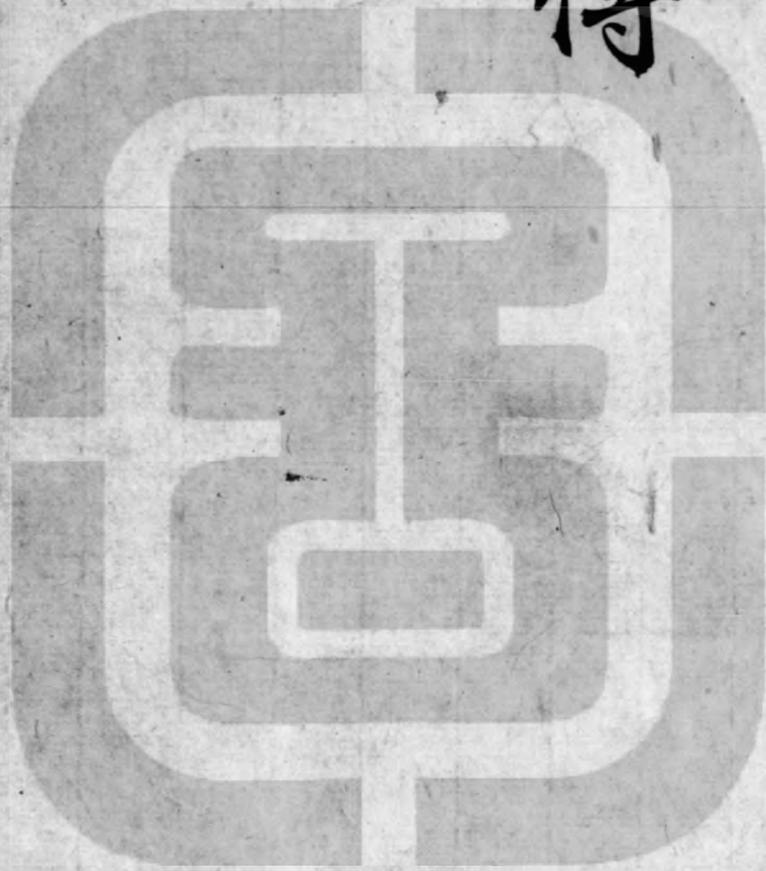


前漢書 十

列傳



此瞻云小類以注文繁
多分爲上下兩卷非班
書本然也宋儒作又
行狀有上下二卷者夫
據矣惟食貨志小類
無注然亦似非班書
舊次云

此瞻云嘗非猶今擇
有身家三人非入粟
拜爵之比漢和官
皆由武官并有布籍
者亦不曰官也郎官
宿衛親近欲其不
所厭藉重於紀注

司馬相如傳卷第二十七上

師古曰近代之讀相如賦者多矣皆改易文字競爲音說致失本真徐廣鄒誕生諸詮之陳武之屬是也今依

班書舊文爲正於彼數家並無取焉自喻巴蜀之後分爲下卷

漢書五十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師古曰擊劍者

之非斬刺也名犬子師古曰父母愛之不欲稱斥故爲此名也相如既學慕蘭相如之爲人也更名相

如師古曰蘭相如六國時趙人也義而有勇故追慕之呂訾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

師古曰訾讀與賞同賞財也呂家財多得拜爲郎也武騎常侍秩六百石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

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師古曰嚴忌本姓莊當時尊尚號曰夫子史家避漢

明帝諱故遂爲嚴耳相如見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

數歲迺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呂自業素與

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師古曰困遂達也來過我於是

相如往舍都亭師古曰臨邛所治都之亭臨邛令繆爲恭敬師古曰繆詐也日往朝相如相如

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多富人卓王孫

僮客八百人師古曰程鄭亦人姓名迺相謂曰令有

貴客為具召之師古曰具謂酒食之具召請也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召百數至日中

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臨臨邛令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相

如為不得已而強往師古曰示象人召此意也坐盡傾師古曰皆傾暴其風采也酒酣臨邛令前奏

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自自娛師古曰泰進也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師古曰行謂曲

重而曰琴心挑之師古曰寄心於琴聲曰挑動之也挑音徒了反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閒雅師古曰

甚都張揖曰甚得都士之節也韋昭曰都邑之容也師古曰都關美之稱也張說近之詩鄭

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悅恐

不得當也師古曰當謂對偶之既罷相如迺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

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師古曰徒空也但有四壁更無資產卓王

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

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弟俱如臨邛文穎曰弟且也張揖曰如往也師古曰弟但也發聲之急耳食其

甚多義非且也從昆弟假資猶足自為生意師古曰得友何至自苦如此相如

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迺令文君當盧郭璞曰盧酒盧師古曰賣酒之處累土為盧呂居酒

自著犢鼻褌師古曰即今之褌也形似犢鼻故曰

器於市中師古曰滌酒也器食器也食已則酒之賤人之

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師古曰

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師古曰言下患少財也今文君既失身於

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文穎曰倦疲也言廢厭游學博物多能也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

令客奈何相辱如此師古曰言縣令之客不可已辱也卓王孫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分與文君

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迺與相如歸成都買田

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師古曰主天于田獵犬也侍上上讀子虛賦

此曉云音字作對字釋三志長記說非也

此曉云倦游注意之西遊之多令人心息病解之誤矣

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

言為此賦上驚迺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迺諸侯之事未足

觀請為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師古曰札木簡之薄小者也時未多用紙故給札呂書札音壯點反

相如曰子虛虛言也為楚稱師古曰稱說楚之美也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師古曰

曰烏於為齊難師古曰難詰楚事也亡是公者亡是人也師古曰亡讀曰無下皆類此欲明天子之

義故虛藉此三人為辭師古曰辭藉假也呂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

於節儉師古曰卒終也謂終篇之言若墮牆墮墮之此者因呂風諫師古曰風讀曰諷奏之天子天子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田師古曰田獵田罷子虛過姤烏有先生師古曰姤誇証之也音升亞反字本作託也亡是公存焉坐定烏

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

僕樂王之欲夸僕呂車騎之眾而僕對曰雲夢之事也張揖曰楚數也在南郡華容縣

師古曰夢讀如木字又音莫風及字或作曹其音同耳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

田於海濱師古曰濱涯也音賓又音頻列卒滿澤梁罔彌山師古曰梁覆車也即今轎車罔也王國免爰之詩曰唯惟于學學亦梁字

掩菟麟鹿射麋格麟師古曰麟謂車踐轆之也音丞格字或作麟言持引其腳也驚於鹽浦割鮮

染輪張揖曰海水之涯多出鹽也李奇曰鮮生也染搗也切生肉搗車輪鹽而食之也師古曰驚謂亂馳也搗搗也驚音務搗音如閱反搗音一頓反射中獲多

矜而自功師古曰自矜其能呂為功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

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師古曰與猶如也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

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

能徧覩也又烏足呂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曰子之所聞見

言之僕對曰唯唯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辭也音弋癸反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

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

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第鬱隆崇律崒郭璞曰詰屈踈起也第音佛岑崟參差日月

蔽虧張揖曰高山壅蔽日月虧缺半見也師古曰岑音任林反崟音吟交錯糾紛上干青雲郭璞曰言相摻結而峻絕罷池陂

陁下屬江河郭璞曰言旁積也屬連也罷音疲陂音婆陁音馳文穎曰南方無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謂之河詩賦通方言耳晉灼曰文意假借協陁之韻也師古曰

此賦已揚今吳漢水
吳州之

文晉之說皆非也下屬江河者總言山之廣大所
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坭錫

碧金銀張揖曰丹丹沙也青青贖也赭赤赭也堊白堊也蘇林曰白坭白石英也師古曰丹

之青白色者也堊音惡坭音附贖音一郭反眾色炫燿照爛龍鱗師古曰言采色相耀若龍鱗其石則赤

玉玫瑰琳珉昆吾張揖曰琳玉也珉石之次玉者也昆吾山名也出善金尸子曰昆吾之

瑰音回又音瓌琳音林珉音旻城功玄厲張揖曰城功石之次玉者也玄厲黑石礪石武夫張揖曰皆石

石白者如水半有赤色武夫赤地白采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張揖曰蕙圃蕙草

其狀若葵其臭如麝蕙正白芷若杜若也師古曰蘭卽穹窮昌蒲江離蘼蕪張揖曰江

今澤蘭也今流俗書本正若下有射干字妄增之也穹窮昌蒲江離蘼蕪張揖曰蘼蕪一名江

蘼蕪蕪芷也似蛇牀而香師古曰蘼蕪卽穹窮苗也郭璞曰江離似水薺而藥對曰蘼蕪一名江

離張勃又云江離出臨海縣海水中正青似亂髮郭義恭云江離赤葉諸說不同未知孰是今無

識之者然非蘼蕪也藥對誤耳諸柘巴且張揖曰諸柘甘柘也尊豈蕘荷也文穎曰巴且菴一名巴蕉師古

且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地靡師古曰登上也降下也地案衍壇曼師古

廣之貌也衍音弋戰反壇音徒但反曼音莫幹反緣曰大江限曰巫山張揖曰巫山在其高燥則生歲

析苞荔張揖曰歲馬藍也析似燕麥苞蔗也荔馬荔蘇林曰析音斯師古曰蔗卽今蔣莎

青蘋張揖曰蔣蘋高也莎蘋侯也青蘋似莎而大生其埤溼則生藏蓂蒹葭郭璞曰

中牛馬芻蕘荻也似蔣而細小蔻蘆也師古曰東牆雕胡張揖曰東牆實可食雕胡菰米也

蓮藕孤盧張揖曰蓮荷之實也其根藕張晏曰孤盧盧魯也郭璞曰菰蔣也盧奄閭軒

于張揖曰奄閭蒿也子可治疾軒干猶草也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師古曰勝舉也不可

多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郭璞曰波外發夫容陵華內隱鉅

石白沙應劭曰夫容蓮華也陵其中則有神龜蛟鼉毒冒鼈鼉張揖曰蛟狀魚

珠鬣似蜥蜴而大身有甲皮可作鼓毒冒似蜚蠊甲有文龜似鼈而大師古曰張說蛟者迺其

是蛟魚非蛟龍之蛟也蛟解在武紀鼉音徒何反又音大河反毒音代冒音妹他皆倣此

北則有陰林巨樹榿柟豫章服虔曰陰林山北之林也豫章大木也生七年迺可知

音步田反卽今黃梗木也柟音南今所謂楠木桂椒木蘭檠離朱楊師古曰桂卽藥之所用其皮者也椒卽所

藥黃檠也離山梨也朱楊赤莖柳也生水邊檀梨棗橘柚芬芳張揖曰檀似梨而甘棗棗也師古曰檀

卽橙也似橘而大味酢皮厚檀音側加反棗音弋整其上則有宛雛孔鸞騰遠射干

反袖音弋救反橙音丈莖反芬芳言橘柚之氣也其上則有宛雛孔鸞騰遠射干

張揖曰宛雛似鳳孔鸞鸞鳥也射干似狐能緣木服虔曰騰遠獸名其下則有白虎

也師古曰鸞鳥形如翟而五采文見山海經宛音於元反射音弋舍反

玄豹曼蛇猖狂郭璞曰曼蛇大獸似狸長百尋猖似狸而大狂胡地野犬也似狐而小曼音萬曼音延狂音岸師古曰蛇又音弋戰及猖音丑于反狂合韻音五安

於是乎迺使剽諸之倫手格此獸師古曰剽諸吳人刺吳王僚者也楚王方言勇士故舉呂為類剽與專同

迺駕馴駁之駟張揖曰馴擾也駁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鋸牙食乘雕玉之輿師古曰呂玉飾

與而靡靡魚須之橈張揖曰呂魚須為旃柄驅馳逐獸正橈靡也郭璞曰通帛為旃師古曰大魚之須出東海見尚書大傳橈旃即曲旃也橈音女教反

曳明月之珠旗張揖曰日月明月珠綴飾旗也建干將之雄戟張揖曰干將韓王劍師也雄戟胡中有鉞者干將所造左鳥

號之雕弓應劭曰楚有桓桑鳥棲其上支下著地不得飛欲墮號呼故曰鳥號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腹願拔墮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故名弓鳥號郭璞曰雕畫也師古曰鳥

右夏服之勁箭伏儼曰服盛箭器也夏后氏之良弓名煩弱其矢亦良即煩弱箭服也故曰夏服師古曰箭服即今

之步陽子驂乘熾阿為御張揖曰陽子伯樂也秦繆公臣姓孫名案節未舒即

陵狡獸師古曰案節猶弭節也未舒言未盡意驅馳已凌狡獸狡捷之獸也蹇野馬轉駒駖張揖曰蹇過也野馬似馬而小北海內有獸狀如馬名駒駖郭璞曰轉車軸頭

乘遺風射游騏張揖曰遺風千里馬也爾雅曰騏如馬雷動焱至師古曰焱疾風也若雷之動

儵呻倩泚張揖曰皆疾貌也師古曰儵音式六雷動焱至師古曰焱疾風也若雷之動

音必星流電擊弓不虛發中必決毗師古曰毗即決獸之目毗言射審也毗即昔字洞胃達掖絕

乎心繫張揖曰自左射之貫胸通右髀中心絕系也師獲若雨獸揜出蔽地師古曰言獲殺之多如天雨獸也雨音于具反少古草字也

於是楚王迺弭節徘徊翱翔容與郭璞曰弭猶低也翱翔與言自得也師古曰弭節者示安徐也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微虺受

誣蘇林曰誣音倦亂之亂誣音懶強之輻郭璞曰誣誣折也亂疲極誣音屈師古曰蘇音是也誣音與劇同誣音其勿及微工堯及微要也誣盡也言獸有倦極者要而取之方盡者受而有之

殫覩衆物之變態郭璞曰殫盡也變態姿於是鄭女曼姬文穎曰鄭國出好女曼

被阿錫揄紵縞張揖曰阿細縞也錫細布也揄引也師古曰紵織紵也縞鮮支也今之所謂素者也

雜織羅垂霧縠張揖曰縠縠如霧垂也師古曰縠細也霧縠者言其輕靡如霧非謂縠文裝積褰縐鬱

椳谿谷張揖曰椳積猶簡也椳也褰縮也縐裁也其縐中文理蕪鬱有似於谿谷也師古曰張說非也粉粉裊裊揚袖戍削張揖曰粉音芬袖衣袖也戍削也削衣刻

或褰縐委屈如谿谷也張揖曰粉粉裊裊揚袖戍削張揖曰粉音芬袖衣袖也戍削也削衣刻

則戍削然見其降殺之美也裊音非也裊裊垂鬢張揖曰鬢離也鬢髮後垂也師古曰張說非也

音垂也音垂也扶輿倚靡張揖曰扶持楚王車輿相隨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自言鄭

音垂也音垂也扶輿倚靡張揖曰扶持楚王車輿相隨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自言鄭

音垂也音垂也扶輿倚靡張揖曰扶持楚王車輿相隨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自言鄭

荷音於綺反今人猶呼
翁呶萃蔡張揖曰翁呶呶衣張起也萃蔡衣聲也師
相撫掩容養為荷靡
古曰呶音火甲反萃音翠又音于賄反
下摩蘭蕙上

拂羽蓋師古曰下摩蘭蕙謂垂髻
也上拂羽蓋謂飛翾也
錯翡翠之歲裝師古曰錯雜也
歲裝羽飾貌
繆繞玉綏張

曰楚王車之綏呂王飾之也郭璞曰綏登車所執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呂王飾綏亦
謂鄭女曼姬之容服也綏即今之所謂采練垂緝者也繆繞相纏結也繆音慕縷音縷
忽若神之髣髴郭璞曰言其容飾奇豔非世所見戰國策曰鄭
之美女粉白黛黑而立於衢不知者謂之神也
於是迺羣相與獠

於蕙圃文穎曰宵獵為獠師
古曰獠音力笑反
嬖嫫勃窣上金隄師古曰嬖嫫勃窣謂行於叢薄之間
也金隄音水之隄塘堅如金也嬖音

盤嫫音先安反窣音
先忽反隄音丁兮反
揜翡翠射駿驥師古曰鳥赤羽者曰翡翠青羽者曰駿驥驥鳥也似
采鮮明今俗呼為山雞其
實非也駿音峻驥音儀
微矰出熾繳施師古曰矰短矢也繳生絲縷也矰繳係
矰仰射高鳥謂之矰射矰音增繳音灼

鸚鵡連駕鷲師古曰鸚鵡水鳥也其鳴聲鸚鵡云駕鷲野鷲
也連謂重累獲之也鸚音胡沃反駕音加
雙鶴下玄鶴加師古曰鸚鵡
為鴉鹿山東通謂之鸚鵡俗名為錯落錯者亦言鸚鵡聲之急耳又謂鸚鵡將音來奪反鴉鹿鴉將
皆象其鳴聲也玄鶴黑鶴也相鶴經云鶴壽滿二百六十歲則色純黑言弋射之妙既中白鴉而
連駕鷲又下雙鶴而
加玄鶴也鸚音倉

怠而後游於清池郭璞曰
息倦也
浮文鵠張揖曰鵠水鳥也畫其象於船
也師古曰鵠
音五歷反
揚旌柁張揖曰揚舉也析羽為旌建於船上
柁音曳柁音大可反
張翠帷建羽蓋郭璞曰施之
也師古曰

曰翠帷帷翠色也
羽蓋曰雜羽飾蓋
罔毒冒鈞紫貝郭璞曰紫貝紫質黑文也師古
曰貝水中介蟲古曰為貨也
攬金鼓師古曰攬
攬也金鼓

謂鉦也
吹鳴籟張揖曰
籟音窾也
榜人歌張揖曰榜舩也月令云命榜人榜人船長也
主倡聲而歌者也師古曰榜音謗又方孟反
聲流喝

郭璞曰言悲嘶也師古曰
喝音一介反嘶音蘇奚反
水蟲駭波鴻沸郭璞曰魚鼈躍濤浪作
也師古曰沸音普蓋反
涌泉起奔揚會

郭璞曰暴溢激相鼓薄
也師古曰溢音普頓反
礪石相擊琅琅磴磴師古曰礪石轉石也礪
音盧對反磴音口益反
若雷霆之聲

聞乎數百里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蹇蹇師古曰靈鼓六面
擊之所曰警衆也
車案行騎

就隊師古曰案依也行列也隊部
也行音胡郎反隊音大內反
繩乎淫淫般乎裔裔郭璞曰皆羣行貌也師
古曰繩音履般音盪

是楚王迺登陽雲之臺孟康曰雲夢中高唐之臺宋玉
所賦者言其高出雲之陽也
泊乎無為澹乎自持

師古曰泊澹皆安靜意也
泊音步各反澹音徒濫反
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伏儼曰勺藥呂蘭桂調食文穎曰五
鷄香稻鮮魚曰為勺藥酸恬滋味百種千名文說是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當也勺藥藥草各
其根主和五藏又辟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五味曰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為勺藥耳讀賦之士不
得其意妄為音訓曰誤後學今人食馬肝馬腸者
猶合勺藥而煮之豈非古之遺法乎鷄音竹滑反
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

將割輪焯自己為娛師古曰將字與鑿同焯音千內反焯亦搵染之義耳言鑿
割其肉搵車輪鹽而食之此蓋曰譏上割鮮染輪之言也
臣竊

觀之齊殆不如師古曰
殆近也
於是王無已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

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師古曰言有
惠賜而來也
王悉境內之士備車騎之

此據云按五注當從文
遂作重陽此本對以
雲夢之事也

師古曰泊澹皆安靜意也
泊音步各反澹音徒濫反
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
伏儼曰勺藥呂蘭桂調食文穎曰五
鷄香稻鮮魚曰為勺藥酸恬滋味百種千名文說是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當也勺藥藥草各
其根主和五藏又辟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五味曰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為勺藥耳讀賦之士不
得其意妄為音訓曰誤後學今人食馬肝馬腸者
猶合勺藥而煮之豈非古之遺法乎鷄音竹滑反
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
將割輪焯自己為娛
師古曰將字與鑿同焯音千內反焯亦搵染之義耳言鑿
割其肉搵車輪鹽而食之此蓋曰譏上割鮮染輪之言也
臣竊
觀之齊殆不如
師古曰
殆近也
於是王無已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
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
師古曰言有
惠賜而來也
王悉境內之士備車騎之

衆師古曰與使者出田迺欲戮力致獲曰娛左右也師古曰謙不斥言使

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張

雲夢曰爲驕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

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

信也章君惡傷私義師古曰非楚國之美是章君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

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師古曰言楚使者失辭自爲累重而於且齊東階鉅

海南有琅邪蘇林曰小州曰階張揖曰琅邪臺名也在勃海間觀乎成山張揖曰觀闕

萊不夜縣於其土築宮射乎之罘晉灼曰之罘山在東萊縣射獵其浮勃解師古曰

別枝也游孟諸文穎曰宋之大邪與肅慎爲鄰郭璞曰肅慎國名在海外也師右曰

湯谷爲界師古曰湯谷日所出秋田乎青丘服虔曰青丘國仿偁乎海外師古曰

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匈中曾不蒂芥張揖曰蒂芥刺鯁也若迺儻塊

瑋異方殊類師古曰儻猶非珍怪鳥獸萬端鱗倅師古曰倅與萃同萃集充

初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禹不能計張揖曰禹爲堯司空辨九州名山

先生又見客師古曰見猶至也言至此國爲客是曰王辭不復師古曰復反也何

爲無曰應哉亡是公听然而笑曰師古曰听笑貌也楚則失矣而齊亦

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曰述職也郭璞曰諸侯朝於

謂順行也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曰禁淫也郭璞曰天有守道守在四夷立

曰疆讀今齊列爲東蕃而外私肅慎郭璞曰私捐國隄限越海而田師古

棄也謂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

於青丘也之禮徒事爭於遊戲之樂苑囿之大欲曰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

不可曰揚名發譽而適足曰專君自損也師古曰專且夫齊楚之事

又烏足道乎師古曰烏於君未覩夫巨麗也師古曰巨大獨不聞天子之上

師古曰謙不斥言使

者故指云其左右也

張

此處云游孟諸
言其身非屬齊
也文注誤

林乎左蒼梧右西極文類曰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東南故言左爾丹水更其南

應劭曰丹水出上洛冢領山東南至析紫淵徑其北文類曰西河有穀羅縣有紫澤終始

霸產出入涇渭師古曰霸水出藍田谷西北而入渭產水亦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渭二

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東北至華陰入豐鎬潦瀉紆餘委蛇經營其內應

河從苑外來又出苑去也開音牽又音口見反

曰潦流也滿涌出聲也張揖曰豐水出鄠南山灃谷北入渭鎬在昆明池北潦行潦也又有滿水

出南山晉灼曰下言八川計從丹水呂下至灃除潦為行潦凡九川從霸產呂下為數凡七川滿

音決滴水涌出聲也除潦滿下為水餘適八下言經營其內於數則計其外者矣師古曰應晉二

說皆非也張言潦為行潦又失之潦音牢亦水名也出鄠縣西南山灃谷而北流入於渭上言左

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泉徑其北皆謂苑外耳丹水紫泉非八川數也霸產涇渭豐鎬潦瀉

是為八川言經營其內信則然矣滿音音是也地志曰鄠縣有灃水北過上林苑入渭而今之鄠

縣則無此水許慎云灃水在京兆杜陵此即今所謂灃水從皇子陂西北流經昆明池入渭者也

蓋為字或作水旁穴與沈字相似俗人因名灃水乎將鄠縣灃水今則改名人不識也但八川之

義實在於斯耳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異態郭璞曰變態不同也東西南北馳騫往來郭璞

更相錯涉也師古出乎椒丘之闕服虔曰丘名也兩行乎州淤之浦師古曰水中

曰來音盧代反也淤漫也浦水涯徑乎桂林之中如淳曰桂樹之林也過乎泱莽之壑張揖曰山海經所謂大

此者著水流之長汨乎混流順阿而下師古曰汨疾貌也混流豐流也曲赴隘陜

遠也決音烏朗反之口師古曰兩岸間相迫近者觸穹石激堆埼張揖曰穹石大石也埼曲岸頭也師古

也隘音於懈反陜音狹沸乎暴怒郭璞曰沸水聲也音拂洶涌澎湃師古曰洶涌跳起也澎湃相戾

音畢宓音密師古曰澤弗盛貌偪側泌瀾郭璞曰泌瀾音筆擗師古曰偪側相通也橫流

也宓汨去疾也汨音于筆反逆折轉騰激洌五康曰轉騰相過也激洌相激也師古滂漉沆漑郭璞曰滂音旁漉

慨反皆水流聲貌師穹隆雲橈師古曰橈曲也言水急旋回宛渾膠繆郭璞曰憤薄相

音婉渾音善踰波趨洑涖涖下瀨郭璞曰踰躍也洑音利瀨疾流也師批巖衝

音婉渾音善擁奔揚滯沛師古曰批反擊也擁曲隈也言水觸此巖崖而衝隈曲則臨坻注壑灑

師古曰坻謂水中隆高處也秦風終南之詩曰宛在水中坻坻音沈沈隱隱

此處云天湖恐常開
疑未必必非珍瑤石
家澤也

安翔徐徊 郭璞曰言運轉也
翬乎瀉瀉 郭璞曰水白光貌也師古曰翬音胡角反瀉音鎬
東注大湖 郭璞曰大湖在吳縣尚書

行溢波池 郭璞曰言溢溢而出也波池江旁小水
於是蛟龍赤螭 文穎曰龍子為螭張揖曰赤螭雌龍也如淳曰螭山神也

鱗鱗奮翼 師古曰鱗鱗也鱗鱗背上也鱗鱗也掉
潛處乎深巖 郭璞曰隱岸底也
魚鼈謹聲

萬物眾夥 師古曰謹謹也夥多也謹
明月珠子的皪江靡 應劭曰明月珠子生於江中其光耀迺照於江

其中鳴鵠鵠駕鸞屬玉 張揖曰鳴鵠大鳥也郭璞曰鵠鵠也鵠似鴈而無後指屬玉似鴨而大長頸赤且紫紺色鵠音肅鵠音係師古曰鳴

交精旋目 郭璞曰交精似鬼而脚高有毛冠辟火

蜀石黃磧水玉石砢 張揖曰蜀石水次玉者也郭璞曰磧石黃色水玉水精也

澗澗采色浩汗 郭璞曰皆玉石符采映耀也師古曰澗音泰浩音浩

叢積乎 師古曰叢積也叢積多也叢積

鳥大於鷺而短尾其色紅白深目 目旁毛皆長而旋此其旋目乎
煩鶯庸渠 郭璞曰煩鶯鴨屬也庸渠似鳧灰色而雞脚一

箴疵鵠盧 張揖曰箴疵似魚虎而蒼黑色鵠鵠頭鳥也盧白雉也郭璞曰盧盧鵠也箴音針

羣浮乎其上汎淫汜濫隨風澹淡 郭璞曰皆鳥任風波自縱漂貌師古曰汎音馮汎音敷汜及濫音大覽反淡音琰

波搖蕩奄薄水渚 張揖曰奄覆也草叢生曰薄郭璞曰薄猶集也師古曰薄猶集也

啜喋菁藻咀嚼 師古曰啜喋也菁藻聚藻也師古曰啜喋銜也

於是乎崇山矗矗 師古曰崇山尖銳貌參差

從崔巍 郭璞曰皆高峻貌也龍音籠從音才總

深林巨木 師古曰深林巨木

嶮巖參差 師古曰嶮巖

此處云張揖注盧白
類也按是里色安
必反音曰非猶不浮
也

通谷蹇產溝瀆 張揖曰振拔也水注川曰瀆注溪曰谷蹇產

鳴 郭璞曰鈴呼豁問澗谷之形容也鳴水中山也鈴音呼舍反呀音呼加反問音

魔丘虛堀壘 郭璞曰皆其形執也歲音於鬼反魂音魚鬼反嶮音惡罪反魔音

隱麟鬱 郭璞曰皆其形執也歲音於鬼反魂音魚鬼反嶮音惡罪反魔音

蠟登降施靡

郭璞曰隱麟鬱堆龍不平貌麟音洛盡反

陂池獬豸

郭璞曰陂池旁

獬音衣被之被師古曰陂

允溶淫鬻

張揖曰水流溪谷之間也

散渙夷陸

師古曰散渙

也易曰風行水上渙

亭臯千里靡不被築

師古曰為亭候於臯隰之中千里

揜呂綠

張揖曰掩覆也綠王芻也蕙蕙草也

被呂江離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

揜呂綠

夷新夷也師古曰留夷香

布結縷

師古曰結縷蔓生著地之處皆生細根如綫相結故名結

散渙夷陸

師古曰散渙

草也非新夷新夷迺樹耳

揭車衡蘭

師古曰揭音巨列反芝音乞

橐本

因呂攢戾莎

師古曰攢聚也戾莎言莎

射干

師古曰橐本草類曰芷根似芍

生筍可引為菹又治蠱

菑持若蓀

如淳曰菑音鍼張揖曰菑持闕若杜若也蓀香草也師古

射干

毒此音紫囊音人幹反

鮮支黃礫

師古曰鮮支即今支子

射干

薑而為椶葉之狀今流俗書木持字或作橙非也後人妄

離靡廣衍

師古曰離靡謂相連不絕

射干

改耳其下迺言黃甘橙榛此無標也菑音之林反蓀音孫

布濩閔

師古曰布濩謂相連不絕

射干

屑之木也二者雖非草類既云

蔣茅青蘋

張揖曰蔣菹也茅三稜也郭璞曰茅

射干

延曼太原或者賦雜言之耳

離靡廣衍

師古曰離靡謂相連不絕

射干

澤延曼太原

郭璞曰布濩猶布露也師古曰

離靡廣衍

師古曰離靡謂相連不絕

風披靡吐芳揚烈

師古曰烈酷烈之

離靡廣衍

師古曰離靡謂相連不絕

氣也披音丕熾反

郁郁菲菲

郭璞曰

射干

於布寫晻夢必菲

師古曰於布寫晻夢必菲皆芳香意也於音許乙反

於布寫晻夢必菲

師古曰於布寫晻夢必菲皆芳香意也於音許乙反

於是乎周覽汜觀

師古曰汜音

於布寫晻夢必菲

師古曰於布寫晻夢必菲皆芳香意也於音許乙反

芒况忽

郭璞曰言眼亂也師

於布寫晻夢必菲

師古曰於布寫晻夢必菲皆芳香意也於音許乙反

視之無端察之無涯

師古曰涯

於布寫晻夢必菲

師古曰於布寫晻夢必菲皆芳香意也於音許乙反

日出東沼入

師古曰

於布寫晻夢必菲

師古曰於布寫晻夢必菲皆芳香意也於音許乙反

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

師古曰

於布寫晻夢必菲

師古曰於布寫晻夢必菲皆芳香意也於音許乙反

其北則

師古曰

於布寫晻夢必菲

師古曰於布寫晻夢必菲皆芳香意也於音許乙反

其獸則麒麟角端駟騫橐駝

張揖曰

於布寫晻夢必菲

師古曰於布寫晻夢必菲皆芳香意也於音許乙反

其獸則麒麟角端駟騫橐駝

張揖曰

於布寫晻夢必菲

師古曰於布寫晻夢必菲皆芳香意也於音許乙反

其獸則麒麟角端駟騫橐駝

張揖曰

於布寫晻夢必菲

師古曰於布寫晻夢必菲皆芳香意也於音許乙反

璧璫呂玉為椽頭當即所謂璇題玉題者也一日呂玉飾瓦之當也輦道謂閣道可曰乘輦而行者也纏屬纏連相連屬也纏音力爾反屬音之欲反

途中宿 師古曰步欄言其下可行步即今之步廊也謂其於其上為累臺也增重也一重為一成也慶音子公反 **巖突洞房** 師古曰於巖穴底為室若竈突然潛通臺上

杳眇而無見仰杪檠而捫天 師古曰類古俯字也杳眇視遠貌杪古攀字也檠檠也捫摸也言臺榭之高有升上之者俯視則不見地仰攀

其條可曰摸天也 **奔星更於閨闈宛虹拖於楯軒** 師古曰奔星流星也更歷也閨闈也楯軒也

也拖謂申加於上也楯軒軒之闌板也並言室宇之高故星虹得經加之也更音工衡反虹音紅拖音吐賀反又言徒可反 **青龍蚺蟻於東箱象輿**

婉憚於西清 師古曰象輿瑞應車也西清者西箱清靜之處也蚺蟻也

張揖曰靈閣眾仙號也師古曰開讀曰開 **倕佺之倫暴於南榮** 郭璞曰倕佺仙人也食松子而眼方暴謂體

也師古曰開讀曰開 **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 師古曰體泉瑞水味甘如醴言於室中涌出而通流為川從中庭而過也 **磐石振崖** 孟

曰振砢致也崖廉也呂石致川之廉也師古曰 **欽巖倚傾** 郭璞曰欽巖欹貌師古曰 **嵯峨**

嶻嶭刻削崢嶸 蘇林曰削音峭峻之峭崢音儕爭反嶻音戶拜反郭璞曰言自然若彫刻也嶻音昨盍反嶻音五盍反師古曰直言刻削耳非云峭峻郭說是也嶻

音捷嶻 **玫瑰碧琳珊瑚叢生** 郭璞曰珊瑚生水底石邊大者三尺餘枝格交錯無有葉 **珉玉旁唐玢函文**

音業 **開** 張揖曰赤瑕赤玉也郭璞曰言維廟 **鼉采琬琰和氏出焉** 晉灼曰鼉采闕師古曰鼉

且白虹之氣光采上出故名朝采猶言夜光之璧也琬琰美玉名和氏之璧卞和所得亦美玉也言今皆出於上林 **於是乎盧橘夏孰** 應劭曰

曰箕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盧橘夏孰晉灼曰此雖賦 **黃甘橙棗** 郭璞曰黃甘橘屬而味精棗

上林博引異方珍奇不係於一也師古曰盧黑色也 **枇杷檉柿亭柰厚朴** 張揖曰枇杷似解樹長葉子若杏檉檉支

小橘也出武陵師古曰 **檉** 檉音丈耕反 **檉** 檉音丈耕反 **檉** 檉音丈耕反 **檉** 檉音丈耕反

支木也師古曰此二句總論樹木不得雜以香草也檉郭說得之 **檉** 檉音丈耕反 **檉** 檉音丈耕反

木皮也此藥曰皮為用而皮厚故呼厚朴云檉音煙朴音匹角反 **檉** 檉音丈耕反 **檉** 檉音丈耕反

而有核其味 **櫻桃蒲陶** 師古曰櫻桃即今之朱櫻也禮記謂 **隱夫萸棗** 師古曰隱夫未

酢出江南也 **荅還離支** 張揖曰荅還似李出蜀晉灼曰離支大如雞舌皮麤剝去

李也棗今之山櫻桃菓 **羅乎後宮列乎北園馳丘陵下平原** 師古曰馳猶延也曰次 **揚翠葉抗**

反 **紫莖** 師古曰抗 **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 師古曰言其光采之盛

也音兀 **沙棠檉楮** 張揖曰沙棠狀如棠黃華赤實其味似李無核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

名又非采木之檉蓋木蓼也葉辛初生可食 **華楓枰櫨** 師古曰華即今之皮貼弓者也楓樹

名攝攝即平仲木也。櫨今黃櫨木也。**留落胥邪仁頻并閭**張揖曰并閭櫨也郭璞曰

華音胡化反楓音風秤音平櫨音虛。并閭皮可作索師古曰仁頻即賓根也頻字

或竹寘胥音先余反邪音弋奢反獲音獲。**欒檀木蘭**孟康曰欒檀檀別也中作器素胥邪似

曰女貞樹冬夏常青未嘗凋落若有節操故曰名焉。**長千仞大連抱**師古曰八尺曰仞連抱者言非一人所抱

夸條直暢實葉後林郭璞曰夸張布也張揖曰後角也師古曰暢通也。擯立叢倚連卷欒危立聚立也

叢倚相倚也連卷屈曲也欒危支柱也倚音於綺。崔錯發訛師古曰崔錯交雜也發委蟠庚

反卷音丘專反又音巨專反欒音力爾反危音詭。古委坑衡問柯師古曰坑衡勁直貌也問柯相扶持也坑音口庚反問音烏可反

垂條扶疏落英幡纒師古曰扶疏四布也英謂華也。紛溶蒨蓼倚柅從風郭璞曰紛溶蒨

泥猶阿邨也蒨音蕭蓼音森倚音於氏反柅音諾氏反師古曰溶音容蒨音山交反

蒨苾苾歛師古曰林木鼓動之聲也劉音劉苾音諾氏反師古曰苾音容蒨音山交反

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師古曰金石謂鐘磬也管長一尺圍一六孔無底籥三孔並曰竹為之

柴池此虎旋還乎後宮如淳曰此音此虎音豕張揖曰柴池參差也

雜襲紫輯師古曰雜襲相因也紫輯重此虎不齊也郭璞曰紫音差還還繞也音宜

被山緣谷循阪下隰師古曰循順視之無端究之亡窮於是乎玄獲素雌雌獲飛蠋

張揖曰雌如母猴印鼻而長尾獲似彌猴而大飛蠋飛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呂其顛飛郭璞曰蠋鼯鼠也毛紫赤色飛且生一名飛坐雌音贈遺之遺蠋音

誅師古曰玄獲素雌言獲之雄者玄黑而雌者白素也爾雅曰獲父善顧也獲音獲鼯音吾

蛭蜩獲蝮如淳曰蛭音質張揖曰蛭蟻也蜩也獲猱彌猴也師古曰方言獸屬而引蛭蟻水蟲又及蜩蟬垂於事類如說非也但未詳是何獸耳

音猱音。獬胡毅蛇張揖曰獬胡似獬廌食彌猴蛇未聞也獬音護毅音呼毅反蛇音詭師古曰毅郭說是也

棲息乎其閒長嘯哀鳴翩幡互經郭璞曰互經互相經過也

天矯枝格偃蹇杪顛郭璞曰皆獲猴在樹共師古曰杪顛枝上端也矯音矯杪音杪

諭絕梁騰殊榛師古曰絕梁謂正絕水無橋梁也殊榛特立株杪也榛音仕人反捷垂條掉希閒張揖曰捷持懸垂之條掉往著稀疏

牢落陸離爛漫遠遷師古曰言其聚散不恒雜亂移徙也若此者數百千處娛游往來宮宿館舍

師古曰戲也戲音許其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師古曰言所在之處供具皆足也

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李奇曰曰五校兵出獵也師古曰李說非也校獵者曰木相貫穿總為關校遮止

校人者謂曰為關校曰養馬耳故呼為乘鑊象六玉蚪張揖曰鑊象象路也呂象牙疏鑊閑也事具周禮非曰獵馬故稱校人

此蟠云按奉... 皆指乘輿而言則文... 類注所言四校者... 矣

道游次皮軒之後耳非謂在乘輿之後也皮軒之上曰赤皮... 孫叔奉轡衛公參乘

為重蓋今此制尚存又非猛獸之皮用飾車也道讀曰導... 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

中 文類曰凡五校今言四者一校中隨天子乘輿也師古曰此說又非... 鼓嚴簿縱獵者

孟康曰鼓嚴嚴鼓也簿簿也... 江河為陸泰山為櫓... 車騎雷起殷天動地

望樓也因山谷遮禽獸為陸師古曰因江河曰遮禽... 淫淫裔裔緣陵流

登泰山而望獲言田獵之廣遠耳郭說是也陸音怯... 澤雲布雨施

雷古雷字也殷音隱... 先後陸離離散別追... 生貔豹搏豺狼

澤雲布雨施 郭璞曰言... 生貔豹搏豺狼 郭璞曰貔執夷虎屬也音毗師古曰貔豹

手熊羆足羸羊 張揖曰熊八身人足黑色羆如熊黃白色羸羊屬羊也似羊而青師古曰

鵠蘇 孟康曰鵠鵠尾也蘇析羽也張揖曰鵠似雉... 被斑文

師古曰被謂衣著之也斑文... 跨壁馬 師古曰

亦獵豹之皮也... 跨壁馬 師古曰... 陵三巖之危

歷之坻 師古曰積歷沙石之貌也坻水... 徑峻赴險越壑厲水

弄解薦 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張揖曰解薦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

推夫其義矣解音... 格蝦蛤鋌猛氏 孟康曰蝦蛤猛氏皆獸名也郭璞曰今蜀中有蝦狀似

音蝦蛤音... 絹裏射封豕 張揖曰要裏馬金喙赤色一日行萬里者郭璞曰封豕

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 張揖曰脰項也師古曰言射... 於是乘

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 郭璞曰言... 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

曰睨表視也部曲解在... 然後侵淫促節 郭璞曰言... 儵復遠去

禽蹇履狡獸 師古曰流離... 轉白鹿捷狡菟 郭璞曰狡菟健

曰軌過也郭璞曰皆妖... 追怪物出宇宙 張揖曰怪物奇禽也天地四方曰宇宙往今來曰

所極... 響蕃弱滿白羽 文穎曰響率也蕃弱夏后氏之良工名引弓盡箭鏑為滿呂

梟標蜚遠 張揖曰梟惡鳥故射之也標梢也飛遠天上神獸也鹿頭而龍身郭璞曰梟梟羊

擇肉而后發先中而命處 郭璞曰言必... 弦矢分藝殪什 文穎曰所射準的為

曰什斃也殪音翳什音赴師古曰言弦矢適分則殪死而赴如射斃... 然後揚節而上浮

也藝謂射的即今之塚上塚也藝讀與藝同字亦作臬音魚列反... 乘虛亡與神俱

郭璞曰言... 陵驚風歷駭... 乘虛亡與神俱 張揖曰虛無廖廓

乘氣之高故能出飛
鳥之上而與神俱也
蘭玄鶴亂昆雞
張揖曰昆雞似鶴黃白色郭璞曰亂者言亂其行伍也
道孔鸞促駿驥

郭璞曰道促皆追捕之也師古曰道音材由反
拂翳鳥
張揖曰山海經曰九疑之山有五色之鳥名曰翳鳥也
捐鳳凰
師古曰捐音山交反

捷鷓鴣
鄉
師古曰拾然疾歸貌
斃石關歷封巒過雉鵠望露寒
張揖曰此四觀武帝建元中作在雲陽甘泉宮外師古曰歷踰歷經

率乎直指
師古曰率然直去意
揜乎反
張揖曰淮南子云九州之外曰八澤八澤之外迺有八紘

下堂黎息宜春
張揖曰堂黎宮名在雲陽東南三十里師古曰宜春宮名在杜縣東即今曲江池是其處也
西馳宣

曲
張揖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
濯鷓牛首
張揖曰牛首池名也在上林苑西頭師古曰濯者所引刺舩也鷓即鷓首之舟也濯音直季反

登龍臺
張揖曰觀名也在豐水西北近渭
掩細柳
郭璞曰觀名也在昆明池南也

觀士大夫之勤略
師古曰略智略也觀士之勤大夫之略也
釣

獵者之所得獲
郭璞曰平其多少也
徒車之所闍轢
郭璞曰徒步也闍踐也轢輾也

騎之
所蹂若人之所蹈藉
師古曰蹂若謂踐也蹂音人九反

與其窮極倦
徒疲憊也驚懼驚伏獸怖不動貌師古曰徒音劇憊音丁曷反驚音之涉反
不被創刃而死者
它它藉藉
郭璞曰言交橫也師古曰它音徒何

填阮滿谷掩平彌澤
師古曰平平原也彌亦滿也
於是乎游戲懈息置酒乎顛天

之臺
張揖曰臺高上千皓天也師古曰顛音胡考反
張樂乎膠葛之寓
郭璞曰言曠遠深貌也

撞千石之鐘
張揖曰石十二萬斤也
立萬石之虞
師古曰虞獸名也立一百二十萬斤之虞呂縣鐘也

建翠華之旗
郭璞曰陶唐堯有天下號也如曰翠華之旗呂翠羽為旗上祿也靈龜之鼓呂鼉皮為鼓鼉音徒河反又音徒丹反

奏陶唐氏之舞
郭璞曰陶唐堯有天下號也如曰奏陶唐氏之舞呂宣導之高誘亦誤解云皆非也陶唐當為陰康傳寫字誤耳古今人表有葛天氏陰康氏呂氏春秋曰昔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湛積陽道壅塞不行其序民氣鬱鬱筋骨縮栗不達故作為舞呂宣導之高誘亦誤解云陶唐堯有天下之號也案呂氏說陰康之後方二歷言黃帝顓頊帝嚳迺及堯舜作樂之本皆有次第豈再陳堯而錯亂其序乎蓋誘不視古今人表妄改易呂氏本文

聽葛天氏之歌
張揖曰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其樂三人持牛尾投足呂歌八曲一曰戴民二曰玄鳥三曰育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徹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師古曰張說八曲是也其事亦見呂氏春秋張云三皇時君失之矣

千人倡萬人和
師古曰倡讀曰唱

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
郭璞曰波浪起也

巴俞宋蔡淮南干遮
師古曰巴俞之人剛勇好舞初高祖用之克平三秦美其功力後使

文成顛歌
文穎曰文成遼西縣名也其縣人善歌顛蓋州顛縣其民能作西南夷歌也師古曰顛音真字也其

鑿鎗闔鞞洞心
師古曰鑿鎗金聲也闔鞞鼓音也洞徹也駭驚也

荆吳鄭衛之聲
郭璞云皆淫哇之聲韶

濩武象之樂
文穎曰濩舜樂也濩湯樂也武武王樂也張揖曰象周公樂也南人服象為虐於夷成王命周公呂兵追之至於海南迺為三象樂也

此語云業綽即耕
之省何云借音

案衍之音

郭璞曰流瀉曲也師古曰衍音弋戰反

鄢郢繽紛激楚結風

李奇曰鄢今宜城縣也郢楚都也繽紛舞貌也郭璞曰激

楚歌曲也師古曰結風亦曲名也續音匹人反

俳優侏儒狄鞮之倡

張揖曰狄鞮西方譯名郭璞曰西戎樂名也師古曰俳優侏儒倡樂可狎玩者也狄

鞮郭說是也

所曰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

郭璞曰言靡曼美也張揖曰麗靡爛漫於前也師古曰麗靡爛漫於前也

色於後

張揖曰靡細也曼澤也若夫青琴處妃之徒伏儼曰青琴古神女也文穎曰處妃洛水之神女也師古曰處讀與伏字同字本作

絕殊離俗

郭璞曰世無雙也妖冶閑都靚麗也靚音練柔橈嫵嫵媚嬌弱師古曰橈動曲也嫵嫵

便嫵輕麗也韓約婉約也嫵音翳靚音淨師古曰妖冶美好也閑都雅麗也靚音練

曳獨繭之褸

師古曰褸褸也師古曰褸褸也師古曰褸褸也

繭一繭絲也間易衣長貌也恤削言如刻畫

便嫵

郭璞曰香氣盛也師古曰便嫵也郭璞曰便嫵也

皓齒粲爛宜笑的

師古曰言其行步安詳容服絕異也便音

芬芳

郭璞曰香氣盛也師古曰芬芳也

長眉連娟微睇

郭璞曰連娟言曲細睇視遠貌睇音迤師古曰微睇小視也娟音一全反睇音大

色授魂予心愉於側

張揖曰彼色來授魂往與於側也師古曰愉樂也音踰於是酒中樂酣飲酒中半也

天子芒然而思

師古曰芒然猶罔然也芒音莫郎反似若有亡師古曰如曰嗟乎

此大奢侈朕曰覽聽餘閒無事棄日

師古曰言聽政餘暇不能棄日也閒讀曰閑順天道曰殺

伐

郭璞曰因秋氣也時休息曰於此郭璞曰謂苑囿中也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

曰為繼嗣創業垂統也

郭璞曰言不可曰示將來也師古曰為音于偽反於是乎迺解酒罷獵而

命有司曰地可墾辟悉為農郊曰瞻氓隸

師古曰辟讀曰闢闢開也邑外謂之郊郊野之田故曰農郊也衛風

使山澤之民得至焉

師古曰恣其芻牧樵采者也實陂

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

師古曰實謂人滿其中言恣其所取也仞亦滿也勿仞言發罷之也發倉廩曰救

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

師古曰德號德音之號令也易夬卦曰孚號有厲是也改

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為始於是歷吉日曰齊戒

張揖曰歷猶算也襲

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

郭璞曰鸞鈴也在軌曰鸞在軌曰和游于六藝之圃馳騫乎

仁義之塗

郭璞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塗道也覽觀春秋之林如淳曰春秋義理繁茂故比之於林

射狸首兼騶虞

郭璞曰狸首逸詩篇名諸侯曰為射節也弋玄鶴舞干戚

載雲罕揜羣雅

張揖曰罕畢也前有九流雲罕之車詩小雅之林七十四人大雅之林三十一人故曰羣雅也悲伐檀

師古曰伐

檀魏國之

詩刺在位 樂樂胥 鄭氏曰詩云于胥樂今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取小雅桑扈之篇云君子樂

反 修容乎禮園翺翔乎書圃 師古曰此言上皆取經典之嘉辭呂代游獵之娛樂 述易道 郭璞曰修潔 放

怪獸 張揖曰苑中奇怪之獸不復獵也 登明堂坐清廟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

受獲 師古曰言天下之人皆受恩惠豈直如田獵得獸而已 於斯之時天下大說鄉風而聽隨流而化

於三皇功羨於五帝 師古曰錯置也羨饒也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也 若此故

獵迺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杭士卒之精

國家之政貪雉菟之獲則仁者不繇也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用也 從此觀之齊楚

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墜碎而

民無所食也 師古曰碎讀曰闕 夫曰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

被其尤也 師古曰尤過也 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 師古曰愀變色貌音材小反又音秋誘反

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迺今日見教謹受命矣賦奏天

子曰為郎亡是公言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雲夢所

有甚衆侈靡多過其實且非義理所止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

之 師古曰言不尚其侈靡之論但取終篇歸於正道耳非謂

削除其辭也而說者便謂此賦已經史家刊剝失其意矣

此卷云多乘之所傳

此天子猶自得去金傷

也文送云雨字非

此卷云多乘之所傳

此天子猶自得去金傷

此卷云多乘之所傳

此天子猶自得去金傷

此天子猶自得去金傷

也文送云雨字非

此卷云多乘之所傳

此天子猶自得去金傷

也文送云雨字非

此卷云多乘之所傳

此天子猶自得去金傷

也文送云雨字非

此卷云多乘之所傳

此天子猶自得去金傷

也文送云雨字非

此卷云多乘之所傳

此天子猶自得去金傷

也文送云雨字非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下

漢書五十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犍中

師古曰行取曰略夜郎犍中皆西南夷也犍音浦北反

發巴

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

師古曰渠大也

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曰非

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

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

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

師古曰來

入朝觀豫享祀也一曰享獻也獻其國珍也

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

文穎曰弔至也番禺

南海郡治也東伐越後至番禺故言右也師古曰南越為東越所伐漢發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入朝所曰云弔耳非訓至也

南夷之君西犍之

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

師古曰喁喁眾口向上也音魚龍反

皆鄉風慕

義欲為臣妾

師古曰鄉讀曰嚮

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

師古曰致至也

夫不順

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

人臣奉幣衛使者不然張揖曰不然之變也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

乃發軍與制師古曰日發軍之法為與眾之制也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

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師古曰賊猶害也亦非人臣之

節也夫邊郡之士聞漢舉燧燔孟康曰漢如覆米籩縣著拜皇頭有寇則燔然之也皆攝弓而

馳荷兵而走師古曰攝謂張弓注矢而持之也攝音女涉反流汗相屬惟恐居後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觸白刃

冒流矢師古曰冒犯也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

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師古曰編列謂編戶也編音布先反計深慮遠急國

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為通侯

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也居列東第師古曰東第中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也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

地於子孫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師古曰佚樂也讀與逸同各聲施於無窮功烈

著而不滅是臣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墊中而不辭也師古曰塗

與壘同古野字也少古草字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師古曰抵至也亡

身死無名師古曰無善名也諡為至愚師古曰諡者行之迹也終曰愚死後葉傳稱故謂之諡恥及父母為天下

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

先子弟之率不謹師古曰不先者謂往且不素教之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師古曰寡鮮皆少也

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

之如此故遣信使師古曰誠信之人曉諭百姓臣發卒之事師古曰諭告也因數之

臣不忠死亡之罪師古曰數責也音所具反讓三老孝弟臣不教誨之過師古曰讓責也責其教誨不備也

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師古曰重難也已親見近縣師古曰近縣見而口諭之矣故為檄文馳

諭陛下意毋忽師古曰忽念忽也相如還報師古曰使說還報天子也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

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

物故師古曰物故死也解在蘇武傳費巨億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

此語云既得仲其使
拍又不重以驚恐則國
體無損民怨亦徐須
矣

此隆三前撤焉天子
文過不貸不若也何處
焉以此長君之惡乎

邛苻之君長文穎曰邛者今為邛都縣作者今為定苻縣師古曰苻才各反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

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上問相如相如曰邛苻冉駹者近蜀道

易通師古曰今夔州開州等首領姓冉者皆舊冉種也駹音龍異時嘗通為郡縣矣師古曰異時猶言往時也至漢興而罷

今誠復通為置縣愈於南夷晉灼曰南夷謂犍為牂柯也西夷謂越巂益州也師古曰愈勝也上曰為然乃

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

乘之傳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因巴蜀吏幣物巨賂西南夷至蜀太守曰下郊迎

公皆因門下獻牛酒巨交驩卓王孫喟然而嘆自曰得使女尚司

馬長卿晚師古曰尚猶配也義與尚公主同今流俗書本此尚字作當蓋後人見前云文君恐不得當故改此文曰就之耳乃厚分與其女

財與男等相如使略定西南夷邛苻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臣妾

除邊關益斥師古曰斥開廣也西至沫若水張揖曰沫水出蜀廣平徼外若水出旄牛徼外師古曰沫音妹南至牂柯

為徼張揖曰徼謂巨木石水為界者也如淳曰斯榆之君等自求去邊關欲與牂柯作徼塞也師古曰徼音工鈞反通靈山道橋孫水張揖曰鑿開靈

山道置靈道縣孫水出臺登縣南至會無入若水師古曰於孫水上作橋也

曰通邛苻還報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相如

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用大臣亦曰為然相如欲諫

業已建之不敢師古曰本由相如立此事故不敢更諫也乃著書藉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

且因宣其使誨令百姓皆知天子意其辭曰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云湛恩汪濊師古曰紛云盛貌汪濊深廣也

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師古曰洋音羊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

而攘師古曰攘卻退也音人羊反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師古曰被音不靡反因朝冉從駹定苻存

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師古曰結通也軌車迹也鄉讀曰嚮報天子也至于

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師古曰造至也音千

辭畢進曰師古曰辭謂初謁見之辭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

巴師古曰羈馬絡頭也縻牛紉也言牽制之故取論也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師古曰罷讀曰疲三年於

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巨西夷百姓力屈恐

此隆三前撤焉天子
文過不貸不若也何處
焉以此長君之惡乎

此略三附，蓋之也。割
齊民話，賂之也。蜀吏
物。

又云巴蜀，亦為夷果
州之域，豈微外耶。

此略云為之治水者，民
除害也。武之通道者，民
生也。也引之為解乎，以
焉為淫水者，水自相和而
五世仍之。

此略云記之，代仁民者，
物能兼容，并色美矣。人
之性，亦物之性，亦能兼天
武地矣，非不務性而勤
也。

不能卒業師古曰屈盡也卒終也此亦使者之累也師古曰累音力瑞反竊為左右患

之且夫邛苻西楚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師古曰已詔終之辭也仁

者不巨德來強者不巨力并意者始不可乎師古曰言古往帝王雖有仁德不能招來之雖有強力不能并

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師古曰烏於何也必若所云則是蜀不

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尚惡聞若說師古曰尚猶也若如也言僕猶惡聞如此之說況乎遠識之人也惡音一故反然

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師古曰觀見也音構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

已師古曰言行程急速不暇為汝詳言之請為大夫粗陳其略師古曰粗猶麤也音千戶反蓋世必有非常之

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

人之所異也師古曰常人見之目為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師古曰元始也非常之事其始難知眾人懼之

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師古曰臻至也晏安也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民人升

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洪原師古曰堙塞也水本曰原堙音因決江疏

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師古曰疏通也灑分也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巨安定其災也灑音所宜反澹音徒濫反而天下

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儼駢胝無胈

膚不生毛張揖曰躬體也感濼理也孟康曰胈駢胝也言禹勤儼胈無有毳毛也師古曰胈音步易反駢音步千反胝音竹尸反故休烈顯乎

無窮聲稱浹乎于茲師古曰休美也烈業也浹徹也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

特委瑣握躡拘文牽俗師古曰握躡局蹙也不拘微細之文不牽流俗之議也躡音初角反循誦習傳當世取

說云爾哉師古曰說讀曰悅言非直因循口誦習所傳聞取美悅於當時而已必將崇論宏議師古曰宏深也音安創業垂

統為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師古曰比德於地是貳地也地

與已并天為三皇參天也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師古曰比德於

雅北山之詩也普大也濱涯也是巨六合之內八方之外師古曰天地四方謂之六合四方四維謂之八方也浸淫衍溢師古曰浸淫猶漸漬也

冠帶之倫師古曰倫類也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

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

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

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

此語云近似有理然
竟非猶病語矣

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師古曰內之謂通其朝獻也外之謂棄而絕之也橫音胡孟反殺讀曰試君

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索號泣師古曰為人所得而索係之故號泣

也索音力追切師古曰鄉讀曰嚮嚮中國而怨慕也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

靡不得其所師古曰洋多也今獨曷為遺已師古曰曷何也已謂怨者之身也舉踵思慕若枯旱

之望雨盍夫為之垂涕張揖曰恨戾之夫也師古曰盍古反字況乎上聖又烏能已師古曰烏猶焉也已止也

故北出師曰討強胡南馳使曰誦勁越師古曰誦責也音材笑反四面風德師古曰二風化也

方之君鱗集仰流師古曰二方謂西夷及南夷也若魚鱗之相次而仰向承流也願得受號者曰億計師古曰號謂爵

號也一曰受天子之號令也張揖曰呂洙若水為關也微群柯鏤靈山梁孫原師古曰鏤謂疏通之呂開道也

遠安長師古曰逃遠也言疏速者不被閉絕也使疏逃不閉師古曰逃速也言疏速者不被閉絕也習爽闇昧得耀乎光明師古曰習爽未明也習音忽

巨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師古曰禔音土支反反衰

安也康樂也夫拯民於沈溺師古曰沈升也言人在沈溺之中升而舉之也奉至尊之休德師古曰休美也

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師古曰陵夷謂弛替也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

可曰已哉師古曰已惡讀與鳥同已止也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

者也師古曰言始能憂勤則終獲逸樂也佚字與逸同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張揖曰合在於憂勤逸樂之中也方將

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李奇曰五帝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師古曰此說非也咸皆也言漢德與五帝皆盛而登於三王之上也相如不當言漢減於五帝也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

猶焦朋已翔乎寥廓師古曰寥廓天上寬廣之處寥音聊而羅者猶視乎數澤師古曰澤無水曰數悲

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師古曰茫然音莫郎反喪其所懷來失厥所曰進師古曰初有所懷而來欲進而陳之

也今並喪失其來意也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師古曰允信也小雅車攻之詩曰允矣君子此鄙人之所願聞

也百姓雖勞請曰身先之敝罔靡徙遷延而辭避師古曰敝罔失志貌靡徙自抑退也其

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相如口吃

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病與卓氏婚饒於財故其事宦未嘗肯與公

卿國家之事師古曰與常稱疾間居不慕官爵讀曰閑也嘗從上至長

此語云揚子言勸百視
一舉世即其所謂終於
佚樂者方且道可封禪
之侈心萬乘據遊民間
固於供賦又有飾太平
之容增述亡自賊殺之
實者此浮華之士不
可使在人主左右也
又云其勸人主通道
身不過以眩曜非功
人務分其財而過懸
道迫脅長吏多受
金身父母之非勞弊
數萬生靈之命於相
以何有哉漢廷文士
嚴助首用用兵之端
卒以罪棄市相如以
多病避事得免於
禍幸矣

前漢五十七下

楊獵師古曰長楊宮也在藍屋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羣獸相如因上疏諫

其辭曰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捷言慶忌師古曰鳥獲秦武王力士也慶忌吳王僚子也

射能捷勇期賁育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士也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夏育亦猛士也臣之愚竊曰為人

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

不存之地師古曰卒讀曰猝音千忽反謂暴疾也犯屬車之清塵應劭曰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漢

依秦制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師古曰屬者言相連續不絕也塵謂行而起塵也言清者尊貴之意也而說者乃曰為清道灑塵謂之清塵非也屬音之欲反輿不及還轅

人不暇施巧雖有鳥獲逢蒙之技不得用師古曰逢蒙古之善射者也孟子曰逢蒙學射於羿也枯木

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師古曰橫木於危也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

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張揖曰銜馬勒銜也檠馬口長銜也師古曰檠謂車之鉤心也銜檠之變言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

危傷人也師古曰檠音月反况乎涉豐草騁丘虛師古曰豐草茂草也虛讀曰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

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曰為安樂出萬有一

危之塗曰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益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

危於無形師古曰萌謂事始若草木初生者也既固多臧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

故鄙諺曰家索千金坐不垂堂張揖曰畏懼危墮中人也師古曰垂堂者近堂邊外自恐墜墮耳非畏懼危也言富人之子則自愛深也

此言雖小可曰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

如奏賦曰哀二世行失師古曰宜春本秦之離宮胡亥於此為閹樂所殺故感其處而哀之其辭曰

登陂陁之長阪兮坐入曾宮之嗟峩蘇林曰坐音馬坐叱之坐張揖曰坐並也師古曰曾重也嗟峩高貌也陂音普何反

臨曲江之澧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張揖曰澧長也苑中有曲江之象中有長洲也師古

曰曲岸頭曰澧澧即碕字耳言臨曲岸之洲今猶謂其處曰曲江澧音鉅依反

巖巖深山之徑徑兮通谷澹乎鈐鈇師古曰澹澹深貌通貌澹音呼活反鈐鈇音呼合反鈇音呼加反

呼活反鈐鈇音呼合反鈇音呼加反

師古曰涓涓疾貌也鞞然輕舉意也皇水

邊地也涓音于筆反減音域鞞音先合反觀眾樹之蒼葦兮覽竹林之榛榛師古曰蒼葦音鳥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師古曰揭褰衣而渡也石而淺水曰瀨音賴揭音丘例反弭節

此語云係書正原以此平易可曉推遠則其語支而聽者欲矣

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

師古曰信讒謂殺李斯也鳥乎堤沙行之不得師古曰操音千到反墓蕪穢而不修兮魂亡歸而不

食相如拜為孝文園令上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因曰上

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師古曰靡靡也臣嘗為大人賦未就師古曰請具就成也

而奏之相如曰為列僊之儒居山澤間師古曰儒柔也術士之稱也凡有道術皆為儒今流俗書本作傳字非也後人

所改形容甚臞師古曰臞瘠也音鉅句反又音衛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奏大人賦其

辭曰

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師古曰大人曰諭天子也中州中國也宅彌萬里兮曾不足曰少畱

師古曰彌滿也悲世俗之迫隘兮竭輕舉而遠游師古曰竭去意也音斤例反乘絳幡之素蜺

兮載雲氣而上浮張揖曰乘用也赤氣為幡綴曰白氣也師古曰上音時掌反建格澤之修竿兮張揖曰格澤之氣如

炎火狀黃白色起地上此氣為長竿也師古曰格音胡各反澤音大各反總光耀之采旄張揖曰旄葆也總係也

為葆也師古曰總音摠葆即今所謂纛頭也垂旬始曰為慘兮李奇曰旬始氣如雄雞見北斗旁張揖曰慘疏也縣旬始於葆下曰為十二旒也師古曰慘音

所銜曳彗星而為髻張揖曰彗燕尾也世彗星綴著旒曰為燕尾也掉指橋曰偃寒兮張揖曰指橋隨風指靡也偃寒委曲

貌師古曰掉音徒釣反寒音居偃反又猗昵曰招搖音灼曰倚音依倚反昵音年纏反張揖曰猗昵搯攬

槍曰為旌兮靡屈虹而為綢張揖曰彗星為機槍注髦首曰旌今曰彗星代之也靡順也綢緇也曰斷虹為旌杠之輜也師古曰緇謂裏冒

旄旗之竿也機音初咸反槍音初衡反屈音其勿反緇音直流反紅杳眇曰玄溘兮焱風涌而雲浮蘇林曰玄音灼曰紅赤色貌杳眇深遠也玄溘混合也言自絳幡曰下眾氣色盛光采

相耀幽藹炫亂也師古曰如焱風之踊如雲之浮言輕舉也焱音必遙反駕應龍象輿之

螭略委麗兮驂赤螭青虬之蚴蟻宛蜒文穎曰有翼曰應龍最其神妙者也師古曰螭略委麗蚴蟻宛蜒皆其行步進

止之貌也螭音於縛反麗音力爾反蚴音一糾反蟻音力糾反宛音於元反蜒音延低印天矯裾曰驕驚兮詘折隆窮躩

曰連卷張揖曰裾直項也驕驚縱恣也詘折曲委也隆窮舉髻也躩跳也連卷句蹄也師古曰裾音倨驕音居召反驚音五到反躩音鉅縛反卷音鉅圓反沛艾赴

蟻乞曰佗佗兮張揖曰沛艾駮駮也赴蟻申頸低印也乞舉頭也佗佗不前也師古曰沛音普益反赴音古幼反蟻音火幼反乞音魚乞反佗音丑吏反佗音魚吏

反佗音又音悲放散畔岸驤曰辱顏師古曰畔岸自縱之貌也驤舉也辱音士顏反踳躩鞞轄容曰

骹麗兮張揖曰踳躩互前卻也鞞轄目吐舌也容龍體貌也骹麗左右相隨也師古曰踳躩音丑日反躩音丑略反鞞音遏轄音曷骹古委字也麗音力爾反蝟蟻偃

寒休奠曰梁倚張揖曰蝟蟻掉頭也林奐奔走也梁倚相者也師古曰蝟蟻音徒鈞反蟻音盧鈞反林音黠奐音丑若反倚音於綺反糾蓼叫昇

音徒鈞反蟻音盧鈞反林音黠奐音丑若反倚音於綺反

音徒鈞反蟻音盧鈞反林音黠奐音丑若反倚音於綺反

踏巨腹路兮張揖曰糾夢相引也叫昇相呼也踏下也腹著也皆下著道也師葭蒙踊

躍騰而狂趨張揖曰葭蒙飛揚也踊躍跳也騰馳也葭蕪歛焱至電過兮煥

然霧除霍然雲消張揖曰葭蕪飛相及也神歛走相追也邪絕少陽而登太陰

今與真人乎相求張揖曰少陽東極太陰北極邪度東極而升北極也真人謂若互折

窈窕巨右轉兮橫厲飛泉巨正東張揖曰飛泉飛谷也在崑崙悉徵靈園而

選之兮部署眾神於搖光張揖曰搖光北使五帝先導兮反大壹而從

陵陽應劭曰五帝五時太皞之屬也如淳曰天極大星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張揖左玄冥而

右黔雷兮張揖曰玄冥北方黑帝佐也黔雷黔龍也天前長離而後裔皇服虔

神名也師古曰長離靈鳥也斯征伯僑而役羨門兮詔岐伯使尚方應劭曰斯

解在禮樂志商音日出反曰伯僑仙人王子僑也羨門碣石山上仙人羨門高也尚主也岐伯者黃帝太醫屬使主方藥也

也師古曰征伯僑者仙人姓征名伯僑非王子僑也郊祀志征字作正其音同耳或說云征謂役使

之非祝融警而蹕御兮清氣氛而后行張揖曰祝融南方炎帝之佐也獸身人面

也乘兩龍師古曰蹕止行人也御禦也氛惡使句芒其

氣屯余車而萬乘兮絳雲蓋而樹華旗師古曰絳合也合五采雲使句芒其

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娛張揖曰句芒東方青帝之佐也鳥身人面乘歷唐堯於崇

山兮過虞舜於九疑張揖曰崇山狄山也海外經曰狄山帝堯葬於其陽九疑山在零

疑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選膠輅巨方馳師古曰湛湛積厚之貌差錯交互也雜

選音大合騷擾衝菴其相紛拏兮滂溽決軋麗巨林離張揖曰衝菴相入貌滂

反輻音葛麗靡也林離慘擾也師古曰衝音尺勇反菴音相勇反拏音女居反溽音宜反攢羅列聚叢巨

龍茸兮衍曼流爛瘳巨陸離張揖曰瘳衆貌一曰罷極也陸離參差也師古曰龍茸

反衍音弋扇反瘳音式爾徑入雷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堀壘歲

魁張揖曰雷室雷淵也洞通也鬼谷在崑崙北直北辰下眾鬼之所聚也堀壘歲魁不平也師

徧覽八紘而觀四海兮竭度九江越五河張揖曰九江在廬江尋陽縣南皆東經營炎火而

浮弱水兮杭絕浮渚涉流沙應劭曰楚辭曰越炎火之萬里弱水出張掖刪丹西至

沉沙中渚也流沙與水流行也師古曰弱水謂西域絕遠之水乘毛車以度者耳奄息蔥

極汜濫水娛兮

張揖曰奄然休息也極蔥領山也在西域中

使靈媧鼓琴而舞馮夷

服虔曰靈媧女媧也伏犧作琴

使女媧鼓之馮夷河伯字也淮南子曰馮夷得道呂潛大川師古曰媧音瓜又工蛙反

時若曖曖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

刑雨師

應劭曰屏翳天神使也張揖曰風伯字飛廉師古曰屏音步丁反

西望崑崙之軋沕荒忽兮

張揖曰崑崙去中國五萬

聖天帝之下都也其山廣袤百里高八萬仞增城九重而有九井呂玉為檻旁有五門開明獸守之軋沕荒忽不分明之貌師古曰沕音勿荒音呼廣反

直徑馳乎三

危張揖曰三危山在鳥鼠山之西與崑崙相近

排闥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

之歸張揖曰玉女青要乘弋等也

登闔風而遙集兮亢鳥騰而壹止

張揖曰闔風山在崑崙闔闔之中遙遠也應劭

曰亢然高飛如鳥之騰也師古曰闔音浪九音抗

低徊陰山翔呂紆曲兮吾乃今日覩西王母焉

張揖曰陰山在崑崙西二千七百里西王母其狀如

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鳥為之使

張揖曰陰山在崑崙西二千七百里西王母其狀如

人豹尾虎首蓬髮鬢然白首石城金室穴居其中三足鳥三足青鳥也主為西王母取食在崑崙墟之北如淳曰山海經曰西王母梯几而戴勝師古曰低徊猶徘徊也勝婦人首飾也漢代謂之革勝高音工老反

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已喜師古曰昔之字或作壽音學

王母為仙靈之最故相如言大人之仙娛遊之盛顧視王母鄙而陋之不足羨慕也

回車竭來兮絕道不周

張揖曰不周山在崑崙崙東南二千三百里也

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

張揖曰幽都在北方如淳曰淮南云八極西北曰幽都之門應劭曰列仙傳陵陽子言春朗朝霞

霞者日始欲出赤黃氣也夏食沆瀣沆瀣北方夜半氣也并天地玄黃之氣為六氣師古曰沆音胡則反瀣音奎

咀噍芝英兮噉瓊華

張揖曰芝草也

也榮而不實謂之英噉食也瓊樹生崑崙西流沙瀆大三百圍高萬仞華榮也食之長生師古曰芝英芝菌之英也咀音才汝反噉音才笑反又音才弱反噉音機又音祈

傑稜尋

而高縱兮紛鴻溶而上厲

張揖曰傑印也鴻溶踈踈也師古曰傑音角甚反稜音子禁反鴻音胡孔反溶音弋孔反

貫列缺

之倒景兮

服虔曰列缺天閃也人在天上下向視日月故景倒在下也張揖曰貫穿也陵陽子明經曰列缺氣去地二千四百里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也

豐隆之滂淪

應劭曰豐隆雲師也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淮南子曰季春三月豐隆乃出巨將雨師古曰豐隆將雨故言涉也滂淪雨水多也滂音普郎反淪音匹備反

騁游道而修降兮驚遺霧而遠逝

張揖曰馳疾而遺霧在後也師古曰游游車也道道車也修長也降下也言周覽天上然後騁

車也循長路而下馳棄遺霧而遠逝也道讀曰導

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

師古曰舒緩也垠崖也音銀

屯騎於玄闕兮

張揖曰玄闕北極之山也

軼先驅於寒門

應劭曰寒門非極之門也師古曰軼過也音逸

無地兮

師古曰崢嶸深遠貌崢音仕耕反嶸音宏

上嶠廓而無天

師古曰嶠廓廣遠也嶠音遼

視眩泯而亡見兮

聽敞悅而亡聞

師古曰眩泯目不安也敞悅耳不諦也眩音州縣之縣泯音躬

乘虛亡而上遐兮超無友而

師古曰說

獨存

師古曰上音時掌反

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飄飄有陵雲氣

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

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之矣師古曰若汝也言汝今去已在他後也使所忠往師古曰使者姓名也解在食貨志而

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

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

封禪事師古曰書於札而雷之故云遺札所忠奏焉天子異之其辭曰

伊上古之初肇自顛穹生民師古曰肇始也顛穹皆謂天也顯言氣顛汗也穹言歷

選列辟呂迄乎秦師古曰選數也辟君也迄至也辟音壁率邇者踵武聽逝者風聲文穎曰

稱者不可勝數也張揖曰紛輪威蕤亂貌繼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

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應劭曰罔無也若順也淑善也

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師古曰遐邈皆

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師古曰五五帝也三三皇也書曰元首明哉

股肱良哉師古曰此虞書蓋稷之辭也元首君也股肱大臣也因斯呂談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后

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邴隆大行越

成文穎曰邴至也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服色太平之道於是成也應劭曰大行道德大行也師古曰邴音質而后陵遲衰微千載亡

聲豈不善始善終哉鄭氏曰無聲無有惡聲也師古曰雖後嗣衰微政教積替猶經千載而無惡聲然無異端慎所由

於前謹遺教於後耳師古曰言既創業定制又垂裕後昆也故軌迹夷易易遵也師古曰夷易

易繼也張揖曰垂懸也統緒也理道也文王重易六爻窮理盡性懸於後世其道和順易續而明孔子得錯其象而彖其辭也師古曰統業直言所垂之業其理至順故今後嗣易繼

是呂業隆於繼保而崇冠乎二后孟康曰繼保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負成王曰致太平功德冠於

揆厥所元終都攸卒師古曰元始也都於也攸所也卒亦終也言度其所始究其所終也未有殊尤絕

迹可考於今者也師古曰尤異也考校也然猶躡梁甫登大山建顯號施

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滴曼羨師古曰逢讀曰逢言如蓬火之升原泉之流也沕音勿滴音

旁魄四塞雲布霧散師古曰旁魄廣被也魄音步各反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服虔曰

垓重也天有九重如淳曰淮南云若士謂虛敖吾與汗漫期乎九垓之上孟康曰泝流也埏地之

八際也言德上達於九重之天下流於地之八際師古曰埏本音延合韻音弋戰反淮南子作八

也懷生之類沾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焱逝師古曰言和氣橫被四表威武如焱之盛爾陘游

原迴闊泳末孟康曰邇近也原本也迴遠也闊廣也泳浮也首惡鬱沒聞昧昭晰

師古曰始為惡者皆即灑滅素暗恩德比之於水近者游其原遠者浮其末也昆蟲闔惺回首面內文穎曰闔惺皆樂也師古曰闔讀曰凱言四方幽遐皆懷和樂回首

然後困騶虞之珍群微麋鹿之怪獸師古曰言騶虞自擾而充苑周怪獸自來若人微塞言符瑞之盛也

導一莖六穗於庖鄭氏曰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禾之米於庖厨曰供祭祀也犧雙貉共抵之獸服虔曰犧

牲也貉角也抵本也武帝獲白麟兩角共一本因曰為牲也

招翠黃乘龍於沼張揖曰乘龍四龍也孟康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鬼神接靈囿賓於閒館文穎曰周放畜餘龜於池沼之中至漢

椒黨窮變師古曰椒音吐歷反欽哉符瑞臻茲猶曰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

魚隕杭休之曰燎應劭曰杭舟也休美也師古曰燎祭天也微夫斯之為符也

呂登介丘不亦慙乎服虔曰介大也丘山也言周曰白魚為瑞登太山封禪不亦慙乎進攘之道何其爽與

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譴文穎曰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師古曰夏大也諸

特創見師古曰言符瑞眾多應期相續而至不獨初創而見也意者太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曰况

榮孟康曰意者言太山梁父設壇場望聖帝往封禪上帝垂恩儲祉將曰慶成師古曰

王道之儀應劭曰挈絕也缺闕也如淳曰三神地祇天神山岳也師古曰挈音口計反羣臣慙焉師古曰慙愧也音女六反或謂且天

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師古曰言天道質昧目符瑞見意不可辭讓也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

而梁甫罔幾也張揖曰泰山之上無所表記梁父壇場無所庶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

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應劭曰屈絕也言古帝于若但各一時之榮畢世而絕者則說者無從顯稱於後也

夫修德曰錫符奉符曰行事不為進越也文穎曰越踰也故

聖王弗替而修禮曰祗謁款天神文穎曰謁告也款誠也師古曰替廢也不廢封禪之事也勤功中岳曰

張揖曰進周也讓漢也爽差也言周末可封禪而封為進漢可封禪而不為為讓也師古曰讓古讓字也

於是天司馬進曰文穎曰天司馬上公故先進讓也

張揖曰進周也讓漢也爽差也言周末可封禪而封為進漢可封禪而不為為讓也師古曰讓古讓字也

張揖曰進周也讓漢也爽差也言周末可封禪而封為進漢可封禪而不為為讓也師古曰讓古讓字也

張揖曰進周也讓漢也爽差也言周末可封禪而封為進漢可封禪而不為為讓也師古曰讓古讓字也

此瞻云翠黃當
黃帝孔甲之乘黃
乘龍皆歸池沼也

此瞻云翠黃當
黃帝孔甲之乘黃
乘龍皆歸池沼也

章至尊張揖曰蓋先禮中岳而幸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呂浸黎民皇皇

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師古曰皇皇盛貌也卒終也願

陛下全之張揖曰願呂封禪全其終也而后因雜繒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日月之

末光絕炎呂展采錯事文類曰采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觀日月末光絕絕之明目

猶兼正列其義被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孟康曰猶作春秋者正天時

業因兼正天時列人事叙述大義為一經也師古曰被除也被飾者言除去舊事更飾新文也將襲舊六為七摠之無窮文類

經加一為七也師古曰摠布也音丑居反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師古曰蜚前

聖之所呂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師古曰稱音尺孕反宜命掌故悉奏

其儀而覽焉師古曰掌故太常官屬主故事者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

師古曰沛然感動之意也俞者然也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

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孟康曰詩所呂詠功德謂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

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蘇林曰油音油麻之油李奇曰油油甘露

時雨厥壤可游師古曰言雨露滂沛其澤可已游泳也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師古曰滲漉謂潤澤

也滲音山禁反鹿音鹿嘉穀六穗我穡曷蕃李奇曰我之稼穡何等不蕃種匪唯雨之又潤澤之匪唯

偏我汜布護之師古曰汜音也布護言萬物熙熙懷而慕之名山顯位望

君之來君兮君兮侯不邁哉師古曰侯何也邁行也言君何不行封禪殷殷之歡樂我君圍白

質黑章其儀可喜師古曰謂騶虞也殷字與斑同耳從丹青之丹喜音許記反收收穆穆君子之態孟康曰收收和

塗靡從天瑞之徵文類曰其來之道何從乎此乃天瑞之應也茲爾於舜虞氏巨興文類曰百獸舞

濯濯之麟游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文類曰濯濯肥也武帝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也師古曰濯音

直角反大雅靈臺馳我君與帝用享社文類曰馳我君車之前也師古曰帝天三代

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文類曰起至德而見也采色玄耀煥炳輝煌

師古曰玄讀曰焮輝煌光貌輝音下本反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文類曰陽明也師古曰黎烝眾庶也於傳載之云受命

所乘師古曰謂易云時乘六龍曰御天也厥之有章不必諄諄文類曰天之所命表呂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師古曰諄諄告

前漢五十七下

喻之熟也音之純反依類託寓諭曰封巒文類曰寓寄也巒山也言依事類託寄曰喻封禪披藝觀之天人之際

已交上下相發允荅聖王之事兢兢翼翼師古曰兢兢戒也翼翼敬也故曰於典必

慮衰安必思危是曰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師古曰言居天子之位猶不忘恭敬也舜在假

典顧省厥遺師古曰在察也假天也典則也言舜察璇璣玉衡恐已政化有所遺失不合天心今漢亦當順天意而封禪也此之謂也相如

既卒五歲上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禮中岳封于太山至梁甫禪肅

然相如它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少木書篇不采采

其尤著公卿者云此瞻云推見至隱四字言由人事之見者推而至於天道之隱微也李注云然近人後見為

贊曰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李奇曰隱猶微也言其義顯而文隱若隱公見弑死而經不書隱諱之也易本隱曰

之顯張揖曰作八卦曰通神明之德是本隱也有天道焉有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

德逮黎庶張揖曰謂文王公劉在位大人之德下及眾民者也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張揖曰已詩

小有得失不得其所作詩流言曰諷其上也師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

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師古曰風讀曰諷次下亦同

揚雄曰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師古曰奢靡之辭多猶騁鄭衛之聲曲

終而奏雅不已戲乎張揖曰不亦輕戲乎哉

司馬相如難蜀文中云身親其勞躬餼餅胝無皮膚不生毛張

揖注曰躬體也戚湊理也臣必檢字書無餼字又戚字說文云

戊也按李善注文選云孟康曰湊湊理也疑漢書傳寫相承誤

呂湊字作餼字耳合為湊

此瞻云揚子為論蓋其意推在詆而鋪陳傷其不知所裁則中人驟視其辭及潛其指希不辨於勸矣上林之作不立法猶之為益也其意有隱說之中亦有微焉揚子甘泉賦上以此帝室紫雲心若此非人力當鬼神其可

此瞻云傳遂修之其事固不怪封禪之非而直以為惟此盛禮皆發自和也史通云馬卿為自叙傳具在

其集中子老周錄斯篇即為所信班氏仍舊無改亦固於揚馬

待末皆云遷雄之自叙以此至於和也

按信中終之於以平後之事則非錄自叙也

此瞻云揚子為論蓋其意推在詆而鋪陳傷其不知所裁則中人驟視其辭及潛其指希不辨於勸矣上林之作不立法猶之為益也其意有隱說之中亦有微焉揚子甘泉賦上以此帝室紫雲心若此非人力當鬼神其可

前漢五十七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漢書五十八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公孫弘菑川僻人也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

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已

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師古曰奏事不合天子之意上怒呂為不能弘

乃移病免歸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呂病移居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

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

常上策詔諸儒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

陽和五穀登六畜蕃師古曰登成也蕃多也音扶元反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中

生師古曰中山不童澤不涸師古曰童無草木也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師古

曰邑外謂之郊澤無水曰藪沼池也

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趾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于渠搜南則綏撫於交趾也渠搜遠夷之國也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

此略云雜說雜家
說兼儒墨合名法者也
執文志亦有云羊雜
云三篇以宏所對
三原也一條味之其
出於雜家非春秋經
師之雜說也

其宜師古曰政行有足而行者也家息謂有口能息者也跋音岐喙音許穢反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師古曰子臻至也

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問子大夫

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師古曰安焉也禹湯水旱厥咎何

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師古曰屬繫也音之欲反其下

亦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

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師古曰悉意說也簡簡也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弘對曰臣

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

曰正而遇民信也師古曰躬謂身親行之遇謂處待之而已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

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當重刑未足曰勸善而

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去無用之言

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即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

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遠

師古曰言有次第也師古曰遠音七旬反其字從之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

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

親上師古曰各得其業則無爭心各申其理則無所怨使之由理則無暴慢子而愛之則知親上也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

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師古曰遠違也音于萬反故法之所

罰義之所去也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

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

道素行和今人主和德於

則形和形和則聲

露降五穀登六畜

故形和則無疾無

疾則不天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

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師古曰說讀曰悅奉幣而來

以之得江則

蕃嘉禾

上百歲

和聲和

疾則不天

龜龍在郊

河出圖洛

其宜師古曰政行有足而行者也象息謂有口能息者也跋音岐喙音許穢反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師古曰子臻至也

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問子大夫

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師古曰安焉也禹湯水旱厥咎何

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師古曰屬繫也音之欲反其下

亦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

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師古曰悉意也篇簡也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弘對曰臣

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

曰正而遇民信也師古曰躬謂身親行之遇謂處待之而已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

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當重刑未足曰勸善而

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去無用之言

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即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

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遠

師古曰言有次第也師古曰遠音七旬反其字從走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

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

親上師古曰各得其業則無爭心各申其理則無所怨使之由理則無暴慢子而愛之則知親上也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

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師古曰遠違也音于萬反故法之所

罰義之所去也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

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

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師古曰比亦和也音類雜反今人主和德於

上百姓和合於下師古曰合謂與上合德也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

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

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

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

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師古曰說讀曰悅奉幣而來

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師古曰履而行之

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師古曰致謂引而至也明是非立可

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師古曰分音扶問反擅殺生之柄通塞

之塗師古曰擅專也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

術師古曰見顯也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

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師古曰下不犯法無所加刑也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

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

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

積德曰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

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慙不足曰奉大對師古曰大對大問之對也時對者百餘

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人見容貌甚麗

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如淳曰武帝時相馬者東門京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殿門外更名綠斑門為金馬門弘復上疏曰

此疏云若天文地理之變惟人事之紀之則統紀之所在則矣

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

曰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師古曰篤厚也今世之吏邪故其民

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

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曰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其年而變三

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師古曰言志所在也書奏天子曰册書荅曰

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師古曰與猶如也弘對曰愚

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曰然也夫

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及其教馴服習之師古曰馴順也音巡至可牽

持駕服唯人之從師古曰從人意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師古曰揉謂矯而正之也累積也揉音人九反銷

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師古曰好音呼

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會議開

到反惡音一故反

此語云宏辨以循道
其所以男女法吏事
緣解乃少為獄吏
力也

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

餘習文法吏事緣飾已儒術師古曰緣飾者譬之於衣加飾緣者上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一歲中至

左內史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辯師古曰不於朝廷顯辯論之常與主爵都尉汲

黯請間師古曰求空隙之暇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所言皆聽已

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師古曰約要也至上前皆背其約已順上指汲

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為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

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已臣為忠不知臣者已臣為不忠上

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弘為人談笑多聞師古曰善於談笑而

又多聞也談字或作談音恢謂咽也蓋謂謹也常稱已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母

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為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海

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已為罷弊中國已奉無用之地師古曰罷願讀曰疲

罷之於是上廼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

師古曰言其利害十條弘無巨應之弘廼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

海專奉朔方上廼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其下亦同

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

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已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已鈞名

師古曰鈞取也言若鈞魚之謂也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師古曰三歸取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侈擬於君師古

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師古曰比方也二曰比近也音類寐反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為布

被自九卿已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黯陛下安聞此言

上已為有讓愈益賢之元朔中代薛澤為丞相先是漢常已列侯

為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宜招

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已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

者獲爵尊故武功已顯重而文德已行褒其已高成之平津鄉戶

者獲爵尊故武功已顯重而文德已行褒其已高成之平津鄉戶

此語云此語心自毒於
長者而陰日豎以陰
薄也劫豎素以直著
豎雖賢豎亦不因此
情豎身捧大夫所以
教武也長者皆此術

此曉云宏起儒生地
遠而俗宜近家
事之以潤色太平不
人王之兩居故行
憲衛霍后威三三
則不以不字美
亦因其勢也
向所以為教令人多
其年宏衛門迎宏
則猶仍此制也或
皆職身重不見於
由者入中門為紫
味之甚者矣

此曉云宏起儒生地
遠而俗宜近家
事之以潤色太平不
人王之兩居故行
憲衛霍后威三三
則不以不字美
亦因其勢也
向所以為教令人多
其年宏衛門迎宏
則猶仍此制也或
皆職身重不見於
由者入中門為紫
味之甚者矣

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為平津侯其後巨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時上方興功業婁舉賢良師古曰婁古屢字弘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

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巨延賢人師古曰閣者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巨別於椽

屬也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師古曰才脫粟而已不精也脫音他活反故人賓客仰衣

食師古曰故人平生故交也仰音平向反奉祿皆巨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外寬內深

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後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

自巨為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填撫國家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使人

由臣子之道師古曰由從也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師古曰稱副也

恐病死無巨塞責師古曰塞當也乃上書曰臣聞天下通道五所巨行之者

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勇三

者所巨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師古曰巨疑則問之始成其智力行近乎仁師古曰屈已濟物故為仁

也知恥近乎勇師古曰不求苟得故為勇也知此三者知所巨自治知所巨自治然

後知所巨治人師古曰自好問近乎智巨下皆禮記中庸之辭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

下躬孝弟監三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

授官將巨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驚無汗馬之勞師古曰言未嘗從軍旅陛下

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師古曰過猶誤也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

不足巨稱師古曰不副其任也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巨報德

塞責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

文遭遇右武師古曰右亦上也禍亂時則上武耳未有易此者也師古曰易改也朕夙夜庶幾獲承

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師古曰惟思也知謂知治道也蓋君子善

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師古曰朕常思此不息於心也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

不已師古曰罹遭也恙憂也已止也言何憂於疾不止也禮記曰疾止復初也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

也師古曰章明也今事少閒師古曰閒言有空隙也閒讀曰閑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巨

師古曰章明也今事少閒

此略云此誤乃莽借
宏以日張大耳之家
不探其隱而錄之

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凡為丞相御史六歲年

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

為丞相師古曰繼踵言相躡也屈音丘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師古

不能進賢故不繕脩其室屋也虛讀曰墟至賀屈氂時壞師古曰惇為馬廄車庫奴婢室矣唯慶師古

謹復終相位厚也音敦其餘盡伏誅云弘子度嗣侯為山陽太守十

餘歲詔徵鉅野令史成詣公車度留不遣坐論為城旦元始中脩

功臣後下詔曰漢興師古曰惇呂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

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脫粟之飯奉祿師古曰呂給故人

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應劭曰禮貴有常尊衣服有品而率下篤俗者也師古曰

與內富厚而外為詭服師古曰詭違也詭服謂與心志相違也一日違眾之服也夫表

德章義所師古曰見音胡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為適

師古曰見音胡

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卜式河南人也師古曰田畜為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師古曰

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

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時漢方事

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為官乎式曰自少

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

人亡所爭邑人貧者貸之師古曰貸音上戴反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

故見冤使者曰苟子何欲師古曰言子苟如此輸財必有所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呂為

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呂聞上呂

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師古曰軌亦法也不可呂為化而亂法

願陛下勿許上不報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渾邪等降

縣官費眾倉府空師古曰倉粟所積也府錢所聚也貧民大徙皆印給縣官師古曰印音牛向反無

呂盡贍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呂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

此略云此誤是也式原以
此術去試漢武時武每
不其天下而莫有在者
於是其德之移亦矣凡
事是以動人主鈞名譽
位臣於己而難以概人使
移換由此者居夫臣
主位皆當過其前
母位人曰志而困苦天

貧民者上識式姓各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財助邊乃賜式外錄

四百人蘇林曰外錄謂成邊也一人出二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錄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也師古曰一說是也式又盡復與官

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師古曰匿藏也唯式尤欲助費上於是曰式終長者乃

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曰風百

姓師古曰風讀曰風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

既為郎布衣中躡而牧羊師古曰躡即今之鞋也南方謂之躡字本作屬並音居略反歲餘羊肥息師古曰息生也

居惡者輒去師古曰去除也音兵呂反毋令敗羣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緱氏

令緱氏便之遷成臯令將漕最師古曰為縣令而又使令領漕其課最上上曰式朴忠師古曰朴質也拜

為齊王太傅轉為相會呂嘉反式上書曰臣聞主媿臣死羣臣宜

盡死節其驚下者宜出財曰佐軍如是則強國不犯之道也師古曰國家威

臣願與子男師古曰子男自謂其子也及臨菑習弩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曰

盡臣節師古曰從軍而死上賢之下詔曰朕聞報德曰德報怨曰直師古曰論語稱孔子

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奮繇直道者也孟康曰未有奮

雅行躬耕臣瓚曰雅素也言十式躬耕於野不要名利晉灼曰雅正也師古曰晉說也是也言其行雅正又躬耕也隨牧蓄番輒分昆

弟更造師古曰言蓄牧滋多則與昆弟而更自營為也番音扶元反不為利惑師古曰言不惑於利日者北邊有興師古曰

上書助官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師古曰歲惡膺凶歲也禮記曰歲凶年穀不登今

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師古曰形見也其賜式爵關內

侯黃金四百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元鼎中徵式代石慶

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國不便鹽鐵而船有算可罷上由是

不說式師古曰說讀曰悅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章貶秩為太子太傅曰

兒寬代之式曰壽終

兒寬千乘人也師古曰千乘郡千乘縣也兒音五奚反治尚書事歐陽生曰郡國選詣博士

此據云式至是田牧以言羊既肥而

此據云式反後任御史其主心財鈞取高任其差實去內行之素而已

此據云文章禮文物也年持古以垂文也則若也

此據云文章禮文物也年持古以垂文也則若也

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為弟子都養師古曰都凡眾也養主給食炊者也貧無資用故供諸弟子享炊也養音也向反

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師古曰射策為掌故功次

補廷尉文學卒史蘇林曰秩六百石舊郡亦有也臣瓚曰漢注卒史秩百石師古曰瓚說也是也寬為人溫良有廉知

自將師古曰將衛也善屬文師古曰屬綴也音之欲反然儒於武師古曰儒柔也音乃喚反又音儒口弗能發

明也時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師古曰史謂善史書者而寬師古曰史謂

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張晏曰不署為列曹也師古曰署表也除為

從史師古曰從史者但只隨官僚不主文書之北地視畜數年師古曰之往也畜謂廷尉之畜遂至府

上畜簿師古曰簿謂文計也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御矣師古曰御退也掾史莫知所

為寬為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為奏奏成讀之皆服師古曰掾史莫知所

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師古曰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

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

久矣湯由是鄉學師古曰鄉讀曰嚮巨寬為奏讞掾師古曰嚮巨寬為奏讞掾師古曰嚮

之及湯為御史大夫巨寬為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師古曰說讀

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師古曰下音胡稼反擇用仁厚士推情

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韋昭曰六輔謂京兆馮

也劉德曰於六輔界中為渠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溝洫志云兒寬為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師古曰

並溉鄭國旁高仰之川此則於鄭國渠上流南岸更開六道小渠師古曰巨輔助澆灌耳今雍州雲陽三

原兩縣界此渠尚存鄉人名曰六渠亦號輔渠故河渠書云關內則輔渠靈輒是也焉說三河之地哉

定水令巨廣溉田師古曰為用水之巨故租多

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巨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師古曰大

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繼屬不絕師古曰繼索也言輸者接連不絕於道若繩課

更言最上由此愈奇寬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師古曰放依諸儒

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

言符瑞足巨封泰山上奇其書巨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

此略云寬嘗入捕吏
傳封禪事於神祀
志詳之也

此略云巨行居為民作
均水約束奉之見大
夫也

輯羣元

張揖曰統察輯聚也如淳曰曆數之元也臣瓚曰統猶總覽也輯當作輯師古曰輯與集三字並同虞書曰輯五瑞是也其字從木瓚曰當為輯不通宗祀天

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

師古曰鄉讀曰嚮徵證也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

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

師古曰封禪之享薦也曰非常禮故經無其文著音竹筋反且為封禪告成合袪於天地神祇

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師古曰當猶中也非群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

游數年師古曰言不決也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師古曰所言不同各有執見也唯天子建

中和之極兼總條貫師古曰極正也周禮曰呂為人極也金聲而玉振之師古曰言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也且順

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且文焉既成將用

事拜寬為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

改制屬象相因李奇曰政教之法象相因屬也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間者聖統廢絕師古曰聖統聖人之道業謂禮文也陛

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師古曰辟雍始也宗祀泰一師古曰宗尊也六律五聲

師古曰六律謂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幽贊聖意師古曰幽深也贊明也神樂四合各有方象

如淳曰四方色及五神祭祀聲樂各有等且承嘉祀為萬世則師古曰則法也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

登告岱宗發祉闔門且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

邕永亨李奇曰太平之世且抱重光謂日有重也蘇林曰將甫始之辭也太元太初歷也本瑞謂白麟寶鼎之屬也且候景至冬至之景也上元甲子太初元年甲子朔旦冬至也光輝充塞天

且和則長為天所享也闔讀與開同師古曰言大顯示景象且日昭明也降下符應且報德化臣承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

君之觴後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

上乃詔寬與遷等共定漢太初歷語在律歷志初梁相褚大通五

經為博士時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且為得御史

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為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

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寬為御史大夫且稱意任職故久無有

所匡諫於上官屬易之師古曰易輕也音弋鼓反居位九歲且官卒

賢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曰鴻漸之翼困於燕爵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

也弘等皆曰大材初為俗所薄若燕爵不知鴻志也師古曰易漸卦上九爻辭曰鴻漸于陸其羽可曰為儀鴻大鳥也漸進也高平曰陸言鴻進於陸曰其羽翼為威儀也喻弘等皆有鴻之羽儀未進之時燕爵所輕也遠迹羊豕之間師古曰遠竄其迹也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師古曰焉於日也

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師古曰艾讀曰又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

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師古曰艾恐正公之始曰蒲輪迎枚生見主

父而歎息師古曰謂言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

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

明已師古曰版築傳說也飯牛甯戚也巳語終辭也飯音扶晚反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

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

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

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

師古曰滑稽轉利之稱也滑稽也稽礙也言其變亂無常礙也一說稽考也言可滑稽亂不可考校也滑稽音稽音工奚反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

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師古曰紀記也

是曰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

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

曰儒術進劉向王褒曰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

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師古曰召讀曰邵韓延

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

臣亦其次也師古曰次於武帝時

張湯傳第二十九

漢書五十九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湯杜陵人也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師古曰稱為兒者言其尚幼少也還鼠盜

肉父怒答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師古曰

訊鞫謂傳逮若今之追送赴對也爰換也師古曰文書代換其口辭也并取鼠與肉具獄磔

堂下師古曰具為治獄之文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如淳

父死後湯為長安吏周陽侯為諸卿時師古曰嘗繫長安湯

傾身事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見貴人湯給事內史為甯成掾

巨湯為無害言大府師古曰大府丞相府也無害調茂陵尉師古曰調選也選巨

治方中孟康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或

課者猶巨方計之非謂避諱也武安侯為丞相師古曰徵湯為史薦補侍御史

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竟黨與上巨為能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

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已而禹至少府湯為廷尉

兩人交驩兄事禹師古曰事之如兄禹志在奉公孤立而湯舞知臣御人師古曰舞

弄其智制御它人也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虔曰乾沒射

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為乾沒利為沒師古曰乾音干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

不合然陽浮道與之師古曰陽曰道義為交非其中心故云浮也是時上方鄉文學師古曰鄉湯

決大獄欲傳古義師古曰傳讀曰附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

平亭疑法奏讞疑李奇曰亭亦平也師古曰亭均也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

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韋昭曰在板挈也師古曰著謂明書之也挈獄訟

揚主之明師古曰言此自天子之意非由臣下有司奏事即遣湯摧謝蘇林曰深自挫按也師古曰

上意所便師古曰謂如天子責湯之指而言其端也鄉讀曰嚮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

此師古曰如上之意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此蘇林曰坐不用諸掾語故至於此非常釋臣瓚曰謂常見原也閒即

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迺監掾史某所為師古曰閒謂非常朝奏者其欲薦

吏揚人之善解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臯予監吏深刻者

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師古曰詆誣也音丁禮反其下

同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李奇曰

口言之欲與輕平故皆見原釋也如淳曰雖文書按察致下戶之罪湯曰先口解之矣上曰湯言

輒裁察之輕其罪也師古曰李如二說皆非也此言下戶羸弱湯欲佐助雖且文奏之而又口奏

言雖律令之文合致此罪聽上裁察蓋為此人希恩宥也於是上得湯此言往往釋其人臯非未奏之前口豫言也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交通

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師古曰調和適之令得其所也護謂保佑

也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師古曰造至請也請謁問也造首七到反是言湯雖文深意忌不專

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

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伍被上欲釋

之湯爭曰伍被本造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腹心之臣乃交私

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上可論之師古曰可湯所奏而論決之其治獄所巧排大

此係云律令一宜欲信
者或上下只字使人畏
且感之耳非佳事也

此係云律一不平即為
吏立身者必失入羸弱
必失出後世虛直之
人用心得偏有不自知
貝始湯之謬者矣

此係云此字法施以
排

此隆云益鐵出於宏
羊豈倫出於楊五
非仿湯不徒取信於
天子以誥君助而威
故惡皆歸於湯

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印給縣官師古曰印縣音牛向反

官空虛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師古曰籠羅其排

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師古曰巧詆助

取充位師古曰但充其位而巳無所造設也天下事皆決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

與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師古曰且也於是痛繩師古曰軒晚也論事既天子忘食丞相

庶人咸指湯湯嘗病上自至舍視其隆貴如此匈奴求和親羣臣

議前師古曰於上前議事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凶器未易數

動師古曰言難可屢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

下安樂及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師古曰蕭然猶騷然擾動之貌也孝景時吳

楚七國反景帝往來東宮問師古曰謂詭謀於太后也天下寒心數月師古曰懼於兵難也吳楚

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師古曰詭言景帝之身更不議征伐之事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興兵擊匈

奴中國已空虛邊大困貧由是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

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

都巨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

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師古曰博士之官故呼為生也山

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鄣師古曰鄣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為城因置吏士而為鄣蔽曰扞寇也鄣

音之向反山自度辯窮且下吏師古曰度計也見詰自辯而窮當下吏也曰能迺遣山乘鄣師古曰乘登也登而

守之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是後羣臣震聳師古曰震動也聳失失氣也聳音之涉反湯客

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師古曰操謂所執持之志行也音干到反始湯為小吏與錢通師古曰為小吏之時與田

甲為錢財之交及為大吏而甲所已責湯行義有烈士之風湯為御史大夫

七歲敗河東人李文故嘗與湯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薦數從中

文事有可已傷湯者不能為地服虔曰薦藉也文與湯故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藉已在內臺中文書有可用傷湯者因會致之不湯有

能為湯作道地蘇林曰薦仍也師古曰薦數義同蘇說是也數數在中其有文書事可用

傷湯者不為作道地也薦音在見反數音所角反大雅雲漢之詩曰饑饉薦臻字亦如此

此隆云不論其以賦達
君之貧使天下騷動
乃之前此法及者王
誠是儒宜致之談也
後徒見是銘書以此
在不知之此道師武
幸信任湯身

此賸云趙王趙祖
云陷御史大夫於死
堂惟國平於千二
石運往滿三歲輒
以罪言而已

所愛史魯謁居知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師古曰飛變猶言急變也事下湯

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變事從迹安起師古曰從讀曰縱湯

陽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師古曰殆近也謁居病卧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病

為謁居摩足趙國已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

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

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

繫導官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導官無獄也師古曰蘇說非也導擇也呂主擇米故曰導官事見百官表時或曰諸獄皆滿故權寄在此署繫之非本獄所也湯亦

治它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陽不省師古曰省視也謁居弟不知而

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兵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

隙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也埋錢

丞相已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師古曰將入朝之時為此要約至前師古曰至天子之前湯念獨

丞相謝師古曰行首下更反與讀丞相謝師古曰行首下更反與讀

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縱丞相患之

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師古曰百官表丞相有兩長史今此云三者蓋守者非正員也始長史朱買臣素

怨湯語在其傳王朝齊人已術至右內史邊通學短長師古曰短長術與於六國時長

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也張晏曰蘇秦張儀之謀趣彼為短歸此為長戰國策名短長術也剛暴人也官至濟南相故皆居湯

右師古曰言舊在湯上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師古曰謂拜伏也湯數行丞相事知

此三長史素貴常陵折之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

賣君今欲劾君已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

左田信等李奇曰左證左也師古曰謂之左者言除罪人正身之外又取其左右者考問也曰湯且欲為請奏信輒先

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服虔曰居謂儲也及它姦事事辭頗聞師古曰聞於天子也上

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知益居其物師古曰益多也是類有已吾謀告之者

類似也師古曰對湯不謝又陽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事上已湯懷詐面

欺師古曰對面欺誣也使使人輩簿責湯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簿悉責也師古曰曰文簿次第一責之湯具自道無此

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師古曰讓亦責也君何不知分也師古曰分

音扶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師古曰幾音居起反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

君獄師古曰重猶難也欲令君自為計師古曰言引決也何多巨對為師古曰言何用多對湯迺為書

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位三公無巨塞責師古曰塞當也

然謀陷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

奉賜師古曰奉音扶用反無它贏師古曰贏餘也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

大臣被惡言而死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何厚葬為載巨牛車有棺而無椁上聞

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按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

上惜湯復稍進其子安世

安世字子孺少巨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師古曰於尚書中給事也給供也精力

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

識之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巨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

擢為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秉政巨安世篤

行師古曰篤厚也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

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巨朝無舊臣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

巨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詔曰右將軍光祿勳安世輔政宿衛肅敬

不怠十有三年咸巨康寧夫親親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為

富平侯明年昭帝崩未葬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世為車騎將軍

與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

即位褒賞大臣詔曰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之通義也車騎將軍

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巨

安宗廟其益封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

皆中郎將侍中大將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聖

王褒有德巨懷萬方師古曰懷來也顯有功巨勸百寮是巨朝廷尊榮天下

此類云即擢為令
武帝真能程只器
能用之如不及

鄉風師古曰鄉讀曰嚮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

盛德師古曰大臣位空則起爭奪之權也示天下顯明功臣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已填藩國師古曰未萌謂變故未生者也毋空大位師古曰塞爭權已塞爭權

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

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師古曰言君尚不可誰更可也已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

勲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師古曰言君尚不可誰更可也已為光

祿勲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指懼不敢當請間求見免冠

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為先事不言情不達師古曰事未施行而誠自遠言也故曰先事也

量不足師古曰言君尚不可誰更可也已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師古曰財與裁已全老臣之命

同師古曰言君尚不可誰更可也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師古曰言君尚不可誰更可也安世深辭弗能

得後數日竟拜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數月罷車騎將軍

屯兵更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時霍光子禹為右

將軍上亦師古曰言君尚不可誰更可也已禹為大司馬罷其右將軍屯兵師古曰言君尚不可誰更可也已虛尊加之而實奪

其眾後歲餘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良忌師古曰忌者戒盈滿之禍已內憂矣

其女孫敬為霍氏外屬婦師古曰女孫即今所謂孫女也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

師古曰形見也上怪而憐之師古曰言君尚不可誰更可也已問左右乃赦敬師古曰言君尚不可誰更可也已慰其意安世寤恐師古曰言君尚不可誰更可也已職

典樞機師古曰言君尚不可誰更可也已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師古曰言君尚不可誰更可也已每定大政師古曰言君尚不可誰更可也已決輒移

病出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言病而移居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師古曰言君尚不可誰更可也已自朝廷

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師古曰言君尚不可誰更可也已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師古曰言君尚不可誰更可也已為

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勿復為通師古曰言君尚不可誰更可也已告此人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師古曰言君尚不可誰更可也已有一郎

功高不調師古曰言君尚不可誰更可也已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

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師古曰言君尚不可誰更可也已莫府長史遷

辭去之官安世問師古曰言君尚不可誰更可也已過失師古曰言君尚不可誰更可也已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

無所進論者師古曰言君尚不可誰更可也已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師古曰言君尚不可誰更可也已臣下自

此略云宣帝尤多忌
不欲權在臣下觀趙
元國信此亦未嘗不
慢上故物為畏謹抑
退求自免也

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執如此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為光祿
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呂知其不反水漿邪
師古曰反讀曰翻如何呂小過成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呂恚怒
誣汗衣冠自署適奴師古曰適讀曰適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
子尊顯懷不自安為子延壽求出補吏上呂為北地太守歲餘上
聞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為左曹太僕初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
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為賀上書得下蠶室師古曰謂腐刑也凡養蠶者欲其
温而早成故為密室蓄火呂置之
而新腐刑亦有中風之患須入密室乃得呂全因呼為蠶室耳後為掖庭令而宣帝呂皇曾孫收養掖庭賀
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呂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
大賀教書令受詩為取許妃呂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怪師古曰語徵證也
在宣絕賀聞知為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呂為少主在
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廷令平

此略云封侯去家
故曰封其家

此略云張賀初欲以女孫
妻宣帝安世禁之
帝初信稱安世為
慰其心也及深辭
帝乃有自意掖庭
非為將軍之言則
世必有怒懼於前
故不敢任之耳

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家為恩德侯置守冢
二百家師古曰身死追封故云封冢也賀有一子蚤死師古曰蚤古早字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
師古曰言養呂為子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
世師古曰言養呂為子之員于五改肖或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為掖廷
令此略云宣帝保始上嘗不快上多一未字廷令張
賀置守冢三十家上自處置其且也音昌汝反去多一也音昌汝反去多一也音昌汝反去多一也
少時所嘗游處也明年復下詔曰朕微眇時故掖廷令張賀輔道
朕躬師古曰道讀曰導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云無言不讎無
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其封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祖為陽都侯賜賀諡
曰陽都哀侯時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
侯食邑三百戶安世呂父子封侯在位大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臧
張氏無名錢呂百萬數文穎曰都內主臧官也張晏曰安世呂還官官不簿也安世尊為公侯食邑

此卷云宣帝尤多忌不欲權在臣下觀趙元國信如此未嘗不後上故物為畏謹抑更求自免也

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執如此師古曰遠離也音千萬反為光祿
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呂知其不反水漿邪
師古曰反讀曰翻如何呂小過成罪郎淫官婢婢兒自言安世曰奴呂恚怒
誣汗衣冠自署適奴師古曰適讀曰適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
子尊顯懷不自安為子延壽求出補吏上呂為北地太守歲餘上
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為左曹太僕初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
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為賀上書得下蠶室師古曰謂腐刑也凡養蠶者欲其溫而早成故為密室蓄火呂置之
而新腐刑亦有中風之患須入密室乃得呂全因呼為蠶室耳後為掖庭令而宣帝呂皇曾孫收養掖庭賀
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呂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
大賀教書令受詩為取許妃呂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怪師古曰語徵證也
在宣絕賀聞知為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呂為少主在
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

此曉云封侯去家故曰封其家

此曉云張賀初欲以女孫妻宣帝安世禁止之帝初位稱安世為之慰其心也及深辭賀帝乃有自居掖庭令非為將軍之言則世必有怒懼於前事故不敢任之耳

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家為恩德侯置守冢
二百家師古曰身死追封故云封冢也賀有一子蚤死師古曰蚤古早字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
師古曰言養呂為子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
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為掖廷
令非為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為故掖廷令張
賀置守冢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師古曰處安也音昌汝反居家西鬪雞翁舍南上
少時所嘗游處也明年復下詔曰朕微眇時故掖廷令張賀輔道
朕躬師古曰道讀曰導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云無言不讎無
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其封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祖為陽都侯賜賀諡
曰陽都哀侯時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
侯食邑三百戶安世呂父子封侯在位大盛乃辭祿詔都內別減
張氏無名錢呂百萬數文類曰都內主臧官也張晏曰安世呂還官官不簿也安世尊為公侯食邑

此瞻云倫養其福勤
以適其淫是善矣
微必殖亦近於節而不
子焉也學子儒者亦
知所裁官過於光亦
之故視曹洪之廢也

此瞻云此瞻臣有在位
者所以貴官帝
偉矣

此瞻云張氏兄弟不
愧易名

萬戶然身衣弋綈師古曰弋黑色也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

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已能殖其貨師古曰殖生也富於大將軍光天

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

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

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師古曰言

者即曰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師古曰感恨也音胡閻反薄朕忘故蘇林曰本

此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薄猶嫌也非所望也願將軍強餐食近醫藥專精神

君意嫌朕遺忘故舊而求去也

曰輔天年安世復強起視事至秋薨天子贈印綬送曰輕車介士

師古曰輕車古之戰車續漢書曰彫朱輪輿不巾不蓋菑矛戟幢也

東師古曰塋冢地也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子延壽嗣

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畱別邑在魏郡租入歲千餘萬

延壽自己身無功德何已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

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已為有讓迺徙封平原并一國

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薨諡曰愛侯子勃嗣為散騎諫大夫元帝

初即位詔列侯舉茂材勃舉太官獻丞陳湯蘇林曰獻丞主貢獻物也湯有罪勃坐

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諡曰繆侯師古曰繆其所舉不得人故加惡諡謬者妄也後湯立功西域世

曰勃為知人子臨嗣臨亦謙儉每登閣殿常歎曰桑霍為我戒豈

不厚哉師古曰桑桑弘羊也霍霍禹也言曰驕奢致禍也且死分施宗族故舊師古曰言將死之時多已財分施也薄葬

不起墳臨尚敬武公主文穎曰成帝姊也陳贊曰敬武公主是元帝姊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辭宣傳云主怒曰嬖何已取妹殺之既謂元后為嫂是

則元帝則元帝薨子放嗣鴻嘉中上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游宴放曰公主

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為放供張師古曰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

賜甲第充曰乘輿服飾號為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供
具第服虔曰私官皇后之官也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已千萬數放為侍中中郎
將監平樂屯兵置莫府儀比將軍與上卧起寵愛殊絕常從為微

行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長楊五柞師古曰柞與柞同鬪雞走馬長安中積數

年是時上諸舅皆害其寵白太后太后已上春秋富動作不節甚

巨過放師古曰巨放為罪過時數有災異議者歸咎放等於是丞相宣御史大

夫方進師古曰薛宣翟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前侍御史修等四人奉

使至放家逐名捕賊劉德曰謂詔捕罪人有名者也時放見在奴從者閉門設兵弩射

吏距使者不肯內知男子李游君欲獻女使樂府音監景武強求

不得孟康曰音監主樂人也姓景名武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又巨縣官事怨樂

府游徼莽師古曰樂府之游徼名莽而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弩白晝入

樂府攻射官寺縛束長吏子弟斫破器物宮中皆奔走伏匿師古曰奔古奔

字莽自髡鉗衣赭衣及守令史調等皆徒跣叩頭謝放放乃止奴

從者支屬並乘權勢為暴虐至求吏妻不得殺其夫或恚一人妄

殺其親屬輒亡入放弟不得幸得勿治放行輕薄連犯大惡有感

動陰陽之咎為臣不忠首師古曰不忠之罪放為首罪名雖顯前蒙恩驕逸悖理師古曰悖

乖也音布內反與背畔無異臣子之惡莫大於是不宜宿衛在位臣請免放

歸國巨銷眾邪之萌厭海內之心師古曰萌始生者也厭滿也音一豔反上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左

遷放為北地都尉數月復徵入侍中太后巨放為言出放為天水

屬國都尉永始元延間比年日蝕師古曰比類也故久不還放璽書勞問不

絕居歲餘徵放歸第視母公主疾數月主有瘳出放為河東都尉

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後復徵放為

侍中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歲餘丞相方進復奏放上不得已免

放賜錢五百萬遣就國數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初安世長

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

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

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

親自隨從後居

此略云班史之詞
起如此

秋呂禹為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
相繼自宣元呂來為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
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氏親近寵貴比於外戚放子純嗣侯恭儉
自修明習漢家制度故事有敬侯遺風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
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為武始侯張湯本居杜陵安世武
昭宣世輒隨陵服虔曰隨所事
帝徙處其陵也凡三徙復還杜陵
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如淳曰
班固目
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呂能屬書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師古曰劉歆七
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能屬文博通強記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

張湯傳第二十九

西川屯園
氏蘭曲蘭甫

漢書五十九

杜周傳第三十

漢書六十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杜周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為南陽太守呂周為爪牙薦之張湯為

廷尉史使案邊失亡

文穎曰邊卒多亡也或曰郡縣主守有所亡失也師古曰
此說皆非也謂因虜人為寇而失人畜甲兵倉廩者也所論

殺甚多奏事中意任用

師古曰呂奏事當天子之意
旨故被任用也中音竹仲反與減宣更為中丞者十

餘歲

師古曰更互
也音工衡反周少言重遲師古曰遲謂
性非敏速也而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
法深刻至骨宣為左

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

師古曰大抵大歸也
放依也音甫往反而善候司師古曰觀
望天子意

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

孟康曰擠音躋
師古曰躋墜也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

冤狀

師古曰
見顯也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孟康曰三尺竹
簡書法律也師古

曰循因
也順也專言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

師古曰言
不當然也周曰三尺安出

哉師古曰安
猶焉也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

師古曰著謂明表
也疏謂分條也當時

為是何古之法乎

師古曰各當其
時而為是也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

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太府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太守也文

曰舉之廷尉呂章劾付廷尉治之也師古曰孟說非也舉皆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

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師古曰往

吏因責如章告劾師古曰皆令服罪不服呂掠笞定之師古曰定其於是聞

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師古曰更歷也其

得除而久逃亡不出至於十餘歲猶相大氏盡詆呂不道呂上師古曰氏讀與抵同抵

反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師古曰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吏

所增加十有餘萬師古曰吏又於此外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捕桑弘

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上呂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始周為

廷史有一馬師古曰廷史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為郡守家訾

累巨萬矣師古曰訾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

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呂延年三公

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蘇林曰主獄官也如淳曰律始元四年益州蠻夷

反延年呂校尉將南陽士擊益州還為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

子與蓋主燕王謀為逆亂假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呂告大司農

楊敞敞惶懼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呂語延年延年呂聞桀等伏辜

延年封為建平侯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姦師古曰首謂有忠

節由是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呂寬治燕

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師古曰姓後遷

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

事師古曰交雜皆呂為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臧之非匿反者迺匿

為隨者也孟康曰言桑遷也但即呂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師古曰重

呂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

百石吏首匿遷師古曰首匿者言身為謀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

此語云福先生書曰仁事
云仁刺舉三河時河南河
由太守皆杜周子弟河東
太守名丞相子孫仁已矣
三河皆不吏味光光主
作酷吏信時相其此語
或成也

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師古曰縱放也少府徐仁卽丞相車千秋

女壻也故千秋數為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卽召中二千石博

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師古曰法律之中吳當得何罪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為

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光於是呂千秋擅召中二千石呂下外

內異言張晏曰外則去疾欲盡內則為其壻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外內謂外朝及內朝也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

皆恐丞相坐之延年迺奏記光爭呂為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

吳為不道恐於法深師古曰詆誣也次下亦同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為好言於下

盡其素行也師古曰言非故有所執持但其素行好與在下人言議耳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師古曰無善狀

延年愚呂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師古曰言在位已久是為故舊又嘗及仕先帝而任事也非有大

故不可棄也聞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詆師古曰峻謂峭刻也今丞相所議又

獄事也如是呂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羣下謹譁庶人私議流言四

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師古曰重猶難也呂此為重事也光呂廷尉少府

此應云廷尉少府議是
光以此教守注之更以悽
錄忽雖與妻頭教后
罪有知其不能度流累

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呂及丞相終與相竟師古曰謂終丞相之身無貶黜也延年

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

為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師古曰言儉約寬和則比頻也宜脩孝文時政示

呂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師古曰言儉約寬和則豐年當應也說讀曰悅光納其言

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皆自延年發之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

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師古曰先平處其可否然後奏言處音昌汝反可官試者至為縣令或丞相

御史除用滿歲呂狀聞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至也言事之人有姦妄者則特致之於罪法常與兩府

及廷尉分章如淳曰兩府丞相御史府也諸章有所疑使延年決之師古曰此說非也上書言事若其章或下丞相御史或付延年故云分章耳非令汝疑也昭

帝末寢疾徵天下名醫延年典領方藥帝崩昌邑王卽位廢大將

軍光車騎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養於掖廷號皇曾

孫興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宣帝

卽位褒賞大臣延年呂定策安宗廟益戶二千三百與始封所食

此應云延年有拔亂
左法之功非張安世
所及

邑凡四千三百戶詔有司論定策功大司馬大將軍光功德過太

尉絳侯周勃車騎將軍安世丞相楊敞功比丞相陳平前將軍韓

增御史大夫蔡誼功比潁陰侯灌嬰太僕杜延年功比朱虛侯劉

章後將軍趙充國大司農田延年少府史樂成功比典客劉揭師古

曰據如此傳樂成姓史而霍光傳云使樂成小家子則又似姓使功臣侯表皆封侯益土

延年為人安和備於諸事師古曰言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即奉駕

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訾數千萬霍光薨後子禹

與宗族謀反誅上曰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而丞相魏相奏延年

素貴用事官職多姦遣吏考案但得苑馬多死官奴婢乏衣食師古

守延年曰故九卿外為邊吏治郡不進師古曰比於諸上曰璽書讓延

年師古曰延年迺選用良吏捕繫豪強郡中清靜居歲餘上使謁者

賜延年璽書黃金二十斤徙為西河太守治甚有名五鳳中徵入

為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是時四

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三歲曰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

夫持節賜延年黃金百斤牛酒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疾篤賜安車

駟馬罷就第師古曰安車坐乘之車也後漢輿服志云公列侯安車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軾

也後數月薨諡曰敬侯子緩嗣緩少為郎本始中曰校尉從蒲類

將軍擊匈奴文穎曰趙充國也臣贊還為諫大夫遷上谷都尉鴈門太守

父延年薨徵視喪事拜為太常治諸陵縣每冬月封具獄日常去

酒省食師古曰獄案已具官屬稱其有恩元帝初即位穀貴民流永光

中西羌反緩輒上書入錢穀曰助用前後數百萬緩六弟五人至

大官少弟熊歷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唯中弟欽官不

至而最知名

此瞻云延年安世同

此瞻云此魏相引鏡排
根之過延年所以不
相隨坐者秋仲子使
早与宣帝愛善者
宜兼耳

云云治郡不道者以省
氏舊人自託於延年
也

此瞻云凡居外中餘年
此微又以西去遠之
屬于宣國社延年
亦萬幸故也

此瞻云延年安世同
諡可知精嫌之會
惟恐可免

此瞻云延年不徒昭
遺未華昏風緩此
舉三心為保家之主
与張氏之有伴一也

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師古曰盲目無見也偏盲者患一目也今俗通呂兩目無見者始為盲也

故不好為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師古曰並字子夏俱曰材能稱京師故

衣冠謂欽為盲杜子夏曰相別師古曰衣冠謂士大夫也欽惡曰疾見詆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

迺為小冠高廣財二寸師古曰財與纒同古通用字由是京師更謂欽為小冠杜子

夏而鄴為大冠杜子夏云時帝舅大將軍王鳳曰外戚輔政求賢

知自助鳳父頃侯禁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為大

將軍軍武庫令職閒無事欽所好也師古曰閒讀曰閑欽為人深博有謀自

上為太子時曰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大

將軍鳳曰禮壹娶九女所曰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數之極也臣贊曰

天子一娶九女夏殷之制也欽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師古曰鄉舉者博問鄉里而舉之也窈窕幽閑也窈音丁反窕音徒了反

所曰助德理內也姊姪雖缺不復補所曰養壽塞爭也師古曰養壽塞爭也

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師古曰胤嗣也

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師古曰厭山用也

從也女德不厭言好色之甚也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師古曰究也書云或四三年師古曰周書亡逸篇曰惟湛樂之從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謂逸欲過度則損壽也

言失欲之生害也師古曰失讀曰佚佚與逸同男

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曰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

年而不曰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俛異態後俛異態則正后

曰疑而支庶有閒適之心師古曰閒代也音居寬反適讀曰嫡次下亦同是曰晉獻被納讒之謗

申生蒙無罪之辜師古曰蒙亦被也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

學師古曰鄉讀曰嚮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

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音技能為萬世大法

師古曰惟求淑質無論美色及音聲技能如此則可為萬代法也夫少戒之在色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言好色無節則

致損敗故張晏曰刺幽王廢申后而立褒姒黜太子宜咎而立伯戒之也小卞之作可為寒心服也臣贊曰小卞之詩太子之傳作也哀太子之放逐

愍周室之大壞也師古曰詩唯將軍常曰為憂鳳白之太后太后曰為故事小雅也二說皆是卞音盤

無有欽復重言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言殷之

所監見其事不遠近在夏后氏之時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師古曰忽忘也可不慎哉前

言九女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竊恐將軍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天

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察近屬之符

驗韋昭曰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也皆饗國長久師古曰宗宣之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

馬義韋說是也近屬者謂漢家之事耳屬猶言甫爾也音之欲反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

巨佩玉曼鳴關雎歎之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知好色之

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師古曰故

詠淑女幾呂配上師古曰關雎之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故云然也淑善也幾讀曰與忠孝之篤仁厚之作

也師古曰作謂作詩也夫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易

曰正其本萬物理師古曰今易無此文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

典刑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則民心惑鄭玄曰卒急也師若

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害於今不逆於民心至

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師古曰蚤占早字非天下之所

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念關雎之思師古曰信讀曰由逮委政之隆及始

初清明師古曰委政之隆言天子委鳳政事權寵隆盛也始初清明天子新即位宜立法制為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呂

忽不可呂遴李奇曰遴難也師古曰遴與吝同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會皇太

后女弟司馬君力蘇林曰字君力為司馬氏婦與欽兄子私通事上聞欽慙懼乞骸

骨去後有日蝕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梁放

舉欽欽上對曰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呂

求天心迹得失也師古曰觀得失之蹤迹也臣欽愚戇經術淺薄不足呂奉大對師古

曰大對謂對大問也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

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師古曰解在劉向傳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師古曰乘陵也或臣子背

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呂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

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刺之心師古曰刺戾也音來易反關東諸侯無强大之

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師古曰三垂謂東南西也始為後宮師古曰始近也何曰言之曰曰

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

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師古曰適讀曰嫡嫡謂正后也唯陛下深戒之

變感曰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曰德則異咎消

亡不能應之曰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雉之戒飭已正事享百年

之壽殷道復興師古曰解在五行志要在所曰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

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為

之退舍張晏曰宋景公熒惑守心太史子章請移之於大臣及國人與曰陛下聖明內

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師古曰

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師古曰由從也親二宮之饗膳韋昭曰二宮即成太后與成帝母也師古曰熟食曰

此膳云其言亦深中成帝之病杜欽雖在太將軍美府然和言非世亦有過於欽也

饗具食曰膳膳之言善也致晨昏之定省如此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

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曰奉淫侈置萬姓

之力曰從耳目師古曰殫置皆盡也從讀曰縱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師古曰方正也信讒賊之

臣曰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曰師古曰失在巖穴謂隱處巖穴朝廷失之也論語稱周公謂魯

公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師古曰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眾祖業

至重誠不可曰佚豫為不可曰奢泰持也師古曰為治也唯陛下忍無益之

欲曰全眾庶之命臣欽愚戇言不足采其夏上盡召直言之士詣

白虎殿對策師古曰此殿在未央宮也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

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曰師古曰當世之治何務各曰經

對師古曰據經義曰對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師古曰貞正也不信不貞萬物

不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

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曰廣施非義無曰正身克已就

義怒曰及人

師古曰怒仁也言曰仁愛為心內省已志施之於人也

六經之所上也

忠泣官不敬

師古曰泣臨也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及者未之有也

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言人能終始行孝而患不及於道者未之有也一說行孝終始不備而患禍不及者無此事也孝人行

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

予窮觀其所不為之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為遠觀其所主

謂託人曰為援而自進也孔子曰視其所曰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

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度匿也此言視人之所用觀人之所從察人之所樂則可知其善惡無所匿其情也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

尚質周因於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

表實去偽師古曰長謂崇貴之也表明也孔子曰惡紫之奪朱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朱正色也紫間色之好者也惡其邪好

而奪正色曰喻利口之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

而耦意師古曰從順也耦合也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

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妒之心興矣

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師古曰匹婦一婦人也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

之是非何足備言師古曰如此則細故也萬端不足憂也欽曰前事病賜帛罷後為議郎復

名士王駿韋安世王延世等師古曰王駿王陽子也韋安世韋賢之孫方山之子也王延世即成帝時塞河隄者也救解馮

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及繼功臣絕世填撫四夷師古曰填音竹刀反當世善

政多出於欽者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

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

公懼穰侯昭王之舅也文穎曰穰侯魏冉也權重於秦威震鄰敵有且莫偃伏

之愛師古曰言昭王幼少且父偃伏戲弄於舅之旁側也心不介然有間然范睢起徒步由異國無

雅信師古曰雅信謂素相信任開一朝之說而穰侯就封師古曰范睢為丞相穰侯就國及近者武安侯

師古曰從讀曰縱不縱心於所欲也此則眾庶咸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

師古曰從讀曰縱不縱心於所欲也此則眾庶咸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

師古曰從讀曰縱不縱心於所欲也此則眾庶咸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

此隆云欽為野王秦
王鳳不見聽語在
為奉世侍野王以系
此尹王章為代鳳
鳳諷御史中丞劾之
欽之故解亦為王氏
補過也

之見退

師古曰武安侯謂四粉也退謂請考工地益宅上怒適退之也

三事之跡相去各數百歲若合符節

甚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師古曰由從也損穰侯之威放武安

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聞其說師古曰聞音居竟反頃之復日蝕京兆尹王章

上封事求見果言鳳專權蔽主之過宜廢勿用呂應天變於是天

子感寤召見章與議欲退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

文指甚哀太后涕泣為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廢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復

起鳳就位鳳心慙稱病篤欲遂退欽復說之曰將軍深悼輔政十

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於身刻已自責至誠動眾愚知莫不

感傷雖然無屬之臣執進退之分繫其去就之節者耳師古曰無屬無親屬

非主上所呂待將軍非將軍所呂報主上也昔

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

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鄧展曰詩言仲山甫但齊者言銜命往治齊城郭也而韓詩曰為封於齊此誤耳晉灼曰韓詩誤而欽引之阿附權貴求容媚

猶嘆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況將軍之於主上主上之與將軍哉夫欲天下治安

變異之意莫有將軍師古曰言眾人之意皆不如也主上昭然知之故攀援不遣師古曰援引也

愛書稱公毋困我師古曰此周書洛誥成王告周公詞也言公必須留此毋得遂去而令我困蓋成帝與鳳詔書引此言之唯將軍不

為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呂固至忠鳳復起視事上令尚書劾奏

京兆尹章章死詔獄語在元后傳章既死眾庶冤之呂譏朝廷欽

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呂

為不坐官職疑其呂日蝕見對有所言也假令章內有所犯雖陷

正法事不暴揚自京師不曉況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

呂為坐言事也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師古曰爭引謂引事類呂諫爭也一曰下有諫爭之

言上引而欽愚呂為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

加於往前呂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呂言罪下也若

此瞻云粉飾君美遂為王氏歷世欺誣之術章京兆尹復說之元舅手不許只收輕信禍行在再也

此瞻云鳳由此遂退
亦王氏之福也欽前既
遠戒於風宜未如其
人後初其國位武至
京兆尹冤死欽雖
欲彌縫無可奈何矣

此瞻云粉飾君美遂為
王氏歷世欺誣之術章
京兆尹復說之元舅手
不許只收輕信禍行在
再也

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也

師古曰優游不仕曰壽終欽子及昆弟支屬至二千石者且十人欽將助也

兄緩前免太常曰列侯奉朝請成帝時迺薨子業嗣業有材能曰

列侯選復為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與丞相翟方進衛尉定陵

侯淳于長不平後業坐法免官復為函谷關都尉會定陵侯長有

罪當就國長舅紅陽侯立與業書曰誠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

關師古曰垂白者言白髮下垂也無狀猶言不肖願勿復用前事相侵定陵侯既出關伏罪復發

蘇林曰長與許后書也語在外戚傳下雒陽獄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奏業聽請不敬服虔曰受

立屬請為不敬坐免就國其春丞相方進薨業上書言方進本與長深結厚

更相稱薦師古曰更音工衡反長陷大惡獨得不坐苟欲鄣塞前過不為陛下

廣持平例師古曰俱與長厚善而方進獨不坐是不平也又無恐懼之心反因時信其邪辟師古曰信讀曰

仲辟讀曰解報睚眦怨師古曰睚音庄睚睚眼也眦即眦字謂目匡也言舉目相忤者即報之也一說睚音五懈反眦音什懈反睚眦瞋目貌也剛義並通他皆類此故

事大逆朋友坐免官無歸故郡者今在長者歸故郡已深一等紅

陽侯立坐子受長貨賂故就國耳非大逆也而方進復奏立黨友

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宏故少府陳咸皆免官歸咸故郡刑罰

無平在方進之筆端衆庶莫不疑惑皆言孫宏不與紅陽侯相愛

宏前為中丞時方進為御史大夫舉掾隆可侍御史師古曰御史大宏

奏隆前奉使欺謾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不宜執法近侍方進曰此怨宏又

方進為京兆尹時陳咸為少府在九卿高弟陛下所自知也方進

素與司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為姦利請案驗卒

不能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為丞相即時詆欺奏免咸

師古曰詆誣也復因紅陽侯事歸咸故郡衆人皆言國家假方進權大甚案師

丹行能無異及光祿勳許商被病殘人服虔曰殘瘞也皆但曰附從方進嘗

獲尊官丹前親屬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為國求福幾獲大利

此據云書從長而按得則未致業也身口便以聽清奏免

此曉云毛莫如當作也
莫山後李尋信同

師古曰幾
讀曰莫
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莫如先考驗卒得其姦皆坐死

假令丹知而白之此誣罔罪也
不知而白之是背經術惑左道也
師古曰左道
不正之道也
二者皆在大辟重於朱博孫宏陳咸所坐方進終不舉白

專作威福阿黨所厚排擠英俊
師古曰擠
也音子詣反
託公報私橫厲無所畏忌
師古曰縱
橫陵厲也
欲曰熏轅天下
師古曰熏言熏灼之
轅讀曰燎假借用字
天下莫不望風而靡
師古曰自
靡猶弭

尚書近臣皆結舌杜口
師古曰
杜塞也
骨肉親屬莫不股栗
師古曰言懼之
其故股戰慄也
威權
泰盛而不忠信非所已安國家也
今聞方進卒病死
師古曰卒
讀曰猝

尉示天下反復賞賜厚葬唯陛下深思往事已戒來今會成帝崩
哀帝即位業復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體之臣
師古曰體
亦鯁字
宗

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自佐史已上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曲
陽侯根前為三公輔政知趙昭儀殺皇子不輒白奏反與趙氏比

周恣意妄行
師古曰比
音頻寐反
譖愬故許后被加已非罪
師古曰被
音皮義反
誅破諸許

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妬同產兄姊紅陽侯立及淳于氏
師古曰兄紅陽
侯立也姊淳于

也皆老被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薛宣有不養母之
長母也

名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謗於海內尤不可
不慎陛下初即位謙讓未皇
師古曰
皇暇也

意若探湯
師古曰言重難之
若呂手探熱湯也
宜蚤已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

勇猛材略不世出
師古曰言
其希有也
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

呂填天下
師古曰填
音竹刃反
此人在朝則陛下可高枕而臥矣昔諸呂欲危

劉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陳平尚存不者幾為姦臣笑
師古曰幾
音鉅依反
業
又言宜為恭王立廟京師已章孝道時高昌侯董宏亦言宜尊帝
母定陶王丁后為帝太后大司空師丹等劾宏誤朝不道坐免為
庶人業復上書訟宏前後所言皆合指施行朱博果見拔用業由
是徵復為太常歲餘左遷上黨都尉會司隸奏業為太常選舉不

此曉云此曰辰帝素惡
王氏之子故為此奏與
為恭王立廟同耳觀其
語為者朱博則可以其
情矣

實業坐免官復就國哀帝崩王莽秉政諸前議立廟尊號者皆免

徙合浦業已前罷黜故見濶略師古曰濶略謂寬縱不問也憂恐發病死業成帝初

尚帝妹潁邑公主主無子薨業家上書求還京師與主合葬不許

而賜諡曰荒侯傳子至孫絕初杜周武帝時徙茂陵至延年徙杜

陵云

贊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俱有良子

德器自過師古曰言其子德器各過二人之身爵位尊顯繼世立朝相與提衡如淳曰提衡猶言相提攜也臣

贊曰衡平也言二人齊也師古曰贊說是也至於建武杜氏爵迺獨絕師古曰建武之後張氏尚有迹

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也師古曰元功蕭曹張陳之屬也儒林貢薛韋匡之輩自謂唐杜苗

裔豈其然乎師古曰謂在周為唐杜氏也及欽浮沈當世好謀而成已建始之初深

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微師古曰關雎國風之始言大婦之際政化所由故云見微謂微妙也非

夫淨華博習之徒所能規也業因勢而抵隄服虔曰抵音紙隄音義謂罪敗而復抨彈之蘇秦書有此法師

古曰抵擊也隄毀也言因事形勢而擊毀之也隄音詭一說隄讀與戲同音許宜反戲亦險也言擊其危險之處鬼谷有抵戲篇也稱朱博毀師丹愛憎之議可不畏哉

此賸云自謂唐杜苗裔其故而不得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漢書六十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騫漢中人也

師古曰騫音益部者舊傳云騫漢中成固人也

建元中為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

破月氏王

師古曰月氏西域胡國也氏音支

曰其頭為飲器

卓昭曰飲器裨榼也晉灼曰飲器虎子屬也或曰飲酒之器也師古曰匈奴傳

云呂所破月氏王頭共飲血盟然則飲酒之器是也韋云裨榼晉灼云獸子皆非也裨榼卽今之偏榼所呂盛酒耳非用飲者也獸子饜器所呂溲便者也裨音擊

月氏遁而

怨匈奴無與共擊之

師古曰無人援助也

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

更匈奴中

師古曰更過也音工衡反

迺募能使者騫曰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

甘父

服虔曰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甘父師古曰堂邑氏之奴本胡人名甘父下云堂邑父者蓋取主之姓呂為氏而卑稱其名曰父

俱出隴西徑匈

奴

師古曰道由匈奴過

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呂得往

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

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

師古曰屬謂同使之官屬鄉讀曰嚮

西走數十日

師古曰走

趨也不指知其道里多少故曰日數言之走音奏一曰走謂奔走也讀如本字

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

此言以此篇全史
大宛傳西域傳
不能詳傳望通使
未也于班書傳例
焉非其文奇宏
史公之存

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

人道送我師古曰道讀曰導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遣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

呂為然遣騫為發譯道抵康居師古曰抵至也道讀曰導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

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夫人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師古曰呂大夏為地臣為之作君也

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呂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師古曰下遠音千萬反騫從月

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李奇曰要領要契也師古曰李說非也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

氏意趣無呂持歸於漢故呂要領為喻要音一遙反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師古曰並音步浪反復為匈

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

騫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騫為人彊力寬大信人師古曰彊力言堅忍於事蠻

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師古曰給供也初騫行時百餘

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

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師古曰土地之形及所生之物也語皆

在西域傳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臣贊曰邛山名生此竹高節可作杖服虔曰布細布也師古曰

邛竹杖人皆識之無假多釋而蘇林酒言節間合而體離誤後學矣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

毒國鄧展曰毒音篤李奇曰一名天篤則浮屠胡是也師古曰即敬佛道者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

土著師古曰土著者謂有城郭常居不隨畜牧移徙也著音直畧及其下亦同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其民乘象呂

戰師古曰象大獸垂鼻長牙其國臨大水焉呂騫度之師古曰度計也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

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

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

寇師古曰徑直也宜猶當也從蜀向大夏其道當直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

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

之屬兵彊可呂賂遺設利朝也師古曰設施也施之呂利誘令入朝誠得而呂義屬之師古

曰謂不呂兵革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呂騫

言為然迺令因蜀犍為發開使四道並出師古曰開使者求開隙而行出駝出柞出

此據云暮老名被
言致股亡者多矣

徙印出爨

師古曰皆夷種名馳音危在音材各反徙音斯爨音蒲此反

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氏祚

服虔曰漢使見閉於夷也師古曰氏與祚二種也

南方閉嵩昆明

師古曰嵩昆明亦皆夷種名也嵩音先紫反

昆明之屬無君

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

名滇越

服虔曰滇音鮮滇鳥出其國

而蜀賈閒出物者或至焉

師古曰閒出物謂私往市者

於是漢已

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已通

大夏迺復事西南夷

師古曰事謂經略通之專已為事也

騫已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

水草處軍得已不乏迺封騫為博望侯

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騫為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

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

數萬人至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眾降漢而金城河西西竝南山

至鹽澤空無匈奴師古曰並音步浪反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後二年漢擊

走單于於幕北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

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焯煌

閒小國也

師古曰祁連山音東焯煌已西

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

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餽侯抱亡置草中

服虔曰傅父如傅母也李奇曰布就字也餽侯烏孫官名也為昆莫

作傳父也師古曰餽侯烏孫大臣官號其於非一亦猶漢之將軍耳而布就者又餽侯之中別號猶右將軍左將軍耳非其人之字餽與翁同

為求食還見狼乳

之

師古曰呂乳飲之又烏銜肉翔其旁已為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

壯已其父民眾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為匈奴所破西

擊塞王

師古曰塞音先得反西域國名即佛經所謂釋種者塞釋聲相近本一姓耳

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

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

夏地昆莫略其眾因留居兵稍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

奴遣兵擊之不勝益已為神而遠之

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

今單于新困於漢而

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已此時厚賂烏孫招已東居

故地漢遣公主為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師古曰言事是斷匈奴右

此勝云序此見漢武
通西域不為共擊
收塞以失賊要功
成之收塞不夏而

通烏孫其勢宜
與西系於終如馬

此勝云塞為所
右者肩者指
居群建殺
而亡

晉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曰為

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各萬數齎金幣帛直

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師古曰為騫之副而各令持節道可便遣之旁國騫既至烏孫

致賜諭指師古曰曰天子意指曉告之未能得其決語在西域傳騫即分遣副使使

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師古曰道與烏孫使數十人

馬數十匹報謝師古曰與騫相隨而來報謝天子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為大行

歲餘騫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

晉灼曰其國人鑿其孔穴也故此下言當空道而西域傳謂孔道也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蘇林曰鑿開也空通也騫始開通西域道也師古曰空孔也猶言始

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初天子發書易鄧展曰發易書也曰

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

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榮令居呂西臣贊曰令居縣名也

屬金城築塞西至酒泉也師古曰今音零初置酒泉郡已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師古曰抵至也自安息已下五

軒條支身毒國李奇曰軒音劇服也曰條軒張掖縣名也師古曰抵至也自安息已下五

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少者

百餘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師古曰操持也所齎持謂節及幣也放依也音甫往反其後益習而

衰少焉師古曰呂其串習故不多發人漢率一歲中使者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

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師古曰道遠則還遲近則來疾是時漢既滅越蜀所通西南夷

皆震請吏置牂柯越巂益州沈黎文山郡欲地接呂前通大夏李奇

迺遣使歲十餘輩出此初郡師古曰文山皆復閉昆明如淳曰為

為所殺奪幣物於是漢發兵擊昆明斬首數萬後復遣使竟不得

通語在西南夷傳自騫開外國道已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

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師古曰凡人皆不樂去故有自請為使者即聽

而遣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師古曰不為限禁遠近雖家人私隸並許應募為具備人眾遣之呂

之

廣其道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師古曰乖天子指意天子為其習之

輒覆按致重罪師古曰言其串習不召為難必當更求充使也已激怒令贖師古曰令立功立贖罪復求使使端

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

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效其使皆私縣官齎物師古曰言所齎官物

竊自用之欲賤市已私其利師古曰所市之物得利之者不盡入官也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

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度漢兵遠不能至師古曰度計也而禁其食物已苦

漢使師古曰令其困苦也漢使之絕責怨至相攻擊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師古曰

曰空即孔也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時遮擊之使者爭

言外國利害師古曰言服之則利不討則為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從票

侯破奴師古曰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已擊胡胡皆去明年擊破姑

師虜樓蘭王酒泉列亭鄯至玉門矣韋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而大宛諸國發使隨

漢使來觀漢廣大已大鳥卵及犛犛眩人獻於漢應劭曰邪大如一石響也眩相詐惑也鄧大

后時西夷檀國來朝賀詔令為之而諫大夫陳禪已為夷狄偽道不可施行後數日尚書陳忠案漢舊書通知世宗時犛犛獻見幻人天子大悅與俱巡狩通知古有此事師古曰鳥卵如汲水之

響耳無一二石也應說失之眩讀與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本從西域來音竟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而漢使

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臣贊曰漢使采取持來至漢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

曰昆侖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迺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

則散財帛賞賜厚具饒給之已覽視漢富厚焉師古曰視讀曰示言示之令其觀覽大角

氏師古曰氏音丁禮及解在武紀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師古曰聚都邑人令觀看行賞賜

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欲已見漢廣大傾駭

之師古曰見顯示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氏奇戲歲增變其益興自此始而

外國使更來更去師古曰遞互來去前後不絕更音工衡反大宛已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未

可詘已禮羈縻而使也漢使往既多其少從率進孰於天子孟康曰少從不

如計也或曰少者少年從行之微者也進孰美語如成就也晉灼曰多進虛美之言必成之計於天子而率不果也師古曰漢時謂隨使而出外國者為少從總言其少年而從使也從音材用反事見班固與弟仲升書進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示漢使天子

孰者但空進成孰之言

既好宛馬聞之甘心師古曰志懷美悅專事求之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

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師古曰素有漢地財物故不貪金馬之幣相與謀曰漢去

我遠而鹽水中數有敗服虔曰水名道從水中行師古曰沙磧之中不生草木水出又鹹苦即今敦煌西北惡磧者也數有敗言每自死亡也

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師古曰言近道之處無城郭之居也乏食

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且

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如淳曰罵言也

師古曰椎破金馬也椎音直追反其字從木宛中貴人怒曰師古曰中貴人中臣之貴者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

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

定漢等言宛兵弱誠呂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破宛矣天

子呂嘗使浞野侯攻樓蘭呂七百騎先至虜其王呂定漢等言為

然而欲侯寵姬李氏師古曰欲封其兄弟迺呂李廣利為將軍伐宛騫孫猛字

子游有俊才元帝時為光祿大夫使匈奴給事中為石顯所譖自

殺

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產昌邑哀王太初元年呂廣利為

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呂往師古曰惡少年謂無行義者

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故浩侯王恢使道軍既西過

鹽水當道小國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

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財有數千師古曰比音必寐及財與才同皆飢罷師古曰罷讀曰疲攻

郁成城郁成距之所殺傷甚眾貳師將軍與左右計至郁成尚不

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而還往來二歲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師古曰十

人之中一二人得選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

足呂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師古曰益多也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

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因留屯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

二萬餘於匈奴師古曰趙破奴後封浞野侯浞音士角反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

此語云讀之使人悲
最張其為三罪石下
江元也

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

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晉灼曰易輕也師古曰輪臺亦國名為外國笑迺案言伐

宛尤不便者鄧光等師古曰案其罪而行罰赦囚徒扞寇盜加淳曰放囚徒使其扞御寇盜師古曰使從軍為斥候

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六萬人師古曰與發部署歲餘過得行負私從者不

與師古曰負私糧食及私從者不在六萬人數中也與讀曰豫牛十萬馬三萬四驢橐駝已萬數齎糧兵

弩甚設師古曰施張甚具也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

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呂穴其城師古曰空孔也徙其城下水者令從

他道流不迫其城也空呂穴其城者圍而攻之令作孔使穿穴也下云決其水原移之又云圍益其城攻之皆再敘其事也一曰既徙其水不令於城下流而因其舊引水入城之孔攻而穴之

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呂衛酒泉如淳曰立二縣呂衛邊也或曰

置二部師古曰適讀曰適七利解在武紀而發天下七利適師古曰適讀曰適及載糒給貳師師古曰糒乾飯音備轉車

人徒相連屬至敦煌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師古曰習猶便也一人為執馬校尉一人為驅馬校尉

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所

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

西平行至宛城師古曰平行言無寇難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射敗之

宛兵走入係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師古曰留止軍廢其行

迺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

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母寡匿善馬殺漢使師古曰母寡宛王名今殺王而出善

馬漢兵宜解即不迺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已為然共殺王

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師古曰宛之貴人為將而勇者名煎靡也煎音子延反宛大恐走入

中城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呂王母寡持其頭遣人使貳師約曰

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

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

師古曰今貳師孰計之而欲攻戰乎欲不攻而取馬乎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

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計呂為來誅首惡者毋寡毋

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漢軍必

矣師古曰罷讀曰疲軍吏皆曰為然許宛之約宛迺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

多出食食漢軍師古曰下食讀曰飮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曰下牝牡三

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服虔曰蔡音楚言蔡師古曰昧

音本末之末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罷而引歸初貳師起敦煌西

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師古曰起發也道上國近道諸國也食讀曰飮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

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至郁成城守不肯給食申生

去大軍二百里負而輕之師古曰負恃也特大軍之威而輕敵人攻郁成急郁成窺知申

生軍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數人脫亡走貳師師古曰走音奏貳師令

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降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

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

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為大將軍四人相謂郁成漢所毒師古曰言毒限今生將卒失大事師古曰卒讀曰

卒欲殺莫適先擊師古曰適主也無有主意先擊者也音丁歷反上邽騎士趙弟拔劍擊斬郁成

王桀等遂追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擊

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師古曰東旋軍東出諸所

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為質焉軍還入

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後行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

愛卒侵牟之已此物故者眾師古曰侵牟言如牟賊之食苗也物故謂死也解具在景紀及蘇武傳天子為萬里

而伐不錄其過迺下詔曰匈奴為害久矣今雖徙幕北與旁國謀

共要絕大月氏使遮殺中郎將江故鴈門守攘危須呂西及大宛

皆合約殺期門車令服虔曰危須國名也文穎曰漢使期門郎也車令姓名也中郎將朝及身毒國使

隔東西道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賴天之靈從汧河

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積張晏曰是歲雪少故得往還喜得天人之應也師古曰從由也汧逆流而上也言路由山險又汧河也汧音素

士大夫徑度師古曰言無屯難也獲王首虜珍怪之物畢陳於闕其封廣利為

此語云公為人生遂矣
得人馬三善正遠者子
得正半十善能牽駝
多取法無一存者其
則善馬在十匹而已
豈不痛哉

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又封斬郁成王者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

成功最多為光祿大夫上官桀敢深入為少府李哆有計謀為上

黨太守師古曰哆音昌野反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

人千石已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孟康曰奮迅也已適過行者皆

黜其勞師古曰適讀曰謫言已罪謫而行者免其所犯不敘功勞士卒賜直四萬錢師古曰或曰他財物充之故云直伐宛再

反師古曰再反猶今言兩週凡四歲而得罷焉後十一歲征和三年貳師復將七萬

騎出五原擊匈奴度郅居水師古曰郅音質兵敗降匈奴為單于所殺語在

匈奴傳

贊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昆侖高二千五百里餘日月所相避隱

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原惡睹所謂昆侖者乎鄧展曰漢曰窮

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放哉如淳曰放蕩迂闊不可信也師古曰如說是也荀悅誤已放為効字因解為不效蓋失之矣

曰文公贊大宛
地用作張李黃

河原於何見昆侖乎尚書曰道河積石是謂河原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昆侖也師古曰惡音烏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漢書六十一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漢書六十二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

張晏曰南方陽也火水配也水為陰故命南正重主天火正黎兼地職也臣贊

曰重黎司天地之官也唐虞謂之羲和則司地者宜曰北正古文作北正師古曰贊說非也據班氏幽通賦云黎淳耀於高辛則此為火正是也

唐虞之際紹重

黎之後使復興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

甫其後也

應劭曰封為程國伯休甫字也

當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為司馬氏

師古曰失其守之職也

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適晉

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頽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也

晉中軍

隨會奔魏

如淳曰左氏傳晉僞使魏壽餘誘士會於秦謀而還時也師古曰奔古奔字也據春秋隨會奔秦其後自秦人魏而還晉今此言隨會奔魏司馬氏因入少梁則似謂自晉出奔魏耳但魏國在獻公時已滅為邑

而司馬氏入少梁

師古曰少梁本梁國也為秦所滅號為少梁

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

山

在趙者曰傳劔論顯

服虔曰世善劔也師古曰劔論劔術之論也論來顯反

削贖其後也

張晏曰司馬喜為中山相

如淳曰刺客傳之削贖也師在秦者錯與張儀爭論

應劭曰秦惠王欲伐蜀張儀曰不

此陸云詩者武王後
尹氏命程伯休文主信
尹氏掌命仰土程伯
休文命為大司馬
正當宣王世已失典
司天地之官故僅以時
王所命之官為司馬
氏也

古曰削若怪反贖五怪反

從之起兵伐蜀取之師古曰錯音千古反於是惠王使錯將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曰錯孫

斬師古曰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陽斬與武安君阬趙長平

軍文穎曰趙奉成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李奇曰地名在咸陽西葬於華池灼

孫卬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師古曰武信君卽武臣也未為趙王之前號武信諸

侯之相王王卬於殷師古曰項羽漢之伐楚卬歸漢呂其地為河內郡

昌生毋懌師古曰懌毋懌為漢市長毋懌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

高門蘇林曰長安北門也師古曰蘇說非也高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如淳曰漢儀注

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曰其官為令行太史

公文書而已晉灼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又備宏所說多不實未可已為正師古曰談為

謂之為公如說非也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師古曰卽律歷志受易於楊何

師古曰何字叔元輟固爭論於上前謂湯武非受命迺殺也太史公

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諄師古曰諄惑也各習師法

迺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張

有省不省耳師古曰言發迹雖殊同歸於治但學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

眾忌諱使人拘而多畏李奇曰陰陽之術月令星官是然其敘四時之大順

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已其事難盡從然其敘君

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師古曰墨者儉而難遵是

已其事不可徧循師古曰言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

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師古曰

錄之名者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劉向別

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

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師古曰澹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

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師古曰撮摠取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

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師古曰操執持儒者則不然已為人

易繫辭
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

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師古曰佚樂也

字與逸同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服虔曰門戶健壯也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晉灼曰老子曰善閉者無闕鍵嚴

君平曰折關破捷使姦者自止服說是也師古曰黜聰明如淳曰不尚賢絕聖棄知也晉灼曰

歸真則理得而海內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二義並通健其便反然今書本字皆作健字也

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師古曰蚤古早字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

四節各有教令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流中氣也各有禁謂月令也曰順之者昌逆之者

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

之大經也師古曰經常法弗順則無已為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

失也夫儒者曰六藝為法六藝經傳曰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

當年不能究其禮師古曰究盡也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

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

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椽椽不斲師古曰屋蓋曰茨茅茨

次音疾茲友椽音采又音菜飯土簋歡土刑師古曰簋所曰盛飯也刑曰盛羹也上謂燒土糲梁之

食服虔曰糲粗米也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為糲音賴師古曰食飯也藜藿之羹師古曰藜草似蓬也藿豆葉也夏日葛衣冬日鹿

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曰此為萬民率故

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

難遵也要曰疆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師古曰給亦足也人

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壹斷於法則

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已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

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師古曰分扶問反

名家苛察繳繞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也師古曰繳公鳥反使人不得反其意剽決於名時失人

情師古曰刺讀與專同又音章免反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

晉灼曰引名責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也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師古曰無為者守靜一也無不為者

功利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師古曰言指趣幽遠其術曰虛無為本曰因循為用師古曰

曰任自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後故能為萬物

然也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師古曰與起也舍廢也故曰聖人不

巧時變是守師古曰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師古曰言因百

者謂之款服虔曰款空也李奇曰聲則名也款言不聽姦適不生賢不肖自

分白黑適形師古曰形見也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適合大道混混冥冥師古曰

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

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

其神形而曰我有已治天下何由哉師古曰凡此皆言道家之教為長也太史公既掌天

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師古曰龍門山其東則在

河從其耕牧河山之陽師古曰河之北山也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

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

之計因名曰會稽九疑穴九疑疑葬在焉師古曰會稽山名本茅山也禹於此會諸侯

有九峰解在司馬相如傳浮沅湘師古曰沅水出牂牁湘水出零陵二水皆入江北涉汶泗師古曰汶泗兩水

問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師古曰鄒縣名也嶧山名也近曲

院困蕃薛彭城師古曰蕃縣名也音皮過梁楚自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

巴蜀呂南略邛笮昆明師古曰笮才各反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

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如淳曰周南洛陽也張晏曰洛陽而謂周南者自陝呂東皆周南之地也不得與從事師古曰與

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及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

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

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

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爾必為太史為太史毋忘

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季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

世呂顯父母此季之大也師古曰此孔子說季經之辭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

文武之德宜周召之風師古曰召達大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召尊

后稷也師古曰爰曰也發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

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已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

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與海內壹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

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

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細史

記石室金鑽之書如淳曰細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師古曰五年而當太初元

年李奇曰遷為太史後五年適當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

堂諸神受記張晏曰曰元新改立明堂朝諸侯及郡守受正朔各有山川之祀故曰諸神

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

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師古曰攘古讓字言當已述成

而讓上大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為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

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師古曰是非呂為天下儀表

貶諸侯討大夫呂達王事而已矣師古曰時諸侯僭侈大夫擅權子曰我欲

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玉之道

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師古曰與善善惡惡賢賢

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

四時五行故長於變師古曰呂變化之道為長也長讀如本字禮綱紀人倫故

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

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呂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

是故禮呂節人樂呂發和書呂道事詩呂達意易呂道化春秋呂

道義師古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萬

八千字當言減

此禮記之表也... 師古曰... 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八千字當言減

而云成字誤也師古曰張說非也一萬之外即百萬言之故云數萬何迺忽言減乎學
者又為曲解六公羊經傳凡四萬四千餘字尤疏謬矣史遷豈謂公羊之傳為春秋乎其指數

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

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師古曰解並察其所已皆失其本已

師古曰已故易曰差以豪釐謬以千里師古曰今之易經及柔象繫辭並無此語所

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師古曰易坤有國者不

可已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已

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師古曰為人君

父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師古曰蒙為人臣子不

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已善為之而不知

其義師古曰其心雖善已不知被之空言不敢辭蘇林曰趙盾不知討賊夫不通

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師古

曰為臣下所十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

者天下之大過也已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

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

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

故作春秋垂空文已斷禮義師古曰斷決也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

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已何明太

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處戲至

純厚作易八卦師古曰處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

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

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師古曰

曰於歎辭也穆美也言天子有澤流罔極師古曰罔無海外殊俗重譯款塞師古曰

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師古曰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

意師古曰且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恥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

此書云十年史記作
七年徐廣注曰天
漢三年作七是

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
述墮先人所言師古曰墮毀也謂不脩之也音火規反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

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
陵之禍幽於囹圄師古曰囹圄也繼長繩也迺喟然而歎曰是余之孽師古曰

其志之思也師古曰隱憂也約屈也卒述陶唐呂來至于麟止服虔曰武帝得白麟而籍

此也張晏曰武帝獲麟遷曰為述事之端上記黃帝下至麟止猶春
秋止於獲麟也師古曰遷序事盡太初故言至麟而止張說是也
別有辭班氏曰其文多故略而不載但取最後一首故此單目盡於六十九至惟漢繼
五帝末流之後迺言第七十讀若不詳其意或於目中加云敘傳第七十此大妄矣

紀第一夏本紀第二殷本紀第三周本紀第四秦本紀第五始皇
本紀第六項羽本紀第七高祖本紀第八呂后本紀第九季文本
紀第十季景本紀第十一今上本紀第十二三代世表第一十二
諸侯年表第二六國年表第三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諸侯年表

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間功臣年表第七建元呂來侯者
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漢興呂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禮

書第一樂書第二律書第三歷書第四天官書第五封禪書第六

河渠書第七平準書第八吳太伯世家第一齊太公世家第二魯

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師古曰召讀曰邵管蔡世家第五陳杞世

家第六衛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晉世家第九楚世家

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鄭世家第十二趙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

四韓世家第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陳涉世家

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第二
十一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國世
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絳侯世
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師古曰景帝子凡十

三人爲王而母五人所生遷謂同母者爲一宗故云五宗也

三王世家第三十伯夷列傳第一管晏列傳

第二老子韓非列傳第三司馬穰苴列傳第四師古曰苴音了問反孫子吳起

列傳第五伍子胥列傳第六仲尼弟子列傳第七商君列傳第八

蘇秦列傳第九張儀列傳第十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穰侯列傳

第十二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平原虞卿

列傳第十五孟嘗君列傳第十六魏公子列傳第十七春申君列

傳第十八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樂毅列傳第二十廉頗藺相如

列傳第二十一田單列傳第二十二魯仲連列傳第二十三屈原

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

九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淮陰侯韓信列傳

第三十二韓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樊鄴滕

灌列傳第三十五張丞相倉列傳第三十六酈生陸賈列傳第三

十七傅靳鄒成侯列傳第三十八師古曰鄒成侯別練也鄒音普肯反又音陪劉敬叔孫通列

傳第三十九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爰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張

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田叔列傳第

四十四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魏其武

安列傳第四十七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平津主父列傳第五十一匈奴列傳第

五十二南越列傳第五十三閩越列傳第五十四朝鮮列傳第五

十五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淮南衡山

列傳第五十八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汲鄭列傳第六十儒林列傳

第六十一酷吏列傳第六十二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游俠列傳第

六十四佞幸列傳第六十五滑稽列傳第六十六日者列傳第六

此書云不叙其人
叙之微以見述而不
作之意仍推本前
世以修前文之緒

十七龜策列傳第六十八貨殖列傳第六十九惟漢繼五帝末流
接三代絕業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鎖

玉版圖籍散亂如淳曰玉版刻玉版畫為文字也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

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師古曰彬

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

職師古曰纂曰於戲師古曰於戲歎聲也於讀曰易戲讀曰呼古字或作烏

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師古曰欽敬也罔羅天下放失舊

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錄秦漢上

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竝時異世年差不明

作十表師古曰並時則年歷差殊異代則難自明辨故作表也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

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運行

無窮孟康曰象黃帝曰下二丁家也老子言車三十幅運行無窮曰象王者如此也輔弼股

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曰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令已

失時師古曰倣儻大節也倣吐歷反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

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曰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孟康曰藝音

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臧之名山副在京師

而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已來行相

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師古曰故人者言其舊交也予遷

書責曰古賢臣之義遷報之曰少卿足下如淳曰少卿任安字曩者辱賜書教

曰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師古曰懇懇至誠也若望僕不相

此書云注中所以兵書
序律書也太史公自
序甚明謂亡失與序
無相涉

師古曰倣儻大節也倣吐歷反

師古曰倣儻大節也倣吐歷反

師用師古曰望怨也而流俗人之言師古曰謂隨俗人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驚亦

嘗側聞長者遺風矣師古曰罷讀曰疲顧自己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師古曰

也尤也尤欲益反損是已抑鬱而無誰語師古曰無誰語者言無語諺曰誰為為之

孰令聽之師古曰言無知已者欲欲修名節立言行誰可為作之又令誰聽之上為音于偽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

復鼓琴師古曰伯牙鍾子期皆楚人也伯牙鼓琴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子期曰巖

身不復鼓琴師古曰時人無足復為鼓琴何則士為知已用女為說已容師古曰說讀曰悅若僕大質已

虧缺雖材懷隨何行若由夷應劭曰由夷許由伯夷也師古曰隨隨侯珠也和和氏璧終不可已為榮適

足已發笑而自點耳師古曰點汗也書辭宜答師古曰宜早答會東從上來服虔曰從武帝還也又

迫賤事孟康曰卑賤之事苦煩務也晉灼曰賤事家之私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

之間得竭指意文穎曰卒言倉卒師古曰卒卒促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如淳曰平居時

還不肯報其書今有罪在獄故報往日書欲使其怨已度已也師古曰不測謂深也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李奇曰薄

迫也迫當從行也如淳曰遷時從上在鹵簿中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恐卒然不可諱師古曰卒讀曰猝是僕終已不

此雖云迫季冬猶且
行佳也時為北軍
使吉生受慶去子
要斬

得舒憤懣已曉左右師古曰懣煩悶也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師古曰謂任安

恨不請略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師古曰謂中開久不報也僕聞之脩身者智之府

也師古曰府者所聚之處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師古曰取信也恥辱者勇之

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已託於世列於君子

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師古曰憐亦痛也音千秋反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

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師古曰詬詬也音垢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

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應劭曰雍渠魯人也靈公近之商鞅因景監見

趙良寒心應劭曰景監秦嬖人也服虔曰趙良賢者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蘇林曰趙談也與遷自古而

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況愴慨之士乎師古曰愴音口朗反

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僕賴先人緒業

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師古曰言侍從天子之甲與所已自惟師古曰惟思也上之不能納

忠效信師古曰效致也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

此雖云在能咸云負
能代良吏于官職厚
自宜杜有官擅以
用人之漸其為天下
善世慮尤深遠矣

此書之遺書即見藏
始下文之自云草創未
就定會其福則此是
是也

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戰野有斬將奪旗
之功師古曰奪拔也拔取敵人之旗也奪音蹇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臣為宗族交

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
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韋昭曰周官大史位下大夫也臣贊曰漢太史令千石故此下大夫師古曰鄉謂曰鄉嚮曩昔時也陪外廷

末議不曰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闕茸之
中師古曰闕茸猥賤也闕下也茸細毛也言非豪傑也闕吐合反茸人勇反迺欲叩首信眉論列是非師古曰叩讀曰叩信讀曰伸列陳也

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師古曰羞辱也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
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師古曰不羈言其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負者亦言無此事也主上幸臣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

服虔曰薄技薄材也師古曰周衛言宿衛周密也僕曰為戴盆何曰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已方有所造不暇脩人事也師古曰言營職務耳未論造書也如說失之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

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臣求親媚於主上而事迺有大謬不然

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師古曰趣所嚮也舍所廢也未嘗

銜孟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
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常思奮不顧身臣徇國家

之急師古曰徇從也營也其素所畜積也師古曰畜讀曰畜僕臣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
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

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臣贊曰媒謂違合會之孽謂為生其罪孽也師古曰媒如媒娉之媒孽如鞠孽之孽一曰齊人為媒也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

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李高曰挑音銚師古曰音徒了反叩億萬之師師古曰叩讀曰仰漢軍北向匈奴南下北方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師古曰率計戰士殺敵數多故云過當也虜救死扶傷

不給師古曰給猶供也旃裘之君長咸震怖迺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
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

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

此言以按李陵少
時中時中得入宮
故請之門下未文合
入宮門後後居

空券冒白刃北首爭死敵

孟康曰沫音類李奇曰券弩弓也師古曰沫古類字類酒面也言流血在面如盥頰冒犯也首謂也沫音呼內反字

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

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師古曰料量也

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曰為李陵素與士大夫

絕甘分少師古曰自絕旨甘而與衆人分之共同其少多也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

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師古曰欲於匈奴立功而歸曰其當破敗之罪事已無可

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曰暴於天下師古曰謂摧破匈奴之兵也僕懷欲陳之而未

有路適會召問即曰此指推言陵功師古曰指意也欲曰廣主上之意塞睚

眦之辭未能盡明師古曰睚眦舉目皆也猶言顧瞻之頃也睚音崖背曰才賜反明主不深曉曰為僕沮貳

師而為李陵游說師古曰沮毀壞也音才汝反遂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師古曰

曰拳拳忠謹之貌劉向傳作倦倦字音義同耳列陳也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師古曰卒終也家貧財賂不足曰自

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

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

既生降隤其家聲孟康曰家世為將有名聲陵降而隤之也師古曰隤墜也音頽而僕又茸曰蠶室蘇林曰茸大也若人相俾

次師古曰此說非也茸音人勇反推也蠶室初腐刑所居溫密之室也謂推致蠶室之中也重為天下觀笑師古曰觀視之而笑也悲夫悲夫

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

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

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師古曰螻蛄也蟻蚍蜉也音蠅音樓而世

又不與能死節者比師古曰與許也特曰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

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

毛用之所趨異也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嚮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

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

箠楚受辱師古曰箠杖也音止樂反其次鬻毛髮嬰金鐵受辱師古曰嬰繞也其次毀肌

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師古曰腐刑解在景紀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

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奔檻之中搖尾而

求食師古曰奔掘地曰陷獸也音才性反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執不入削木

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為鮮明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

榜箠師古曰榜音彭幽於圜牆之中師古曰圜牆獄也周禮謂之圜土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

地師古曰槍千羊反視徒隸則心惕息師古曰惕懼也息喘息也何者積威約之執也及已至

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師古曰強音其兩反且西伯伯也拘牖里

李斯相也具五刑師古曰說在刑法志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師古曰高祖偽遊雲夢而信至陳上謁助見囚執械

謂桎梏之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師古曰或繫於獄或至大罪也鄉音頃曰嚮絳侯誅諸呂權

傾五伯囚於請室師古曰伯讀曰霸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師古曰三木在頸及手足季布

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

罪至囚加不能引決自財師古曰財與裁同古通用字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

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執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

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迺欲引節斯不亦

遠乎古人所曰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師古曰重難也夫人情莫不貪

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師古曰言激於義理者則不顧念親戚妻子迺有

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

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師古曰勇取之人間

於分理未必能死名節怯懦之夫心知慕義則處處皆能勉勵也僕雖怯矣欲苟活師古曰怯音弱也音口人反亦頗識去就

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紲之辱哉師古曰湛讀曰沈累音力追反且夫臧獲婢妾猶能

引決應劭曰楊雄方言云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北郊民而聾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音灼曰臧獲敗敵所被虜獲為奴隸者師古曰應說是也況若僕

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

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

唯倣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

...

...

原放逐迺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贖脚兵法脩列文穎曰孫子與

龐涓學而為龐涓所斷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蘇林曰呂氏春秋篇名八覽六論韓非囚秦說難

孤憤師古曰說難孤憤解子之篇名詩三百篇大氏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師古曰氏歸也音丁禮反此

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師古曰令將來之人見已志也及如

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呂舒其憤思垂空文

呂自見師古曰見胡電反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

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師古曰稽計也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呂究天

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

是呂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

大都師古曰其人謂能行其書者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

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貧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呂口語遇

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

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呂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

則不知所如往師古曰如亦往也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為

閭閻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師古曰

曰湛讀曰沉呂通其狂惑今少卿迺教呂推賢進士無迺與僕之私指謬

乎師古曰指意也今雖欲自彫琢師古曰琢刻也音篆曼辭呂自解如淳曰曼美也師古曰曼音萬無益於俗

不信祇取辱耳師古曰祇適也要之死日然後是非迺定書不能盡意故略

陳固陋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

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為史通子應劭曰呂遷世為史宜通於古今也李奇曰史通國子爵也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師古曰纂與撰同

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已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師古曰非經典所說故言

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

論輯其本事呂為之傳師古曰輯與集同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

此陸云此贊印科皮之禱

此雖云可見作史雅
欲何罪教失實亦
無取手雜駁

帝曰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竝

爭服虔曰關東六國與秦七國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

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

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師古曰摭拾也音之亦反分散數家之事甚

多疏略或有抵牾如海曰牾讀曰迕相觸迕也師古曰牾觸也牾相支牾不安也牾音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

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閒斯旨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

人師古曰頗普我反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

雄述貨殖則崇執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

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劉

曰俚鄙也如淳曰言雖質詞不如閭里之鄙言也師古曰劉說足也俚音里

其文直其事核師古曰核堅實也不虛美不隱惡

故謂之實錄應劭曰言其錄事實烏呼曰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自全既

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師古曰言其任安書自陳已志不謬迹其所自傷悼小雅

身難矣哉師古曰尹吉甫作烝民之詩曰美宣王而論仲山甫之德曰既明且哲曰保其身其詩列於大雅故贊云然

巷伯之偷師古曰巷伯奄官也過謙而作詩列在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

身難矣哉師古曰尹吉甫作烝民之詩曰美宣王而論仲山甫之德曰既明且哲曰保其身其詩列於大雅故贊云然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師古曰諸帝子傳皆言王而此獨云子者以辰太子在其中也

漢書六十三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武皇帝六男衛皇后生戾太子趙婕妤生孝昭帝王夫人生齊

懷王閔

師古曰閔音宏

李姬生燕刺王旦廣陵厲王胥

師古曰不知官秩故云李姬諡法暴戾無親曰刺刺音來葛反

李夫人生昌邑哀王髡

師古曰髡音博

戾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為皇太子年

七歲矣初上年二十九廼得太子甚喜為立禱

師古曰禱求子之神也解在枚舉傳

使東

方朔枚臯作禱祝

師古曰祝禱之祝辭

少壯詔受公羊春秋

師古曰少壯者言漸長大也少讀如木字

又從

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為立博瑊玉苑

師古曰取其廣博觀望也

使通賓客從

其所好故多巨異端進者元鼎四年納史良娣

韋昭曰良娣太子之內官也太子神妃有良娣有孺子凡

三等師古曰娣音弟

產子男進號曰史皇孫

張晏曰皆以舅氏姓為氏以相別也師古曰進者皇孫名

武帝末衛后寵

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

師古曰充為直指使者劾太子家車行馳道上沒入車馬太子求充充不聽也

恐

上晏駕後為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為姦是時上春秋高

此終云田權并誅遂
教太子以反歸夫水
為身謀不取禍及宗
社往、如此

意多所惡目為左右皆為蠱道祝詛窮治其事丞相公孫賀父子

陽石諸邑公主師古曰兩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衛伉皆坐誅師古曰伉音誼

在公孫賀江充傳充典治巫蠱既知上意自言宮中有蠱氣入宮

至省中壞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

充師古曰說讀曰悅贛音貢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時上疾辟暑甘泉宮師古曰辟

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

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旨自明可矯旨節收捕

充等繫獄師古曰矯託也託詔命也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

皆不報蘇林曰家吏皇后吏也臣瓚曰太子稱家吏是太子吏也師古曰既言皇后及家吏此為皇后吏及太子吏耳瓚說是也上存亡未可知

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章昭曰始皇死趙高詐殺扶蘇而立胡亥也太子急然德

言征和二年七月壬午廼使客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

者有詔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御史章贛被創突亡自歸甘泉太子

使舍人無且師古曰且音子間反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鄭

曰長音長者如淳曰漢儀注女長御比侍中皇后見姪娥以下長御稱謝倚華字也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具白皇后發中殿車載射士

後車馬所在也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告令百官曰江充反廼斬充旨

徇炙胡巫上林中服虔曰作巫蠱之胡人也炙燒火師古曰胡巫受充意指妄作蠱狀太子特念且欲得其情實故以炙之令毒痛耳遂部

賓客為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旨故眾

不肯附太子兵敗亡不得師古曰太子出亡而吏追捕不得也上怒甚群下憂懼不知所

出師古曰計無所出壺關二老茂上書曰師古曰壺關上黨縣也荀悅漢紀云令狐茂班史不載其姓不知於何得也臣聞父

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廼茂成

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廼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天傷父子不和

則室家散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

得而食諸師古曰論語云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

此終云揚漢漢師國志注中引上堂一保作春茂莊又在荀悅之後

則國必危亡倉廩雖多吾不得食也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瞍師古曰中當也瞽瞍舜父也言不當其意也中

音竹孝已被謗伯奇放流師古曰孝已伯奇並已解於上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

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令皇太子為漢適嗣

師古曰適讀曰嫡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

之人閭閻之隸臣耳師古曰隸賤也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已迫楚皇

太子師古曰楚音千六反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師古曰

曰長與隔同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

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遁逃師古曰遁亡也子盜父兵臣救難自免耳臣竊

巨為無邪心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

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營營往來之貌也藩籬也愷悌易也言青蠅來往則四國亦以交止於藩籬變白作黑讒人構陷間親令疏樂易之君子不當信用若讒言無極亂宜深察也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師古曰充宜得罪也

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師古曰以太子為罪過而深責之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

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

號師古曰忘亡也吳王殺之被以惡名失其善稱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師古曰比干殷之賢臣以道諫紂紂怒殺之而剖其心也忠臣

竭誠不顧鈇鉞之誅師古曰鈇所以砍人如今卒刃也音膚呂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

師古曰匡正也正其失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師古曰小雅巷伯之詩也言譖讒之人誠可疾惡願投與猛獸食之界音必寐反唯

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師古曰父子之親也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

令太子久亡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臣不勝惓惓師古曰惓讀曰拳解在劉向傳出一旦之命待罪建

章闕下書奏天子感寤太子之亡也東至湖師古曰湖縣各今號州闕鄉湖城二縣皆其地也滅

匿泉鳩里師古曰泉鳩水今在闕鄉縣東南十五里見有泉太子冢家在淵東也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

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師古曰贍足也而發覺吏圍捕太子太

子自度不得脫師古曰度音大各反即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為卒

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鬪死皇孫二

人皆并遇害上既傷太子廼下詔曰蓋行疑賞所已申信也其封

李壽為邗侯

韋昭曰邗在河內師古曰張富昌為題侯志無也功臣表食邑鉅鹿師

古曰晉說是也

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

太子冤上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師古曰橫

音光師古曰即橫門渭橋也

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為北地太守後族上憐

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師古曰言已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魂歸來也其臺在今湖

城縣之西閿鄉之東基趾猶存

天下聞而悲之初太子有三男一女女者平輿侯嗣子

尚焉及太子敗皆同時遇害衛侯史良娣葬長安城南史皇孫皇

孫妃王夫人及皇女孫葬廣明蘇林曰苑名也皇孫二人隨太子者與太子

并葬湖師古曰今太子冢北有二冢相次則二皇孫也太子有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年

十八即尊位是為孝宣帝帝初即位帝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

號諡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

降其父母不得祭師古曰謂本生之父母也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帝後承祖宗

之祀制禮不踰閑師古曰閑猶限也謹行視孝昭帝所為故皇太子起位在

湖文穎曰位冢位也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史良娣冢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

如淳曰親謂父也諡法曰諡者行之迹也愚以為親諡宜曰悼皇母曰悼后

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諡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

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曰湖閿

鄉邪里聚為戾園師古曰閿古闕字從門中見建安中正作閿師古曰見舉目使人也戾音許密反戾字本從戾其後轉訛誤遂作門中受耳而郭璞通音汝授

反蓋失理遠耳長安白亭東為戾后園廣明成鄉為悼園皆改葬焉後八歲

有司復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曰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

立廟因園為寢曰時薦享焉益奉園民滿千六百家曰為奉明縣

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

齊懷王閼與燕王旦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曰國土風俗申戒焉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師古曰張湯廟立子

閔為齊王師古曰於廟授策也曰烏呼小子閔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太社

之直以白茅歸以立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師古曰言考於古道而立子為王封于東土世為

漢藩輔烏呼念哉其朕之詔師古曰其讀曰恭言敬聽我詔惟命不于常師古曰言皇天無

得之惡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師古曰言人若好德則能

則君子懈急無歸附之者圖謀也俛使也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師古曰能盡爾心信執中厥有

愆不臧廼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師古曰臧善也乃汝也嗚呼保國又民可不敬

與王其戒之師古曰保安也又治也與讀曰歟閔母王夫人有寵閔尤愛幸立八年薨

無子國除燕刺王旦賜策曰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

為漢藩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呂姦巧邊咤服虔曰薰鬻堯時匈奴號也孟康曰咤音萌師古曰

虐老謂貴少壯而食甘肥賤者老而與粗惡也獸心言貪暴而無仁義也咤庶人薰音勳鬻音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師古曰徂往也萬夫

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師張晏曰時所獲也降旗奔師如淳曰昆邪王偃其旗鼓而來降也薰鬻徙

域張晏曰匈奴徒東北州巨安孟康曰占殺字也巨音贊曰安也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棊

德服虔曰棊薄也師古曰棊古匪字也匪非也毋廼廢備師古曰禦邊之備不可廢非教士不得從徵張晏曰士不素

王其戒之旦壯大就國為人辯略博學經書雜說好星歷數術倡

優射獵之事招致游士及衛太子敗齊懷王又薨旦自呂次第當

立上書求入宿衛上怒下其使獄後坐臧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

安三縣武帝由是惡旦後遂立少子為太子帝崩太子立是為孝

昭帝賜諸侯王璽書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張晏曰文少則封小京師疑

有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師古曰之往也呂問禮儀為名

王孺見執金吾廣義師古曰郭廣義問帝崩所病師古曰何病而崩立者誰子年幾歲

廣意言待詔五作宮師古曰作讀與柞同宮中謹言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為

帝年八九歲葬時不出臨師古曰臨音力禁反歸以報王王曰上棄羣臣無語

言蓋主又不得見甚可怪也復遣中大夫至京師上書言竊見孝

武皇帝躬聖道孝宗廟慈愛骨肉和集兆民德配天地明並日月

威武洋溢師古曰洋溢言盛多也洋音羊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師古曰封斥開也

泰山禪梁父巡狩天下遠方珍物陳于太廟德甚休盛師古曰休美也請立

廟郡國奏報聞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王錢三十萬益封萬

三千戶且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劉長齊

孝王孫劉澤等結謀詐言曰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

常如淳曰諸侯不得治民與職事是以為詐言受詔得知職事發兵備也長於是為且命令羣臣曰寡人賴先帝

休德師古曰休美也獲奉北藩親受明詔職吏事領庫兵飭武備師古曰飭讀與救同飭整也

任重職大夙夜兢兢子大夫將何且規佐寡人且燕國雖小成周

之建國也師古曰自周以來即為燕國言以久遠上自召公下及昭襄師古曰召公謂召公奭也昭襄六國時燕之二王也召讀曰邵

于今千載豈可謂無賢哉寡人束帶聽朝三十餘年曾無聞焉其

者寡人之不及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意亦子大夫之思有所不至乎其咎安

在方今寡人欲擣邪防非章聞揚和師古曰揚正也章表也擣與矯同其字從手也撫慰百姓移

風易俗厥路何由子大夫其各悉心且對寡人將察焉羣臣皆免

冠謝郎中成軫謂且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師古曰失

職謂當為漢嗣而不被用也索求也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且曰前高后

時偽立子弘為皇帝諸侯交手事之八年師古曰交手謂拱手也呂太后崩大臣

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廼知非孝惠子也我親武帝長子反不得

立上書請立廟又不聽立者疑非劉氏即與劉澤謀為姦書言少

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其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

百姓澤謀歸發兵臨淄與燕王俱起且遂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

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車旄頭先歐師古曰歐與驅同郎

中侍從者著貂羽黃金附蟬晉灼曰以翠羽飾冠也師古曰貂羽以貂尾為冠之羽也附蟬謂金蟬以附冠前也凡此旄頭先驅皆天子之制皆號侍中且從相中尉且下勒車騎發民會圍大

侍中之飾王僭為之

獵文安縣巨講士馬須期日師古曰講習也須待也郎中韓義等數諫旦旦殺義

等凡十五人會併侯劉成知澤等謀師古曰併侯當川靖王子也併步丁反告之青州刺史

雋不疑不疑收捕澤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連引燕王有詔勿

治而劉澤等皆伏誅益封併侯久之且姊鄂邑蓋長公主張晏曰食邑鄂蓋侯

權有隙皆知且怨光即私與燕交通且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

多齎金寶走馬師古曰走馬馬之善走者賂遺蓋主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

皆與交通數記疏光過失與且令上書告之桀欲從中下其章師古曰

曰下音胡稼反且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

輕弱骨肉顯重異族廢道任刑無恩宗室其後尉佗入南夷陳涉

呼楚澤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近狎作亂內外俱發師古曰狎習也近習之人謂趙高也趙氏無炊火焉

高皇帝覽蹤迹觀得失章昭曰趙秦之別氏師古曰無炊火言絕祀也見秦建本非是故改其路

規土連城布王子孫師古曰規畫也是且支葉扶疏異姓不得閒也師古曰閒音工覓反

今陛下承明繼成師古曰承聖明之後繼已成之業委任公卿羣臣連與成朋非毀宗

室師古曰與謂黨與也膚受之愆日騁於廷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師古曰究不終竟於下

臣聞武帝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見留二十年不降還置

為典屬國師古曰直音但今大將軍長史敞無勞為搜粟都尉師古曰楊敞也又將軍

都郎羽林張晏曰都試郎羽林也師古曰都大也謂大會試之漢光祿挈令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之道上移蹕如淳曰移猶傳也太官

先置師古曰昭紀云詐令人為燕王且上書又云王曰朕知此書詐也將軍都郎屬耳燕王何以得知之而此傳乃云且自上疏此下又云帝覺有詐遂親信光參錯不同疑此傳為誤

臣且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之變是時昭帝年十四覺其有詐

遂親信霍光而疏上官桀等桀等因謀其殺光廢帝迎立燕王為

天子且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為王外連郡國豪桀且千數且

呂語相平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且劉澤素

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如劉

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且曰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

太子長安中民趣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正謹不可止師古曰人衆既多故謹謹也大將軍恐

出兵陳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臣蓋

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張晏曰大水人也字能叔今右將軍物故師古曰謂死也

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羣臣皆裝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師古曰謂死也

曰屬猶注也音之欲反飲井水水泉竭廁中豕羣出壞大官竈師古曰廁養豕園也國音胡困反烏鵲

鬪死鼠舞殿端門中師古曰端門正門也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天火燒城門大

風壞宮城樓折拔樹木流星下墮后妃呂下皆恐王驚病使人祠

葭水台水晉灼曰地理志葭水在廣平南和台水在鴈門師古曰葭音家台音怡王客呂廣等知星為王言當有

兵圍城期在九月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語具在五行志王愈

憂恐謂廣等曰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奈何會蓋主舍人

父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丞相賜璽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

縱之及左將軍桀等皆伏誅且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

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解在司馬遷傳置酒

萬載宮會賓客羣臣妃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

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蘇林曰廣音曠臣贊曰術道路也師古曰廣讀如本字此歌意言身死之後國當空也

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寘渠孟康曰寘音百羅髮歷懸挂岸也臣贊曰寘寒溝渠師古曰贊說是也寘音徒一反骨

籍籍兮亡居師古曰籍籍從橫貌也居處也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

子獨安居師古曰置酒之宮池沼所在其間有渠故即其所見以為歌辭也坐者皆泣有赦令到王讀之曰

嗟乎獨赦吏民不赦我因迎后姬諸夫人之明光殿王曰老虜曹

為事當族師古曰曹輩也欲自殺左右曰黨得削國師古曰黨音他朗反幸不死后姬夫

人共啼泣止王會天子使使者賜燕王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

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

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呂安宗廟非呂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

當此之時頭如蓬葆

邪樊鄴曹灌攜劔推鋒師古曰樊鄴商曹參灌嬰等從高帝墜菑除害耘鉏海內師古

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

敵吾一體師古曰言若四支之一也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

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舉齊耐見

高祖之廟乎師古曰古旦得書曰符璽屬醫工長師古曰屬委也醫工長王官之醫者也屬音之欲反

謝相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即已綬自絞后夫人隨旦自殺者二

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為庶人賜旦諡曰刺王旦立三十

八年而誅國除後六年宣帝即位封旦兩子慶為新昌侯賢為定

安侯又立故太子建是為廣陽頃王二十九年薨子穆王舜嗣二

十一年薨子思王璜嗣二十年薨子嘉嗣王莽時皆廢漢藩王為

家人嘉獨以獻符命封扶美侯賜姓王氏

廣陵厲王胥賜策曰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

世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

保疆李奇曰保持也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師古曰要服次荒服之內者也正政也要音一遙反嗚呼悉爾心祇

祇兢兢迺惠迺順師古曰祇祇敬也兢兢慎也毋桐好逸毋邇宵人應劭曰無好逸游之

惟法惟則師古曰言當依法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師古

力扛鼎師古曰扛舉也音江空手搏熊羆猛獸動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為漢嗣

昭帝初立益封胥萬三千戶元鳳中入朝復益萬戶賜錢二千萬

黃金二千斤安車駟馬寶劔及宣帝即位封胥四子聖曾寶昌皆

為列侯又立胥小子弘為高密王所已褒賞甚厚始昭帝時胥見

上年少無子有覬欲心師古曰覬音與而楚地巫鬼師古曰言其土俗尊尚巫鬼之事胥迎女巫

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師古曰女須者巫之各也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服師古

女須云武帝神
下故伏而聽之
言吾必令胥為天子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師古曰即楚地之巫山也

會昭帝崩胥曰女須良巫也殺牛塞禱師古曰以為因禱祝詛而崩也塞音先代反及昌邑王

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信女須等師古曰帝古浸字也帝漸也蓋也數賜予錢

物宣帝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又胥

女為楚王延壽后弟婦數相餽遺通私書師古曰餽亦饋字後延壽坐謀反

誅辭連及胥有詔勿治賜胥黃金前後五千斤它器物甚衆胥又

聞漢立太子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矣迺止不詛後胥子南利

侯寶坐殺人奪爵還歸廣陵與胥姬左修姦事發覺繫獄棄市相

勝之奏奪王射陂草田曰賦貧民張晏曰射水之陂在射陽縣奏可胥復使巫祝詛

如前胥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正赤葉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

有鼠晝立舞王后廷中胥謂姬南等曰棗水魚鼠之怪甚可惡也

居數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

呂絕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即訊師古曰就問也胥謝曰罪死

有餘誠皆有之師古曰誠實也事久遠請歸思念具對胥既見使者還置酒

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飲師古曰董訾胡生皆女名使所幸八子

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鼓瑟歌舞師古曰八子姬妾之秩號也家人子無官秩者也王自歌曰

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師古曰人所以欲久生者貴其安豫無有終極而我在生長不歡樂焉用窮盡年壽也奉天

期兮不得須臾張晏曰奉天子期當死不得復延年千里馬兮駐待路張晏曰一卿亭驛待以答詔命黃泉下

兮幽深人生要死何為苦心師古曰言人生必當有死無假勞心懷悲感何用為樂心所喜出

入無惊為樂亟韋昭曰惊亦樂也音裁宗反亟數亦疾也謂不久也言人生以何為樂但

反也逝合韻高里召兮郭門闕師古曰高里死人里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師古曰言死當自去不

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即

以綬自絞死及八子郭昭君等二人皆自殺天子加恩赦王諸子

此詩云太子止有妃良弟
太子等自止有家
太子等國乃有八子未

皆為庶人賜諡曰厲王立六十四年而誅國除後七年元帝復立
胥太子霸是為孝王十三年薨子其王意嗣師古曰其二年薨子哀
王護嗣十六年薨無子絕後六年成帝復立孝王子子守是為靖王
立二十年薨子宏嗣王莽時絕初高密哀王弘本始元年呂廣陵
王胥少子立九年薨子頃王章嗣三十三年薨子懷王寬嗣十一
年薨子慎嗣王莽時絕

昌邑哀王髆天漢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賀嗣立十三年昭帝崩無

嗣大將軍霍光徵王賀典喪師古曰今璽書曰制詔昌邑王師古曰太

使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師古曰宗正德光祿大夫吉師古曰中郎將

利漢師古曰徵王乘七乘傳詣長安邸夜漏未盡一刻呂火發書其

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郎

中令龔遂諫王令還郎謁者五十餘人賀到濟陽求長鳴雞師古曰

者道買積竹杖文類曰合過弘農使大奴善呂衣車載女子師古曰凡言

也至湖師古曰使者呂讓相安樂張晏曰使者長安使安樂告遂遂入

問賀賀曰無有遂曰即無有何愛一善曰毀行義請收屬吏師古曰

吏也屬音之欲呂前洒大王師古曰前灑也洒灑也前即粹善屬衛士長行法

反其下亦同賀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僕壽

成御郎中令遂參乘豆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

此長安東郭門也賀曰我嗌痛不能哭師古曰嗌喉至城門遂復言賀

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

道北文類曰弔哭帳也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

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師古曰鄉王曰諾到哭如儀王受皇帝璽

綬襲尊號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大將軍光與羣臣議白孝昭皇

后廢賀歸故國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

四人各賜湯沐邑千戶語在霍光傳國除為山陽郡初賀在國時
數有怪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頸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後見
熊左右皆莫見又大鳥飛集宮中王知惡之輒呂問郎中令遂遂
為言其故語在五行志王叩天歎曰不祥何為數來師古曰叩遂叩
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師古曰說夫國之存亡
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師古曰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決
王道備師古曰決徹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師古曰言王所行皆不合法度
竹仲反大王位為諸侯王行汗于庶人師古曰汗濁穢呂存難呂亡易宜深察
之後又血汗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曰宮空不久祇祥數至血
者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賀終不改節居無何徵既即位後王夢
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呂屋版瓦覆師古曰版發視之青蠅
矢也呂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蘇林曰猶言陛下所讀之詩也營營青蠅至于藩

愷悌君子毋信讒言

師古曰已

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

師古曰惡則文也王句

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呂為左右如不忍昌

邑故人

師古曰如若也不忍謂不能疏遠也

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為福皆放逐之

師古曰

臣當先逐矣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天將復光更尊立武帝

曾孫是為孝宣帝即位心內忌賀元康二年遣使者賜山陽太守

張敞璽書曰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

書師古曰密令警

敞於是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效師古曰

曰臣敞地

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閉

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人為領錢物市買朝內食物師古曰每

它不得

出入

師古曰食物之外

督盜一人別主徼循察往來者以王家錢取卒迺

宮清中備盜賊

李奇曰迺遮也

臣敞數遣丞吏行

察師古曰行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為人

師古曰行

音下更反

子充國師古曰上謂由充國死復上弟奉親奉親復死是天絕之也陸

下聖仁於賀甚厚雖舜於象無已加也宜已禮絕賀已奉天意願

下有司議議皆已為不宜為立嗣國除元帝即位復封賀子代宗

為海昏侯傳子至孫今見為侯

贊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

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

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

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師古曰僵僵也音居羊反太子

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秦始皇即

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

盧相屬於道師古曰盧額骨也屬連也音之欲反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

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師古曰蕭牆謂屏牆也解在五

行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師古曰左傳隱四年衛有州吁之亂公問於眾仲曰州吁其戢乎對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言兵不可妄動久而不戢則自焚燒戢斂也信矣是已倉頡作書止戈為武師古曰武字從止從戈所謂會意聖人以

武禁暴整亂止息干戈非已為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

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師古曰

曰易上繫辭故車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

已其銷惡運邊亂原師古曰邊止也音一易反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師古曰激去至極之災引致福善之氣也道讀

曰傳得天人之祐助云師古曰傳引也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士賈傳第二十四上師古曰分嚴安以後為下卷漢書六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張晏曰夫子嚴忌也或言族家子也師古曰亦云夫子之族子也郡

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為中大夫後得朱

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臯膠倉終

軍嚴葱奇等並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

制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師古曰婁字公孫弘起徒步數年

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

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曰義理之文師古曰中謂天子之賓客若嚴助之輩也外謂公卿大夫也大臣

數詘師古曰謂計議不如助等每詘服也音丘勿反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臯嚴助吾丘壽王司

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上頗排優畜之師古曰論能持正如樹木之無根概也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

記曉云吳人舉賢良

此曉云利口遂開點
武之端其不以修也
固宜

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召問太尉田蚡蚡曰為
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
屬師古曰言不臣屬於中華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
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師古曰舉總也言總天原師皆集也今小國以窮困
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師古曰愬起也安焉也又何日子萬國乎師古曰子謂畜為臣子也
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迺遣助已
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師古曰以法距之無符驗也助迺斬一司馬諭
意指師古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
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
其義師古曰多猶重也大為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
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
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孟康曰攝安也

此曉云安之上書特
以修名高而不止於誠
故其詞過於繁侈

音奴人安其生自目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日誅越臣安竊
為陛下重之師古曰重難也越方外之地劓髮文身之民也晉灼曰淮南云越人劓髮張楫以為古翦字也
正朔師古曰與讀曰豫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師古曰劓與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
足以煩中國也師古曰地不可居而民不可牧養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師古曰封內謂封圻千里之內也甸服主治王田以供祭祀也
封外侯服師古曰封外千里之外也侯衛賓服見於王也侯衛二服同為賓也蠻夷
要服師古曰又在侯衛之外而居九州之地也戎狄荒服師古曰此在九州之外者也荒遠也要言以文德要來之耳音一遙反
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
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
之間篁竹之中服虔曰竹叢也音皇師古曰竹田曰篁習於水關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
險師古曰昧暗也言多草木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
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

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師古曰間中間也或八九百里或千里也阻險林叢弗能盡著師古曰

載於圖也者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

老不見兵革師古曰戴白言白髮在首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

名為藩臣貢耐之奉不輸大內應劭曰越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

治粟屬官有都內令丞也一卒之用不給上事師古曰給供也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

反巨中國而勞蠻夷也師古曰疲勞中國之人於蠻夷之地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

其不可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師古曰積久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

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鬻子巨接

衣食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為鬻子不能贖遂為奴婢師古曰鬻謂賣也賴陛下德

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師古曰生謂生業復

音拱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師古曰資謂資糧也輿轎而諭領服虔曰轎音橋

也臣贊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絕水曰轎音旗廟反領山領也不通船車運轉皆擔輿也師古曰服音贊說是也項氏謬矣此直言以轎過領耳何云陵絕水乎又旗

之首無所依控舟而入水師古曰控也音宅行數百千里夾巨深林叢竹水道上

下擊石師古曰謂船觸石難以行也林中多蝮蛇猛獸師古曰蝮惡蛇也音敷夏月暑時歐

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師古曰泄吐也音弋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眾

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文穎曰先臣淮南王長也間忌人

姓名師古曰淮南王傳作簡以其軍降處之上塗蘇林曰塗音朕命之後復反會

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權師古曰言常居舟中水上而又有擊權行舟之役故多死也權音直孝反未戰而疾

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號師古曰號古啼字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

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曰為記曾未入其地

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

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師古曰薄迫也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

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

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師古曰方內中國四方之內也而使陛下甲卒

死二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師古曰晏晚也言有兵難故邊城早

閉而晚鼯不及夕師古曰鼯古朝字也言憂危不自保也臣安竊為陛下重之師古曰重難也不習南方

地形者多以越為人眾兵彊能難邊城服虔曰為邊城作難也淮南全國之時多

為邊吏師古曰全國謂未分為三之時也淮南人於邊為吏與越接壤故知其地形也臣竊聞之與中國異師古曰言其風土不同限

巨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巨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

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師古曰言水流湍急石為之漂轉觸破舟也漂音匹送反不可巨大船

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于界中韋昭曰越邑今鄞陽縣也積食糧廼入

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

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緣力薄林孟康曰緣音滅薄力也師古曰緣弱也言其柔弱如緣讀如本字孟說非也不能

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巨保地險而中國之人

不能其水土也師古曰能堪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廼

足師古曰不下言不滅也漢軍多之五倍然後可入其地也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師古曰輓引也音晚饗亦餉字南方暑

溼近夏癘熱師古曰癘黃病音丁幹反晷露水居蝮蛇蠱生師古曰蠱毒也音登疾癘多作兵未

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巨償所亡師古曰舉謂總取也

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師古曰甲者閩子弟之名甲巨誅死其民未有

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歸存師古曰存謂省問之施德垂賞以

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巨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

存其亡國建其王侯巨為畜越李奇曰如人畜養六畜也師古曰直謂畜養之耳非六畜也此必委質為

藩臣世共貢職師古曰共讀曰供陛下巨方寸之印夾二之組填撫方外師古曰組者印之綬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師古曰頓墜也一日頓讀曰鈍而威德並行今巨兵入其地

此必震恐巨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師古曰如雉兔之逃

鼠而入山林險阻之中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勅

食糧之絕師古曰罷讀曰疲勅亦倦字男子不得耕稼種樹婦人不得紡績織維師古曰樹植也機縷曰維維音人禁反

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師古曰餉亦饋字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

此略云虛猶入寇之先於豫章伐梓治船之計凡此書所載皆字字實錄今古可以施行者也

兵事亡逃者必眾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

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張晏曰郡都尉又使監祿鑿渠通道張晏曰監郡御史也名祿越

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

越廼出擊之秦兵大破廼發適戍以備之師古曰適讀曰適富此之時外內

騷動百姓靡敝師古曰靡散也音靡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

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

者也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師旅行必殺傷士眾侵暴田畝故致荒殘而生荆棘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

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

克之師古曰既濟九二爻辭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

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

戰言莫敢校也師古曰校計也不敢與計疆弱曲直如使越人蒙死徼幸曰逆執事之顏

行文穎曰顏行猶鴈行在前行故曰顏也師古曰蒙犯也行音胡郎反斯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張晏曰斯微輿眾也師古曰斯

析新者輿土駕車者此皆言賤役之人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曰四海為

境九州為家八蔬為圃江海為池師古曰八蔬謂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汗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

隅鄭有圖田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眾足曰奉千官之共師古曰千官猶

耳共讀曰供租稅之收足已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師

曰負背也白與黑畫為斧文謂之黼也依讀曰展辰形如屏風而曲之畫以斧文張於戶牖之間馮玉儿師古曰馮讀曰甯南面而聽斷號令

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師古曰嚮讀曰響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師古曰露謂使之霑潤澤

也或露或覆言養育也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

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師古曰維謂聯繫之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

之間如淳曰得其地物不足為一日間暇之虞也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

師古曰大雅常武之詩也猶道也允信也塞滿也既盡也言王道信充滿於天下則徐方淮夷八盡來服也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

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師古曰言農夫勤力於耕稼所得五穀以養君子也愚者言而智者擇焉

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曰身為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

此贖之助通會天
幸淮南之言乃常
道也後有妄思立
功者不可不取誅書
深味之

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師古曰畢盡也臣安竊恐將吏之臣十萬

之師為一使之任也師古曰言漢發一使鎮撫人賓服不煩兵往是時漢兵遂出踰領適會

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廼

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師古曰風讀曰諷以天子之意指諷告也南越王頓首曰天子廼幸

興兵誅閩越死無言報即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諭淮南曰皇

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玉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風興

夜昧明不能燭師古曰燭照也重言不德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是言比年凶菑害眾師古曰菑音古災

夫言眇眇之身託于王侯之上內有飢寒之民南夷相攘師古曰攘謂相

侵奪也音人羊反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師古曰惟思也慮計也明太平

巨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藐然甚慙

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意曰今者大王巨發屯臨越事上書陞

嘉王之意靡有所終師古曰靡無也終極也使中大夫

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遠事薄遽不與王同其計如淳曰薄迫也言事迫不暇得

先與王共議之或曰薄語助也師古曰薄迫是也遽速也音其据反朝有闕政遺王之憂師古曰言朝政有闕乃使王有憂也遺猶與也陛下

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師古曰重難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

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為天下宗操殺生之柄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干高反巨制海

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印治師古曰印讀曰仰謂仰而望之今閩越王狼戾不仁師古曰狼戾性貪

并兼鄰國以為暴彊陰計奇策入燔尋陽樓船師古曰漢有樓船時在尋陽也欲招會

稽之地以踐句踐之迹師古曰先是越王句踐稱霸中今越王欲慕之句音工侯反今者邊又言閩王

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為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

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巨虎狼之心貪據百越

之利或於逆順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

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師古曰王者之兵但行誅耳無有戰鬪故云不伐也故遣兩將屯於境上

震威武揚聲鄉師古曰鄉屯師古曰言天誘其衷閩王隕命輒

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師古曰今及農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

革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師古曰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師古曰服故

遣太子嬰齊入侍病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師古曰報盛德閩王呂八

月舉兵於冶南蘇林曰山名也今士卒罷倦師古曰罷三王之衆相與攻之

因其弱弟餘善呂成其謀至今國空虛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

敢自立呂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

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

之所出也事效見前師古曰見顯故使臣助來諭王意於是王謝曰雖

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

使使者臨詔臣安呂所不聞臣不勝厚幸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說師古曰說助侍燕從容師古曰從容上問助

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為友壻富人所辱師古曰友壻上問所欲對願

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師古曰賜書曰制詔

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師古曰

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師古曰越種北枕大江師古曰

間者闕焉久不聞問具呂春秋對毋呂蘇秦從橫助恐上

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師古曰周惠王之子襄王

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如淳曰舊法當使承奉歲計令躬詔

許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為文師古曰謂及作賦頌數十篇後淮南

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

欲勿誅師古曰以廷尉張湯爭呂為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

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

此略云此此孝尤為
武年記任堂和淮南
相法定日福胎已在此乎

此略云湯誅助宏誅
辭皆合此云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日給

食師古曰艾讀曰刈給供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

道中師古曰嘔讀曰誦音一侯反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

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師古曰女皆讀曰汝妻恚

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

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

飯飲之師古曰飯謂飲之音扶晚反飲音於禁反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

上計吏卒更乞句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乞音氣句音工大反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

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

中是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曰為罷敞中國師古曰罷讀曰疲上使買臣難

訕弘語在弘傳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

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師古曰泉山即今泉州之山也臨海去海十餘里保一者保守之以自固也說者乃云保是地名失之矣

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

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

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

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

到軍與俱進師古曰須待也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師古

曰飯音扶晚反拜為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

吏方相與羣飲師古曰直讀曰值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其食食且

飽少見其綬師古曰見顯示也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

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師古曰誕大言也呼音火故反次下亦同守邸曰

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

駭白守丞服虔曰守邸丞也張晏曰漢舊郡國丞長吏與計吏俱送計也師古曰張說是也謂之守丞者繫太守而守音式授反相推排陳列

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殿吏乘駟馬車來迎張晏曰故事大夫乘官車駕駟

如今州牧買臣遂乘傳去師古曰傳音張戀反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

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

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師古曰食音讀曰飲居一月妻自經死

買臣乞其夫錢令葬師古曰乞音氣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

復焉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

東越師古曰說音扶目反有功徵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免官復

為丞相長史張湯為御史大夫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貴用事湯

尚為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召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

怨湯及買臣為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

見湯坐牀上弗為禮師古曰言不動容以禮之也為音于偽反買臣深怨常欲死之師古曰致死以害之後

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買臣子山拊如淳曰拊音夫官至郡守右

扶風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年少呂善格五召待詔蘇林曰博之類不用籀各行伍相各故言各劉德曰格五棊行籀法曰塞白乘五至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

受春秋高材通明遷侍中中郎坐法免上書謝罪願養馬黃門上

不許師古曰請於黃門供養馬之事後願守塞扞寇難復不許久之上疏願擊匈奴詔

問狀壽王對良善復召為郎稍遷會東郡盜賊起拜為東郡都尉

上召壽王為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孰多盜賊

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師古曰言其無方而呂為天

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師古曰郡守都尉皆二千石以

壽王為都尉不置太守兼總一任故云四千石也職事並廢盜賊從橫師古曰從音子庸反甚不稱在前時何也

壽王謝罪因言其狀後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奏言

民不得挾弓弩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張晏曰曠音郭師古曰引滿曰曠盜賊不輒伏

辜免脫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已蕃也師古曰蕃亦多也音扶元反禁民不得

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已衆吏捕寡賊其執必

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已爲禁民毋得挾

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已相害已禁暴

討邪也師古曰五兵謂矛戟弓劍戈安居則已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已設守衛而

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攻疆侵弱衆暴寡海內

抗敝師古曰抗訛盡也音五官反是以巧詐並生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

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

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師古曰以法念習去仁恩而任刑戮師古曰去除也

墮名城殺豪桀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已耒鋤筆挺相撻

擊師古曰耒摩田之器也筆馬繩也挺大杖也耒音憂筆音之累反挺音大鼎反犯法滋衆盜賊不勝師古曰滋益也不勝言不可勝也至

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已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

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

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師古曰白屋以白茅覆屋也宇內日化方外鄉風

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師古曰白屋以白茅覆屋也宇內日化方外鄉風

然師古曰鄉讀曰嚮然而盜賊猶有者燕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

男子生桑弧蓬矢已舉之明示有事也師古曰有四方扞禦之事孔子曰吾何執執

射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

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師古曰小雅賓之初筵之詩也侯所以居的以皮爲之天子射豹侯諸侯射熊侯卿

大夫射麋侯士射鹿豕侯抗舉也射夫衆射者也同同耦也言既舉大侯又張弓矢分耦而射則獻其發矢中的之功也言貴中也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愚聞聖

王合射已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已

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

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已自備而抵法禁師古曰抵觸也是擅賊威而

奪民救也師古曰擅專也竊已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

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及汾陰得寶鼎

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臧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
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為
然壽王獨曰為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
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師古曰公劉后稷曾孫也大成
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師古曰昭明也漏言無所不通上
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
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
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
此天之所以與漢迺漢寶非周寶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
壽王黃金十斤後坐事誅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從橫術服虔曰蘇秦法百家書說也師古曰晚
迺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齊諸子間師古曰諸子諸儒生相與排償不

此雖云術將軍不推
薦士乃獨言主父偃
於上何也

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師古曰貸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

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迺西入關見衛將軍師古曰衛將軍

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迺上書闕下朝奏

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

不惡切諫曰博觀忠臣不避重誅曰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

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曰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

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師古曰司馬穰苴善用兵著書

古主兵之官有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應劭曰大愷周禮春蒐秋獮諸侯春振

旅秋治兵所曰不忘戰也師古曰春為陽中其行木也秋為陰中其行金也金木兵

殺氣也振整旅衆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

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師古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

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

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
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日行重
不及事得其地不足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李奇曰不可和調也勝必
棄之非民父母靡敵中國甘心匈奴師古曰靡敵也音靡其下類此非完計也秦皇帝
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
五穀師古曰地多沮澤而鹹鹵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
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
其執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師古曰運載芻稟令其疾至故曰飛芻也輓謂引車船也音晚起於黃腫
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師古曰黃腫二縣名也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腫音直瑞反又音誰率
三十鍾而致一石師古曰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
餉師古曰餉亦饋字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
道死者相望師古曰道死謂死於路也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

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
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師古曰搏擊也搏人之陰景言不可得也今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
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
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
常積眾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師古曰覆音芳目反適足日結怨
深讐不足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敵所日為業天性固然
師古曰來侵邊竟而歐略人畜也歐與驅同其字從文音普木反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師古曰程課也督視責也禽獸畜
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
所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師古曰言思慮變易
矢其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亦晏曰與外國交市已利若章邯之比也故尉佗
章邯得成其私師古曰佗音徒何反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
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師古曰此周書者本尚書之餘願陛下孰計之而加

此略云此策用之時
以稍殺是夫之勢久則
法保分制去弱不收封
是之效矣宜隨時補
救區此惟有功於民
者此乃推恩子弟地不
足者稍益以世絕而地
入土朝之故封乃善耳

此略云前漢代匈奴此何以
漢置朔方前書云地固澤
而不生五穀轉輸羊三千
餘石以此以地肥
悅古者轉輸成邊豈非
道由術武術將軍故取
地故德愛前說以建
此計手雖甚秦漢既解
關中不取河而置朔方則
直近寇我假之計不以
乎故也

察焉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
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師古曰言皆者各在何處廼拜偃樂安皆為郎中偃數上疏

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
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

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師古曰從音子容反呂逆京師今呂法割削則逆

節萌起師古曰萌謂事之始生如草木之萌芽也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

代立師古曰適讀曰嫡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

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已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曰德施實分
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

桀兼并之家亂眾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
誅而害除上又從之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

大臣皆畏其口路遺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偃曰臣結髮

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師古曰遂猶達也親不呂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

我我隄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亨耳張晏曰五鼎食牛羊豕魚麋也諸侯五卿大夫

三師古曰五鼎亨之謂被饑亨之誅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師古曰暮三年齒老也倒行逆施謂不遵常理此語本出五子胥偃述而稱之偃

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已逐匈奴內省轉輸成漕廣
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

嘗發三十萬眾築北河終不可就師古曰就成也已而棄之朱買臣難誦弘
遂置朔方本偃計也元朔中偃言齊王內有淫失之行師古曰失讀曰佚音尹一反

上拜偃為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師古曰數責也數音責也數音

所具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師古曰衣音於既反食讀曰飲內門謂內之於門中也今

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廼使人

呂王與姊姦事動王王呂為終不得脫恐效燕王論死廼自殺偃

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

此語云欲勿誅者上以信
兼平心銷諸侯以不
受命也信不承齊事而
此語在人所共對其

言其陰事為居中不敢發及其為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偃受
諸侯金曰故諸侯子多曰得封者及齊王曰自殺聞上大怒曰為
偃劫其王令自殺迺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劫齊王令
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偃本
首惡非誅偃無曰謝天下迺遂族偃偃方貴幸時客曰千數及族
死無一人視獨孔車收葬焉上聞之曰車為長者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
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
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
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師古曰棘戟也矜者執之把也時秦銷兵器偏袒
大呼天下從風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
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

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
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曰
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師古曰攘謂侵取漢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
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
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意外之助師古曰竟讀曰境其下同此之謂瓦
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
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師古曰首難謂首唱而作難也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
或存乎師古曰韓魏趙三國本共分晉故稱三晉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
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師古曰還讀曰旋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
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聞者關東五
穀數不登年歲未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

崩之執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師古曰自若者言如其常無所廢損也從讀曰縱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師古曰宿久也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服虔曰夏禹也子湯也湯子姓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曰天下為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師古曰侔等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與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師古曰依讀曰展已解於上此陛下之所服也師古曰服事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師古曰言其敝未之法猶足自安也呂安師古曰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師古曰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終漢書六十四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

師古曰此卷首尚載嚴朱吾丘主父徐者存其本書題目以示

不變易也

漢書六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嚴安者臨苗人也師古曰呂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衍曰師古曰鄒衍之書也政教文

質者所師古曰呂云救也師古曰以救敝當時則用過則舍之師古曰非其時則廢置也有易則易也

師古曰可變易者則易也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

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蘇林曰族音秦師古曰節止也奏進也雜五色

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孟康曰觀猶顯也師古曰顯示之使其慕欲也彼民之

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師古曰呂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師古曰贍足也民離本

而微末矣師古曰微要求也音工堯反末不可徒得師古曰徒空也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劔者

夸殺人師古曰呂矯奪師古曰夸大也競也矯偏也而世不知媿故姦軌師古曰夫佳麗珍怪

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如淳曰采飾也師古曰采者文過其實也教失而偽

此釋云承文景之積
美使不喜生事實
仍對以別既富加教
不使俗可致也書
去惟未密而頗見
大體

偽采淫泰非所已範民之道也師古曰範謂為之立法也是已天下人民逐利無已

犯法者眾臣願為民制度已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已和其心心

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

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師古曰蕃多也遂成

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

更起師古曰伯讀曰霸音伯音工衡反以下並同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

已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

陵弱眾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

疆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師古曰車轂相擊言其眾多也從音子容反介胄生

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

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已為鍾虜師古曰虜懸鍾者也解在貢山司馬相如傳示不復

用元元黎民既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已為更生師古曰言天下既免戰國之苦

若逢明聖之主則可以更生而秦皇反為虐政以殘害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師古曰鄉讀曰嚮省繇役貴仁義

賤權利上篤厚下伎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

行是風循其故俗為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調

諛者眾師古曰諛古諂字日聞其美章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已北

攻疆胡辟地進境師古曰辟讀曰闢戍於北河飛芻輓粟已隨其後又使尉屠

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

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迺使尉佗將卒已戍越當

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師古曰挂懸也宿兵於無用之地師古曰宿留也進而

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

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師古曰舉謂起兵也武臣張耳

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

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師古曰長官謂

一官之長也無尺寸之執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

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張晏曰長進蓋也師古曰言其稍稍攻伐進益土境以至疆大也長音竹兩反伯讀曰霸時教使然

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

失之疆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夔略葳州建城邑張晏曰葳州在漢南夷

曰葳貉也師古曰葳與穢同深入匈奴燔其龍城師古曰燔燒也龍城匈奴祭天處燔音扶元反議者美之此人臣

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

靡敝國家師古曰累音力二反非所已子民也師古曰子謂養之如子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

結怨於匈奴非所已安邊也禍拏而不解兵休而復起師古曰拏相連引也音女居反

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已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

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師古曰幾日鉅依反次下列城數十形東壤

孟康曰言其土地形勢執足以束制其民帶脅諸侯師古曰帶者言諸侯之於郡守譬若佩帶謂輕小也脅非謂其威力足以脅之也一曰帶在脅旁附著之義也非

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已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

所已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

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

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師古曰言不可盡諱者言必滅亡也後已安為騎馬令師古曰主天子之騎馬也騎音其寄反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已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師古曰博士弟子屬太常受遣者由郡遣詣京師太守聞其有

異材召見軍甚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

帝異其文拜軍為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

五蹄師古曰每一足有五蹄也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

博謀羣臣師古曰訪其徵應也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

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羣師古曰葭蘆也成長則曰葭葭音加正朔

此曉云安意蓋指連年征伐五六在邊恐一領有未大於年之志云

此言天子故曰宗室

此曉云之稱於用而也

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

薦居蘇林曰薦草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薦讀曰荐荐屢也言隨畜牧屢易故居不安住也左傳戎狄荐居者也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

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師古曰犇古奔字票騎抗旌昆邪右社師古曰抗舉也右社從中國化

也昆音下門反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師古曰洽溥也暢達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

嫉賢縣賞待功師古曰嫉古俟字次下亦同能者進且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師古曰罷讀曰疲謂

不堪職任者也勞力歸農畝也刑於宇內矣師古曰刑法也言成法於宇內也一日刑見也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

不專師古曰言自謙也建二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服虔曰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鄭氏曰於三宮班政致有文質者也

封禪之君無聞焉張晏曰前世封禪之君不聞若斯之美也夫人命初定萬事草創師古曰謂始受命之君也

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師古曰潤色謂光飾之

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師古曰休美也徵證也陛下盛日月之光

垂聖思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師古曰燔祭天也瘞祭地也祭天則燒之祭地則葬之郊宮謂

泰時及后上也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師古曰塞答也明者明靈亦謂神也而異獸來獲宜

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師古曰謂伐紂時解在董仲舒傳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師古曰以饋謂充祭也此天之所以

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今日改定告元張晏曰改元年以告神祇也師古曰昭明也令

善苴以白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且應緝熙服虔曰苴作席也張晏曰江淮職貢三春茅為藉也孟康

也曰嘉號封禪也泰山在齊分野故曰營丘也或曰登封泰山以明姓號也師古曰苴音祖又音子豫反非苞苴之苴也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謂史官也紀記也

蓋六鵙退飛逆也張晏曰六鵙退飛象諸侯畔逆宋襄公伯道退也白魚登舟順也張晏曰周木德也舟木也殷木德魚水物

魚躍登舟象諸侯順周以紂界武王也臣贊曰時論者未以周為木殷為水也謂武王伐殷而魚入王舟象征而必獲故曰順也師古曰贊說是也

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師古曰亂變也各且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師古曰并合也獸皆兩角

今此獨一眾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

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師古曰要衣裳謂著中國之衣裳也編讀曰解要音一遙反斯拱而竦之耳師古曰拱

手而待之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為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

言其即至王有率衆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為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元鼎中博士徐偃使

言其即至

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偃矯制師古曰矯託也託言受詔也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如淳曰鑄銅鐵扇煖

大謂之鼓還奏事徒為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師古曰

曰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已安社稷存萬民顯之可也類此湯以致其法不能誦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

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執呼吸成變故有師古曰先

不受辭造命顓臾之宜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有畜積

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藏師古曰先正二國

廢國家不足曰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又詰偃膠

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

四郡口數田地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率其用器食鹽不足曰并給二郡邪將執

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

民器也師古曰贍足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師古曰備者猶今言調度至秋廼能舉火此

言與實反者非師古曰重問之偃已前三奏無詔師古曰不報聽也不惟所為不許師古曰惟

也而直矯作威福已從民望干名采譽師古曰干求也采取也此明聖所必加誅

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師古曰孟子稱也入尺曰尋孟子之書曰陳代問於

有能直人者也尋長而尺短故陳代言所直者多而所曲者少則可為之孟子以為苟有小曲則害於大直故不可也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師古曰

成也偃自子必死而為之邪師古曰子許也將幸誅不加欲曰采名也師古曰幸莫也

偃窮誦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顓臾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即

罪師古曰徵召也即就也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初軍從濟南當詣博

士步入關關吏子軍繻張晏曰繻音須繻符也書帛製而分之若券契矣蘇林曰繻帛

蘇說是也軍問曰此何為吏曰為復傳師古曰復返也謂返出關更以為傳復音扶幅反傳音張戀反次下亦同還當曰

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為謁者使行郡

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後亦同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廼前棄繻生也軍

行郡國所見便宜曰聞還奏事上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當發使使匈奴師古曰漢

師古曰漢

師古曰漢

師古曰漢

朝欲遣人為軍使於匈奴也軍自請曰雷丁無橫草之功師古曰言行草中使草偃臥故云橫草也得列宿衛食祿

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啓前行師古曰行音下郎反

驚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

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師古曰孤遠也外官謂非侍衛之臣也不足

言亢一方之任師古曰亢當也音抗竊不勝憤懣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

擢為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迺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人朝比

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師古曰言如馬羈也軍遂

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悅師古曰說讀曰悅賜南越大臣

印綬壹用漢法呂新改其俗令使者留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越相呂嘉

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語在南越傳軍死時年

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

異之好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師古曰被姓也音皮義反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

張子儵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師古曰華音戶化反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

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

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襄

欲宣風化於眾庶聞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

布詩師古曰中和者言政治和平也樂職者言百官各得其職也宣布者風化普洽無所不被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

歌之時汜鄉侯何武為僮子選在歌中師古曰汜音凡久之武等學長安歌

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

吾何足以當之褒既為刺史作頌師古曰即上中和樂職宣布詩也以美盛德故謂之頌也又作其傳師古

曰解釋頌歌之義及作者之意益州刺史因奏褒有軼材師古曰軼與逸同上迺徵褒既至詔褒

為聖主得賢臣頌其意褒對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

密師古曰純絲也謂織為縞帛之麗絲縠之密也一說純絲不雜絲也羹藜哈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虞

曰陰音含師古曰稷即今之熬米麥所爲者音丘九反又音昌少反今臣辟在西蜀師古曰辟讀曰僻生於窮巷之中長於

蓬茨之下師古曰蓬茨以蓬蓋屋也茨音才私反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

師古曰顧猶反也累音力端反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指師古曰塞當也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

素師古曰扞猶泄也音食汝反記曰其惟春秋法五始之要服虔曰其敬也張晏曰要春秋稱元年春王正月此五始也師古曰元者

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主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是爲五始共讀曰恭在乎審已正統而已夫賢者國

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師古曰趨讀曰趣音博也器用利則用力

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應劭曰矻矻極貌如淳曰健

作貌也師古曰如說是也矻音口骨反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焯其鋒師古曰焯謂堯而內水

也碎音千內反越砥斂其罟師古曰罟乃勞也音五各反水斷蛟龍陸刺犀革師古曰

音之究反又音徒官反忽若彗汜畫塗師古曰彗帶也汜汜灑地也塗泥也如如此則使離婁

督繩公輪削墨張晏曰離婁黃帝時明目者也應劭曰公輪魯般性巧者也師古曰督察視也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

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師古曰溷亂也音胡頓反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

進於行師古曰吻口角也策所以擊馬也匈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鄰驂乘旦孟

曰良馬低頭口至鄰故曰齧鄰張晏曰駕王良執靶音霸謂轡也師古曰參驗左氏傳及國

則旦至故曰乘旦師古曰乘音食證反王良執靶張晏曰王良無恤字伯樂晉灼曰靶

語孟子郵無恤郵良劉無止王良總一人也楚辭云驥躡躅於蔽輦遇孫陽而得代王逸云

孫陽伯樂姓名也列子云伯樂秦穆公時人考其年代不相當張說云良字伯樂斯失之矣韓哀

附輿應劭曰世本韓哀作御師古曰宋衷云韓哀韓文侯也時已縱馳騁驚忽如景靡

師古曰亂馳曰驚景靡有御此復言作者加其精巧也然則善御者耳非始作也追奔電逐遺

者如光景之徙靡也過都越國蹶如歷塊師古曰如經歷一鬼言其起疾之甚塊音口內反

風師古曰呂氏春秋云遺風之乘言馬行尤疾每在風前故遺風於後今此言逐遺風則是風之遺逸在後者馬能逐及也周流八極萬里壹息何

其遠哉人馬相得也師古曰遠謂所行遠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

師古曰鬱熱氣也燠温也音於六反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師古曰悽愴寒冷也煖音乃短反何則

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巨易海內也是曰嘔喻受之應劭曰嘔喻和悅貌師古曰嘔音於付反開寬裕之路曰延天下英俊也師古曰裕饒也夫竭知附

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師古曰伯讀曰霸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有圍空之隆師古曰一飯三吐食一沐三捉髮以賓賢士故能成太平之化刑措不用圍圍空虛也齊桓設庭燎之禮

故有匡合之功應劭曰有以九九求見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不納之況大

以霸師古曰九九計數之書若今算經也臣謂一匡天下也合謂九合諸侯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

人師古曰逸間也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

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師古曰悃至也音口本反進仕不得施効斥逐又非其愆

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師古曰勤於鼎俎謂負鼎俎以干湯也鼓刀謂屠牛於朝歌也百里自

鬻甯甯子飯牛師古曰鬻賣也呂氏春秋云百里奚之未遇時也虞亡而虜縛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悅之獻諸穆公販牛解在鄒陽傳鬻音弋六反離此

患也師古曰離遭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

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潔而升本朝張晏曰與幽也潔狎也汗也言敵與潔汗不章

顯也師古曰濼音先列反離疏釋躋而享膏粱應劭曰離此疏食釋此木躋也臣贊曰以繩為躋也師古曰躋自今之鞋耳躋說是也躋音居略反剖

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曰資說士師古曰談說之士傳以為資也故世必有聖知

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冽風龍興而致雲師古曰冽冽風貌也音列蟋蟀

蟥秋吟蟬出巨陰孟康曰蟬蟬渠略也師古曰蟋蟀今之促織也蟬蟬甲患也易曰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古曰乾卦九五爻辭也言王者居正陽之位賢才見之則利用也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

國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思語辭也皇美也言美哉此衆多賢士生此周王之國也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師古曰艾讀曰又

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師古曰契讀與商同字本作僕後從省耳明明

在朝穆穆列布師古曰明明察也穆穆美也聚精會神相得益章師古曰益章明也雖伯牙操遞

鍾晉灼曰遞音遞送之遞二工四鍾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遞臣瓚曰楚辭云奏伯牙之號鍾號鍾琴名也馬融笛賦曰號鍾高調伯牙以善鼓琴不聞說能擊鍾也師古曰琴名是也字既作遞則與楚辭不同不得逢門子鸞鳥號師古曰逢門善射者即逢蒙也鳥號弓名也並解在前也猶未足曰喻

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而顯其德上

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過順風沛乎

如巨魚縱大壑師古曰壑亦大也沛音音大反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師古曰

曰胡曷皆何也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師古曰臻字與臻同是曰聖王

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頃耳而聽已聰師古曰單盡極也頃讀曰頃恩從祥風翺

德與和氣游師古曰翺翔也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師古曰塞滿也遵遊自然之執

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

叩誠信若彭祖响噓呼吸如僑松如淳曰五帝紀彭祖堯舜時人列仙傳彭祖殷大夫也歷夏至商末壽年七百師古曰信讀曰

伸响噓皆張口出氣也僑王僑松赤松子皆仙人也响音許于反噓音虛眇然絕俗離世哉師古曰眇然高遠之意也詩云濟濟多士

文王曰寧師古曰亦文王之詩也濟濟盛貌也言文王能多用賢人故邦國得以安寧也蓋信乎其曰寧也是時上頗

好神僊故褒對及之上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

師古曰放士衆大獵也一日游放及田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已差賜帛議者多曰

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師古曰此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博奕雖非道也奕今之圍碁也

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辟如

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師古曰辟讀曰譬今世俗猶皆曰此虞說耳目師古曰虞與娛同說

辭賦比之尚仁義風諭師古曰風讀曰諷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

於倡優博奕遠矣頃之擢褒爲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

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師古曰之往也朝夕誦讀奇文

及所自造作疾平復廼歸師古曰復音扶曰反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

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於道病死上閔惜之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卽位上疏言得失召待詔

金馬門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

洲居師古曰居海中之洲也水中可居者曰洲廣袤可千里師古曰袤長也合十六縣戶二萬三千餘其

民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

兵擊定之自初爲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反叛至

其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縣復反反

後七年甘露元年九縣反輒發兵擊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

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

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

此語云此論自非六代之
若所及知此者不傷病乎
此詞賦也然何以此崇者
註學則義理明風俗
亦淳厚

此語云褒以禮祀金馬
碧雞病在於道自與
日與臣於帝侍祀祀
言相及所以爲詞人也

曰珠厓內屬為郡久矣今背叛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

先帝功德經義何巨處之師古曰於六經之內捐之對曰臣幸得遭明盛

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師古曰危言直言也言出而身危故云敢昧死

竭卷卷師古曰卷讀與拳同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臣瓚曰禹之功德

不能優泰耳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又曰韶盡

美矣又盡善也又曰禹吾無間然矣韶舜樂名問音工竟反曰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被流沙東漸

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師古曰此引禹貢之辭漸入也一曰浸也朔北方也暨及也迄至也欲與聲教則治

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師古曰與讀曰豫故君臣歌德師古曰言皆有德可歌頌含氣之物各

德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師古曰武丁殷之高宗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

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已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

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師古曰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張晏曰越不著衣裳

越裳自是國名非以襲衣裳始為稱號王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

不還師古曰謂昭王也初為太子而惠王欲立王子帶齊也謂楚所溺也齊桓楮其難師古曰謂襄王也初為太子而惠王欲立王子帶齊也

子定其文張晏曰孔子作春秋夷狄之國雖大自稱王者皆取為子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

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

在於二世之末師古曰卒終也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

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

賦四十丁男二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

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師古曰鸞旗編以羽毛列繫幢旁載於車上大駕出則陳於道而先行屬車相連屬而陳於後也屬音之欲反於是

行日五十里師行二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師古曰安之言何所適往於是

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

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

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為孝文廟稱太

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師古曰粟久腐則色紅赤也都

前漢六十四下

此種之文章運馬而仍
道里費其國人情
事必乃所以居至誠也

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按

師古曰按謂數計也

迺探平城之事

師古曰追計其事故言探

錄冒頓以

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

師古曰攘服之攘却也

西連諸國至于安

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

師古曰樂浪洛浪音郎

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

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

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

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

師古曰淚流被

面以入於口故言飲泣也

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

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

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眾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

相枕席於道路

如淳曰席立曰藉師古曰席即藉也勞借音

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

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

欲驅士眾擠之大海之中

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謂反又子奚反

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

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讐

師古曰詩小雅采芣之詩也蠢動貌也蠻荆荆州之

蠻也言敢與大國為讐敵也

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

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

浴相習曰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顛顛獨居一海之

中

師古曰顛與專同專專猶區區也一曰圍貌也

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

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璠瑁也

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曰往者羌軍言之暴師

師古曰璠瑁文甲也璠音代瑁音妹

棄之不足惜不

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曰少府

禁錢續之

師古曰少府錢主供天子故曰禁錢

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

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曰為非冠

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曰為

師古曰為猶用也

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對奏上曰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曰為

此勝已相定國之指
之之儀後法五善人
陰德也非法郡矣

當擊丞相于定國曰為前日與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
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曰上費用三萬萬餘尚
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廼從之遂下詔曰
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
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
難則守屯田師古曰辟讀曰避次下亦同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
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哉
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已相贍又已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
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師古曰欲有來入內郡者所至之處即安置之不欲勿彊
珠厓由是罷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
短顯師古曰談說其長短曰故不得官後稀復見而長安令楊興新曰材能得
幸與捐之相善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

蘭張晏曰楊興字京兆尹可立得興曰縣官嘗言興瑜辭大夫張晏曰瑜也許廣德為御史大夫師

古曰瑜與愈同我易助也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師古曰於天下最為精妙耳使君房為尚書

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尹郡

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前言平恩侯可

為將軍張晏曰許嘉也期思侯並可為諸曹師古曰期思侯當是賁赫之後嗣也而表不載皆如言又薦謁

者滿宣立為冀州刺史言中謁者不宜受事宦者不宜入宗廟立

止相薦之信不當如是乎師古曰冀相薦之效當如前所言諸事見納用興曰我復見言君房也

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如淳曰鼎音釘言方且欲貴矣上信用之今欲

進弟從我計師古曰弟但也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為薦顯奏

曰竊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嘗有過明

習於事敏而疾見出公門入私門師古曰言自公庭出即歸其家不妄交游宜賜爵關內侯引

其兄弟曰為諸曹又共為薦興奏曰竊見長安令興幸得已知名

君房不害又下一等

數召見與事父母有曾氏之孝師古曰曾參也事師有顏閔之材師古曰顏回閔子騫榮

名聞於四方明詔舉茂材列侯曰為首為長安令吏民敬鄉師古曰鄉讀曰

道道路皆稱能觀其下筆屬文則董仲舒進談動辭則東方生置

之爭臣則汲直張晏曰汲黯方直故世謂之汲直用之介冑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

廣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與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義不

回師古曰回邪也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

白之上廼下與捐之獄令皇后父陽平侯禁與顯共雜治奏與捐

之懷詐偽曰上語相風更相薦譽師古曰風讀曰諷更音工衡反欲得大位漏泄省中

語岡上不道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讒巧之說殄絕君子之行震驚我眾王

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師古曰禮記王制云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謂人有堅為辯言不以誠質學於非道雖博無用飾

非文過辭語順澤不聽教命有如此者皆誅殺也請論如法捐之竟坐棄市與減死罪一等髡鉗

為城旦成帝時至部刺史

此種云成帝時法大夫楊與吉士如勝對

贊曰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魯頌闕宮之詩也膺當也懲創刈也言魯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狄南創荆蠻與羣舒

久矣其為諸夏患也漢興征伐胡越於是為盛究觀淮南捐之

主父嚴安之義深切著明師古曰究極也故備論其語世稱公孫弘排主父

張湯陷嚴助石顯譖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鼎亨而得族嚴賈

出入禁門招權利死皆其所也亦何排陷之恨哉

嚴朱晉丘主父徐廣終王實傳第三十四下

馬川屯鳳章
氏蘭南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漢書六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東方朔字曼倩

師古曰倩音千見反

平原厭次人也

師古曰高祖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是則厭次之名也其來久矣而說者乃云

後漢始為縣於此致疑斯未通也厭音一涉反又音一琰反

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

之士待呂不次之位

師古曰不拘常次言超擢也

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

呂千數

師古曰銜行賣也鬻亦賣也銜音州縣之縣又音工縣反

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

師古曰報云天子已聞其所上之書而罷之令

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

史足用

如淳曰貧子冬日乃得學書言文史之事足可用也

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

師古曰擊劍遙擊而中之非斬刺也

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

師古曰鉦鼓所以為進退士衆

之節也

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

之言

服虔曰無宿諾

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

師古曰編列次

勇若孟賁

師古曰孟賁衛人古之勇上也尸子說云人謂孟賁生平曰勇賁乎曰勇富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曰易勇故能攝三軍服猛獸也

捷若

此語云文史並用謂史書並得九千字以上可謂以應試也

慶忌師古曰王子慶忌也射之矢滿廉若鮑叔師古曰齊大夫也與管仲分財自取其少而說者乃妄解云鮑焦非也焦自介士耳

信若尾生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梁下待之不至遇水而死一曰即微生高也若此可曰為天子大臣矣

臣朔昧死再拜曰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師古曰臣為大奇也令待

詔公車師古曰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也奉祿薄未得省見師古曰不被省納不得見於天子也奉音扶用反其下並同

久之朔給騶朱儒文類曰朱儒之為騶者也師古曰朱儒短人也騶本廐之御騶也後人曰為騎謂之騶騎曰上曰若曹無

益於縣官師古曰若汝也曹輩也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眾處官不能治民從軍

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如淳曰索盡也師古曰音先各反下云索長安米亦同也今欲盡

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

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

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

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

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

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

數家射覆師古曰數家術數之家也於覆器之下而置諸物令開射之故云射覆數音所具反覆音芳目反置守宮蓋下射之皆

不能中師古曰守宮蟲名也術家云守宮養之食曰丹砂滿七斤搗治萬杵曰點女人體終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則滅矣言可曰防閑淫逸故謂之守宮也今呼俗為辟宮辟亦禦

扞之義耳孟食器也若益而大今之所謂盞盞也益音撥

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師古曰贊進也延別著布卦

而對曰師古曰別分也音彼列反臣曰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

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師古曰跂跂行貌也脈脈視貌也爾雅云蜥蜴蜥蜴蜥蜴

是非守宮則蜥蜴也蜥音歷反蜴音余赤反蠖音榮蠖音原蠖音烏典反蠖音珍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

輒賜帛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其下並同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師古曰幸倡倡優之見幸過者也滑稽音滑稽解在

公孫弘傳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師古曰至實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

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賜帛師古曰榜擊也音步行反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

是婁敷也蘇林曰婁音貧婁之婁敷音敷錢之敷婁敷數鉤灌四股鉤也師古曰婁敷敷器也呂益盛物戴於頭者則曰婁敷薦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是也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潦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圍象婁敷者今關中俗亦呼為寄生非為蕩之寄生寓木宛童有林葉者也故朔云著樹為寄生盆下為婁敷明其常在盆下今讀書者不曉其意謂射覆之物覆

在盆下輒收前覆守宮孟下為盆字失之遠矣楊惲傳鼠不容穴
衛婁數也盆下之物有飲食氣故鼠銜之四股鐵鉤非所銜也
舍人曰果知朔不能

中也朔曰牛肉為膾乾肉為脯著樹為寄生盆下為婁數上令倡

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暑服虔曰暑音暴鄧展曰呼音謔箭之謔暑音瓜酌之酌

聲警警尻益高鄧展曰咄音納裴之納也師古曰咄咄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

子從官當棄市師古曰詆毀辱也音丁禮反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廼

與為隱耳師古曰隱謂隱語也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警警

者鳥哺穀也師古曰鳥哺子而活者為穀生尻益高者鶴俛啄也師古曰俛

俯低也啄鳥背也俛又音免啄音竹救反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

為諧語曰師古曰諧者和韻之言也令壺齟老柏塗伊擾亞狝呿牙何謂也張晏曰齟音楮黎之

植應劭曰行音銀師古曰齟音側加反又壯加反塗音丈加反優音一候反亞音烏加反狝音五伊反呿音五侯反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已

盛也師古曰盛受物也音時政反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師古

曰言鬼神尚幽闇故塗者漸洳徑也師古曰漸洳浸溼也漸音子廉反洳音人庶反伊優亞者辭未定也

狝呿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鏗出莫能窮者

左右大驚上曰朔為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師古曰三伏之日也解在郊祀志詔

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師古曰晏晚也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

日當蚤歸師古曰蚤古早字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

不待詔臣劔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

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

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師古曰細君朔妻之名一說細小也朔自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

笑曰使先生自責廼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

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晉灼曰宮名在槐里南獵長楊東游宜

春師古曰宜春宮也在長安城東南說者乃曰為在鄠非也在鄠者自是宜春觀耳在長安城西豈得言東游也微行常用飲酎已師古曰酎酒新熟也

祭宗廟也酎音紂解在景紀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

紂解在景紀

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師古曰原本也言說不能盡其根本

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印足也師古曰印音牛向反又有秔稻黎粟桑麻竹箭

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蠶魚師古曰芋草名其葉似藕荷而長不圓其根正白可食蠶即蛙字也似蝦蟆而小長脚益人亦取食之貧者

得呂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鄠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

師古曰賈讀曰價今規呂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

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是其不

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菟之苑大虎狼之虛師古曰

曰虛讀曰墟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

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師古曰斥却也騎馳東西車騫南北師古曰騫馳也

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呂危無隄之輿蘇林曰隄限也輿乘輿也無限若言

不訾也不敢斥天子故言輿也張晏曰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隄之輿謂天子富貴無從限也師古曰張說是也音丁奚反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

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呂疆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

畔應劭曰糾於宮中設九市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師古曰楚靈王作章華之臺納亡人呂實之卒有乾谿之禍也章華臺在華容

也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師古曰忽忘其生而觸死罪也逆盛

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

驗也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曰太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二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

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為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甲兵

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奄奄疏關也呂孝武皆有此事故朔為陳之呂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

上迺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

王所奏云久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師古曰慮音慮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

主病困呂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

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服虔曰主傅主之官也如淳曰禮有傅姆說者又曰傅者老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傅翁主也師

古曰傅姆是也服說失之內官署名解在律歷志呂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師古曰論決其罪也左右人人為

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呂屬我師古曰老乃有子言

此階云注中應劭所列
黃帝泰階六符經云
今三台名異

其晚孕育也屬音之欲反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

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

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讐誅不

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蕩蕩平坦之貌此二者五帝所重

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臣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

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迺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

師古曰讓責也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師古曰論語稱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對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今先生上壽時乎師古曰言所上壽豈謂時乎朔免冠頓首

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

則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曰上壽者明陛下正

而不阿因曰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

殿上師古曰小便也劾不敬有詔免為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時復為中

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如淳曰竇太后之女也故曰竇太主也堂邑侯陳

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曰賣珠為

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師古曰姣美麗也音狡主召見曰吾

為母養之因畱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師古曰計謂用算也頗讀傳記至年十

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為人溫柔愛人曰主故諸公接之名

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藏者也董君

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師古曰言不滿此數者皆悉與之安

陵爰叔者爰盎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

罪將欲安處乎師古曰不測也言其深也安處何自安處也偃懼曰憂之久矣

不知所已師古曰用也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菽竹籍田如淳曰

曰其間雖有地皆有菽竹籍田無可作宿觀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菽即楸字也言有楸樹及竹林可遊玩而籍甲所在上又須躬親行事當有宿宮故宜獻此園足下何不

自主獻長門園如淳曰竇太主園在長門長門在長安城東南園可曰為宿館處所故獻之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

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

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

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

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臥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

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更名竇太主園為長門宮主大喜使偃呂黃金百斤為爰

叔壽叔因是為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

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

之儀師古曰請音才姓反列為公主賞賜邑入師古曰既別得賞賜又所食之邑入其租賦也隆天重地死無

呂塞責師古曰塞音才先狗馬填溝

從中掖庭回

輿枉路臨師古曰輿音才日本作廟陵故曰山林師古曰山林應言也

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

群臣從官多大為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呂錢千萬從主

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師古曰為賤者之服道人登階就坐坐未

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迺下殿去簪珥師古曰珥珠玉飾耳者也音餌徒跣頓首謝曰

妾無狀師古曰狀形貌也無狀猶言無顏面也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

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師古曰董君之姓也董君綠幘

傳鞞應劭曰宰人服也韋昭曰鞞形如射鞞呂縛左右手於事便也師古曰鞞音鉅六反解在鞞又志隨主前伏殿

下主迺贊師古曰贊進也進傳謁辭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師古曰胞與胞同因叩

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師古曰上上坐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

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為主主人翁飲大驩樂主迺請賜將軍

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

馬楚鞠劔客輻湊師古曰楚音千六反鞠音鉅六反解在鞞又志董氏常從遊戲北宮馳逐平樂

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師古曰角猶校也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為竇太主

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師古曰持戟列陛側辟戟而前

曰師古曰辟音頻亦反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呂人臣

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臥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

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更名竇太主園為長門宮主大喜使偃呂黃金百斤為爰

叔壽叔因是為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

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

之儀師古曰請音才姓反列為公主賞賜邑入師古曰既別得賞賜又所食之邑入其租賦也隆天重地死無

呂塞責師古曰塞補也一日卒有不勝洒掃之職師古曰卒讀曰碎洒音信又音山豉反先狗馬填溝

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

輿枉路臨妾山林應劭曰公主園中有山謙不敢稱第故託山林也服虔曰主所豫作廟陵故曰山林師古曰山林應說是也不當請帝臨其冢墓也得

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

群臣從官多大為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呂錢千萬從主

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師古曰為賤者之服道入登階就坐坐未

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迺下殿去簪珥師古曰珥珠玉飾耳者也音餌徒跣頓首謝曰

妾無狀師古曰狀形貌也無狀猶言無顏面也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

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師古曰董君之往也董君綠幘

傳鞞應劭曰宰人服也韋昭曰鞞形如射鞞呂縛左右手於事便也師古曰綠幘賤人之服也傳著也鞞即今之臂鞞也傳讀曰附鞞音工侯反隨主前伏殿

下主迺贊師古曰贊進也進傳謁辭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師古曰胞與庖同因叩

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師古曰上上坐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

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為主主人翁飲大驩樂主迺請賜將軍

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

馬楚鞞劔客輻湊師古曰楚音千六反鞞音鉅六反解在藝文志董氏常從遊戲北宮馳逐平樂

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師古曰角猶校也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為竇太主

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師古曰持戟列陛側辟戟而前

曰師古曰辟音頻亦反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呂人臣

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騫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呂靡麗為右奢侈為務師古曰徑由也辟讀曰僻是乃國家之大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師古曰徑由也辟讀曰僻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師古曰賊魅也音或說者呂為短狐非也短狐射工耳於此不當其義今俗猶河魅也偃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應劭曰憚敬也敬其節直也師古曰伯姬宋恭姬也遇火災待姆不出而死也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呂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患師古曰豎貂易牙皆齊桓公臣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將快寡人尚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豎貂自宮呂近寡人猶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宮不治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於是皆復召即反之明年公有病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歎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

此語云按東司馬門後
已更名自疏之不以
蘇氏也

此語云如蓋至近幸
王字丁外人皆武帝
廢之也陽石公主
太僕公孫敬序云通
事在武帝時

出於戶蓋曰楊門
之扉二月不葬 慶父死而魯國全師古曰慶父魯桓公子莊公弟也莊公薨慶父殺莊公之子閔公而欲作亂不克奔莒其後僖公立呂賂
求之於莒莒人歸之及密 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
乃縊而死付公乃定其位 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蘇林曰呂偃從此門入賜朔
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實太主
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
下侈靡趨末師古曰趨讀曰趨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
豈有道乎師古曰從音千容反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
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
見之貴為天下富有四海身衣弋綈師古曰弋黑色也足履革舄師古曰革生皮
也不用柔韋 呂韋帶劔師古曰但空用韋不加飾莞蒲為席師古曰莞夫離也今謂之蔥蒲呂莞及蒲為席亦尚質也莞音完又音官兵
木無刃服虔曰兵器如木而無刃言不大治兵器也衣緼無文師古曰緼亂絮也言內有亂絮上無文綵也緼音於粉反集上書囊呂
為殿帷師古曰集謂合聚也呂道德為麗呂仁義為準師古曰麗美也準平法也於是天下望風

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已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如

曰闕名也師古曰鳳闕各神明臺名也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絳繡狗馬被績罽師古曰績五綵也罽織毛也即

毳毼之屬宮人簪瑋瑁垂珠璣師古曰瑋瑁文甲也璣珠之不圓者瑋音代瑁音昧璣音居依反又音鉅依反設戲車教馳逐

飾文采鼓珍怪師古曰鼓音代瑁音昧璣音居依反又音鉅依反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師古曰言其聲震大也作俳優

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師古曰失

農謂失農業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應劭曰帳多故

呂甲乙第之耳孟康曰西域傳贊云與造甲乙之帳絡已隨珠和璧天子襲翠被憑玉几而處其中也師古曰謂推而去之燔焚燒也却走馬示不復用

師古曰却退也走馬善走之馬也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

之豪釐差已千里師古曰今易無此文已解於上也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談笑師古曰談謂戲

也談笑謂譎詐發言可笑也談音恢其下談謂諧謔並同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

位朔皆放弄無所為屈師古曰然讀曰傲為音干偽反上已朔口諧辭給師古曰給捷也好作問

之師古曰故動作之而問已言辭也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

隆成康之際未足已論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

王之右師古曰右亦高上也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

矣譬若呂周邵為丞相師古曰周公曰邵公夷二人也孔丘為御史大夫應劭曰御史大夫職典制度文章

太公為將軍師古曰太公呂望也知戰陳征伐之事故云為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師古曰畢公高文王之

遺也弁嚴子為衛尉師古曰弁其有勇皋陶為大理師古曰呂其作士士亦理官后稷為司農師古曰主

播種伊尹為少府應劭曰伊尹善烹割太官屬少府故令作之也子贛使外國師古曰呂其有辯說顏閔為博士

師古曰顏回閔子騫為皆有德行也子夏為太常師古曰呂有文學故為太常也而應劭曰呂子夏兩字總合為夔解云夔知樂故可呂為太常此說非也益

為右扶風應劭曰益作舜虞掌山澤之官也諸苑多在右扶風故令作之季路為執金吾師古曰亦呂有勇力契為鴻臚

應劭曰禹作司徒敬敷五教是時諸侯王治民鴻臚主諸侯王也師古曰契讀與禹同字本作倝蓋後從省耳龍逢為宗正師古曰關龍逢桀之臣也忠諫而死也呂其直

無所阿私伯夷為京兆應劭曰帝曰伯夷汝作秩宗秩宗主郊廟京兆與太常同典齋祀故令為之管仲為馮翊應劭曰管仲定民之居寄

軍令於內政終令匡霸故令為馮翊也魯般為將作師古曰呂其巧仲山甫為光祿晉灼曰光祿主三大夫諫正之官取

其柔亦不茹剛亦不吐申伯為太僕應劭曰申伯周宣王之舅也大僕主大駕親御職又密近故用親親也延陵季子為水衡

應劭曰水衡主池苑季子吳人故百里奚為典屬國應劭曰奚秦人秦近西柳下惠使為之師古曰季子即吳公子札戎曉其風俗故令為之

為大長秋師古曰惠魯大夫展禽也食萊柳**史魚為司直**師古曰史魚衛大夫史鱣也論語稱孔子曰直哉史

魚邦有道如矢**遠伯玉為太傅**如淳曰太傅傳人主使無過伯玉欲寡其過故**孔父為**邦無道如矢

詹事應劭曰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莫敢過而致難乎**孫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其君故為詹事師古曰孔父宋大夫也父讀曰甫

郡守師古曰善治邦邑也**王慶忌為期門**應劭曰呂其勁捷可為期門郎也**夏育為鼎官**或曰夏育衛人力舉千鈞鼎官今殿前舉鼎者也

羿為旄頭應劭曰羿善射故令為旄頭今已羽林為之髮正**宋**表也表道之候若今之武侯引駕

萬為式道侯師古曰萬宋閔公臣亦有勇力也式**上廼大笑是時朝廷多賢**師古曰公孫弘及兒董仲舒夏侯始

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師古曰公孫弘及兒董仲舒夏侯始**董仲舒夏侯始**

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

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師古曰溢者言其有餘也**先生自視何與**

比哉師古曰何與猶言何如也**朔對曰臣觀其函齒牙樹頰胄**師古曰頰肉曰胄音改**吐屑吻擢項**

頤師古曰頤頤下也音怡**結股腳連脰尻**師古曰脰脰也音誰**遺蛇其迹行步偶旅**師古曰遺蛇術透迤也偶旅曲

躬貌也蛇音移偶音禹**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師古曰澹辭皆此類也

曰澹古贍字也贍給也**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師古曰程謂量計之也如不及者恐失之也**時**

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呂下至司馬遷皆奉

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為郎與

枚臯郭舍人俱在左右談喁而已師古曰喁與謝同音竹交反**久之朔上書陳農戰**

疆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

也指意放蕩頗復談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已

用位卑呂自慰諭其辭曰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

主而都卿相之位如淳曰都居也**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

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

不釋師古曰服膺俯服其胃臆也釋廢置也**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呂智能海內無雙**

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呂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

此語云若後涉反
昌黎詩云若著後
本此

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師古曰可遺之行言不盡言也同胞之徒無所容居

其故何也蘇林曰胞音胞胎之胞也言親兄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

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

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呂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

師古曰十二國謂魯衛齊楚宋鄭魏燕趙中山秦韓也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

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

震懾諸侯賓服師古曰懾恐也音之涉反連四海之外呂為帶師古曰言如帶之相連也安於覆孟師古曰

曰言不可傾搖動猶運之掌師古曰言至易賢不肖何呂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

無不得其所故緩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

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

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眾竭精談說並進

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募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師古曰言不得所出入也一日謂被誅戮喪其

家室也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

乎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呂不務修身乎哉詩云鼓鐘于宮聲

聞于外師古曰小雅白華之詩也言苟有於中必形於外也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師古曰小雅鶴鳴之詩也言處卑而聲徹其高遠

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延設用於文武得

信厥說師古曰設施也信讀曰伸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呂日夜孳孳敏行

而不敢怠也師古曰孳與致同敏勉也辟若鷺鷥飛且鳴矣師古曰鷺鷥領維渠小青雀也飛則鳴行則搖言其勤苦也辟讀曰譬

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劬劬而易其行師古曰劬劬謹議之聲天有常度地有

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詐其功師古曰道由也詩云禮義之不

愆何恤人之言師古曰逸詩也愆過也恤憂也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師古曰徒

也冕而前旒所呂蔽明黹纁充耳所呂塞聰如淳曰黹音土苟反謂呂玉為瑱用黹纁縣之也師古曰如說

非也黹黃色也纁絲也呂黃絲為丸用組縣之於冕垂兩耳旁示不外聽非玉瑱之縣也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

此書云此聖武帝知之
不盡而宜有所遺者
君道固也或有遠行猶
在亦密不亟勸我以大
官未亦所以待其自送
得非棄之也

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

師古曰論語仲弓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救小過舉賢才周公謂魯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毋求備於一人

故朔引此言也士有百行功過相除不可求備也

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

度之使自索之

師古曰枉曲也索亦求也度音徒各反

蓋聖人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

則敏且廣矣

師古曰敏疾也

今世之處

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

師古曰魁讀曰塊

上觀

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

師古曰許由堯讓曰天下而耻聞之楚狂接輿陽狂匿迹范蠡佐句踐功成而退子

胥忠諫至死不易

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

師古曰耦合也徒眾也

子何疑

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

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

何怪之邪語曰呂莞闕天呂蠡測海

服虔曰莞音管張晏曰蠡瓠瓢也師古曰呂莞古管字蠡音來奚反瓢音平搖反

筵撞鐘

文穎曰謂豪之也師古曰音唐丁反

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

師古曰考究也

絲是觀之譬猶騁駒之襲狗

服虔曰音縱劬如淳曰騁駒小鼠也音精劬

孤豚之咋虎

師古曰孤豚孤特之

豚也咋齒也音仕客反

至則靡耳何功之有

師古曰靡碎滅也耳語辭

今曰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

困固不得已此適足呂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或於大道也又設非

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呂厲主意退

不能揚君美呂顯其功默默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

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

然高舉遠集吳地

師古曰率然猶颯然

將呂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

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虚心定志欲聞流議

者三年于茲矣

師古曰流末流也猶言餘論也

今先生進無呂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

為先生取之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

師古曰見也

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

師古曰唯唯恭應也音七癸反

吳王曰可

呂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

師古曰竦企待也

先生曰於戲

師古曰於讀曰烏戲讀曰呼

可乎

哉可乎哉

師古曰言不可

談何容易

師古曰不見寬容則事不易故曰何容易也易弋鼓反

夫談有悖於目拂

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

師古曰悖逆也拂違戾也悖音布內反拂音佛

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

於心而毀於行者師古曰說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

其然也中人曰上可曰語上也師古曰引論語載孔子之言中先生試言寡

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溪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

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王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師古曰故直

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曰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曰

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師古曰不省其忠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

之名師古曰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曰輔弼之臣瓦

解而邪諂之人並進及蜚廉惡來輩等蘇林曰二人皆紂時邪佞人也孟二

人皆詐偽巧言利口曰進其身陰奉瑇瑤刻鏤之好曰納其心師古

與彫同畫也瑇瑤謂刻為文也音篆務快耳目之欲曰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

崩地國家為虛師古曰地積也音放戮聖賢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

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師

曰說讀愉愉响响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師古曰愉愉顏色和也响則志士仁

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曰拂主之邪下曰

損百姓之害師古曰拂與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師古曰忤逆也

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家山之閒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

琴其中曰咏先王之風亦可曰樂而忘死矣是曰伯夷叔齊避周

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

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師古曰懼然失守之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師古曰

而去馮几自貶損也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師古曰解並此二人者皆避

濁世曰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閒寬和之色師古曰

開關發憤畢誠師古曰圖畫安危揆度得失師古曰圖上曰安主體下曰

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師古曰故伊尹蒙耻辱負鼎

俎和五味曰干湯師古曰蒙太公釣於渭之陽曰見文王心合意同

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已正其身推恩

呂廣其下本仁祖義師古曰呂仁為本呂義為始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

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

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

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呂遇湯與文王也太公

伊尹呂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

王穆然張晏曰穆音默師古曰穆然靜思貌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

亡也縣縣連連殆哉世不絕也師古曰殆危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之位

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

放鄭聲遠佞人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已

子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臧振貧窮存者老郵孤獨薄賦斂省刑辟

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

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師古曰畜積鳳

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

師古曰鄉讀曰嚮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

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已為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

濟多士文王曰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言文王之國生此多士為周室楨幹之臣所曰安寧也此之謂也朔之文辭

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襟屏風殿上

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管灼曰八言七言詩各有上下篇從公孫弘借車凡

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師古曰劉向別錄所載世所傳他事皆非也師古曰謂如東方朔別傳及俗用五行時日之書皆非實事也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師古曰與朔同時也皆曰

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師古曰喜音許吏反為音于偽反故令後世多

傳聞者而楊雄亦已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

也師古曰言辭義淺薄不足稱也然朔名過實者曰其談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諸似優

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曰上

容應劭曰容身避害也首陽為拙應劭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為拙桂下為工應劭曰老子為周柱下史朝隱故終身無患是為工也

飽食安步曰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如淳曰依違朝隱樂玩其身於一禍害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詭違也其滑稽之雄乎師古曰雄謂世也反時直言正諫則與富貴不

覆如淳曰逢占逢人所問而占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逢占逆占事猶云逆刺也其事浮淺行於眾庶童兒牧豎莫不

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師古曰言此傳所曰

詳錄朔之辭語者為俗人多曰奇異妄附於朔故耳欲明傳所不記皆非其實也而今之為漢書學者猶更取他書雜說假合東方朔之事曰博異聞良可歎矣他皆類此著音直畧反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漢書六十五

東方朔傳云一日卒有不勝洒埽之職顏師古注云卒讀曰粹洒

音信又音山豉反檢諸本及前所校過並如此臣似按許慎說文

洒字解云音先禮反古又為灑埽字其灑字解云汛也汛音信今

校定此注合云洒音先禮反古文為灑埽字灑汛也所蟹反汛音

信蓋傳寫脫誤少一十七字多又音山豉反五字

此略云此信祥若其
事者不欲異端之後
以依社於朔非則非
其體以信異以也
代史家以此者妙矣

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漢書六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公孫賀字子叔北地義渠人也賀祖父昆邪師古曰昆音戶門反景帝時為隴

西守已將軍擊吳楚有功封平曲侯著書十餘篇師古曰藝文志陰陽家有公孫渾邪十五篇是也

賀少為騎士從軍數有功自武帝為太子時賀為舍人及武帝

即位遷至太僕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元光中為

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出雲中後五歲已車騎將軍從大將軍

青出有功封南窳侯臣瓚曰茂陵中書賀封南窳侯表亦作窳師古曰窳命二字同耳音普教反後再已左將軍出

定襄無功坐酎金失侯復已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無功師古曰

後八歲遂代石慶為丞相封葛繹侯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

自公孫弘後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入比坐事死師古曰謂察視也

石慶雖已謹得終然數被譴初賀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

泣曰臣本邊鄙已輦馬騎射為官材誠不任宰相上與左右見賀
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上迺起去賀不得已拜出
左右問其故賀曰主上賢明臣不足已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師古
曰始危也賀子敬聲代賀為太僕父子並居公卿位敬聲曰皇后姊子驕
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
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賀自請逐捕安世曰贖敬聲罪上許
之後果得安世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已贖子笑曰丞相禍
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為我械師古曰斜谷名
謂桎梏也言我方欲告丞相事獄辭且多橫繫方久故云然也斜音弋奢反安世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
主私通師古曰武帝女及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師古曰
在北山故欲往皆言上也刻木為人象人之形謂之偶人偶並也對也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
父子死獄中家族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遂及公主皇

太子皆敗語在江充戾園傳

師古曰武五子傳敘戾太子

劉屈氂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

師古曰屈音丘勿

不知其始所已進征

和二年春制詔御史故丞相賀倚舊故乘高執而為邪

師古曰帝為太子賀已為舍人

故云舊故興美田已利子弟賓客不顧元元無益邊穀

如淳曰成邊卒糧乏不能為方計已益之也貨

賂上流師古曰丞相貪受賂于下故使眾庶貨賄上流執事者也

朕忍之久矣終不自革

師古曰革改也迺已邊

為援如淳曰使內郡自作車耕者自轉所已饒邊饒邊所已行恩施為已名援也或曰已胡為援也

使內郡自省作車

服虔曰詐今內郡自省作車轉

擾畜者重馬傷耗武備衰減

師古曰重謂懷孕者也言轉運之勞畜產疲困故反使懷孕者為之傷耗已減武備也耗音呼到反

下

吏妄賦百姓流亡又詐為詔書已姦傳朱安世

師古曰傳逮捕也

獄已正於

理其已涿郡太守屈氂為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為兩府已待天下

遠方之選師古曰待得賢人當拜為右丞相夫親親任賢周唐之道也已澎戶二千二

百封左丞相為澎侯

服虔曰澎音彭晉灼曰陳海縣

其秋戾太子為江充所譖殺充發

百封左丞相為澎侯

服虔曰澎音彭晉灼曰陳海縣

其秋戾太子為江充所譖殺充發

兵入丞相府屈釐挺身逃亡其印綬師古曰挺引也獨引身而逃難故失印綬也是時上避暑

在甘泉宮丞相長史乘疾置呂聞師古曰置謂所置驛也上問丞相何為對曰丞

相祕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祕也師古曰籍籍猶紛紛也丞相無

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

賞罰呂牛車為櫓師古曰櫓楫也遠與敵戰故呂車為櫓用自蔽也一說櫓望敵之樓也毋接短兵多殺傷士

眾師古曰用短兵則士眾多死傷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既誅充發兵宣言帝

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

宮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呂下丞相兼將太子亦遣使者

橋制師古曰橋與矯同其字從手橋制託稱詔命也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師古曰京師諸官府發武庫兵命少

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

胡騎師古曰長水校各宣曲宮也並胡騎所屯今鄠縣東長水鄉即舊營校之地皆呂裝會侍郎莽通使長安因追

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輯

濯士呂子大鴻臚商丘成師古曰輯濯士主用輯及濯行船者也短曰輯長曰濯輯音集字本從木其音同耳濯字本亦作濯並音直孝反

初漢節純赤呂太子持赤節故更為黃旄加上呂相別太子召監

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引

兵去歐四市人師古曰歐與驅同凡數萬眾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

五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師古曰溝街衢之旁通水者也丞相附兵浸多師古曰浸漸也太

子軍敗南犇覆盎城門得出師古曰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盎城門一號杜門會夜司直田仁部

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

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柰何擅斬之丞相釋仁師古曰釋放也上聞而大怒

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承相斬之法也大夫何呂擅

止之勝之皇恐自殺及北軍使者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司直

舊仁縱太子皆要斬上曰侍郎莽通獲反將如侯長安男子景建

從通獲少傅石德可謂元功矣大鴻臚商丘成力戰獲反將張光

地曠云任安田仁皆出衛將軍府故坐太子事死

其封通為重合侯建為德侯成為秬侯孟康曰秬音妬在濟陰成武今有亭諸太子賓客

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已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

焯煌郡師古曰非其本心然被太子劫略故徙之也已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後二

十餘日太子得於湖語在太子傳師古曰湖縣名其明年貳師將軍李廣利

將兵出擊匈奴丞相為祖道送至渭橋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設宴飲焉與廣利辭決

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淳曰漢儀注列侯為丞相稱君侯師古曰楊惲傳丘常謂惲為君侯是則通呼列侯之尊稱耳非必在於丞相也如氏之說不為通矣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師古曰如若也屈釐許諾昌邑王

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為屈釐子妻故共欲立焉

是時治巫蠱獄急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已丞相數有譴使巫

祠社祝詛主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有司

奏請按驗罪至大逆不道有詔載屈釐廚車已徇師古曰廚車載食之車也徇行示也要

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貳師將軍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降匈奴

宗族遂滅

車千秋本姓田氏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師古曰劉敬所言徙關東大族者千秋為高寢

郎師古曰高廟衛寢之郎會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

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乃大感

寤召見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帝見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

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

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師古曰當其立見而即拜之言不移時也數月遂

代劉屈釐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

師古曰伐積功也閱經歷也特已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後漢使

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師古曰言此人何已得為相也使者曰

已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

肥壽云千秋高寢郎
自言白頭翁教之言
已此高廟神靈使公

書即得之矣使者還道單于語武帝曰為辱命欲下之吏良久廼

賞之師古曰賞寬縱也謂釋放之也其下亦同然千秋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

公師古曰言稱其職也初千秋始視事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恐

懼思欲寬廣上意尉安眾庶師古曰尉安之字本無心也廼與御史中二千

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為天

下自虞樂師古曰虞與娛同上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

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師古曰謂與太子戰死者也朕日一食者累月廼何樂之聽

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師古曰言既往之事不可追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

史督二千石求捕師古曰督察視也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師古曰鞫問也

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師古曰椒房殿名皇后所居也已

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

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脫不止師古曰言往往尚為蠱也陰賊侵身遠近為蠱

朕媿之甚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師古曰館官舍也

書曰毋偏母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毋有復言師古曰不許其更請後歲餘

武帝疾立皇子鉤弋夫人男為太子師古曰鉤弋宮名也昭帝母趙婕妤居之故號鉤弋夫人也拜大將

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並受遺

詔輔道少主師古曰道讀曰導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師古曰年幼故未堪聽政

壹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千

秋曰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已教督

使光毋負天下師古曰督視也千秋曰唯將軍雷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

所言光曰此重之每有吉祥嘉應數褒賞丞相訖昭帝世國家少

事百姓稍益充實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曰民所疾

苦於是鹽鐵之議起焉師古曰議罷鹽鐵之官口今百姓皆得煮鹽鑄鐵因總論以治得失也千秋為相十二年

薨諡曰定侯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

此語云千秋徒以智免而倫者遂得果若如是則焉用彼相乎

號曰車丞相子順嗣侯官至雲中太守宣帝時呂虎牙將軍擊匈奴坐盜增鹵獲自殺國除桑弘羊為御史大夫八年自己為國家與權筦之利師古曰權謂專其利使入官也筦即管字也義與幹同皆謂主也權解在昭紀伐其功師古曰自矜其功也欲為子弟得官怨望霍光與上官桀等謀反遂誅滅

王訢濟南人也師古曰訢字與欣同呂郡縣吏積功稍遷為被陽令孟康曰故千乘縣也被音能師

古曰音皮彼反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盜賊羣起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

逐捕盜賊呂軍興從事誅二千石呂下勝之過被陽欲斬訢訢已

解衣伏質師古曰質錕也欲斬人皆伏於錕上也錕音竹林反仰言曰使君願殺生之柄威震郡國

師古曰為使者故謂之使君使音所吏反願與專同今復斬一訢不足呂增威不如時有所寬呂明

恩貸師古曰貸猶假也言饒假之貸音土戴反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貫不誅因與訢相結厚

勝之使還薦訢徵為右輔都尉守右扶風上數出幸安定北地過

扶風宮館馳道修治供張辨師古曰供音佑用反張音竹亮反武帝嘉之駐車拜訢為

真視事十餘年昭帝時為御史大夫代車千秋為丞相封宜春侯

明年薨諡曰敬侯子譚嗣呂列侯與謀廢昌邑王立宣帝師古曰與讀曰豫

益封三百戶薨子咸嗣王莽妻即咸女莽篡位宜春氏呂外戚寵

張晏曰莽諱取同姓故氏侯邑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若云王氏則與莽族相涉故呂侯號稱之耳莽本已與譚得姓不同祖系各別故為婚娶既非私竊不須避諱諱亦不可掩也自訢

傳國至玄孫莽敗迺絕

楊敞華陰人也給事大將軍莫府為軍司馬霍光愛厚之稍遷至

大司農元鳳中稻田使者燕倉知上官桀等反謀呂告敞敞素謹

畏事不敢言迺移病臥師古曰移病請呂書言病一曰呂病而移居也呂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

呂聞蒼延年皆封敞呂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師古曰聞之後遷御史不即告言也

大夫代王訢為丞相封安平侯明年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淫亂

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

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辭也音弋

此勝云敵夫人是後
妻非同馬遜也觀
下子幼傳中後母
無子之文可證

李云實指

癸延年起至更衣師古曰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也敵夫人師古曰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也遽從東箱師古曰謂敵曰此

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

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師古曰與延年從更衣還敵夫人與延

年參語許諾師古曰三人共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

宣帝即位月餘敵薨諡曰敬侯子忠嗣師古曰與延年從更衣還敵夫人與延

封三千五百戶忠弟暉字子幼師古曰暉音於粉反呂忠任為郎補常侍騎師古曰為

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為左曹霍氏謀反暉先聞知

因侍中金安上呂聞召見言狀霍氏伏誅暉等五人皆封暉為平

通侯遷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出名曰

山郎張晏曰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晉灼曰五日一洗沐也師古曰言出

實病皆曰沐或至至成餘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遊戲或行錢得善部師古曰

假償之也

曰郎官之職各有主部故行貨賂流行傳相放效師古曰放暉為中郎將罷山

郎移長度大司農呂給財用應劭曰長久也一歲之調度也蘇林曰簿書給繅之長

調度而移大司農呂官錢供給之更不取於郎也其疾病休謁洗沐皆呂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

過輒奏免薦舉其高弟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

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聲由是擢為諸

吏光祿勳親近用事初暉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呂分宗族

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予暉暉盡復分後母昆弟再受訾千

餘萬皆呂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暉居殿中廉潔無私郎官稱公

平然暉伐其行治師古曰自矜其節行及政治之能也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

已者必欲害之呂其能高人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

失卒呂是敗師古曰卒終也長樂者宣帝在民間時與相知及即位拔擢親

近長樂嘗使行事隸宗廟服虔曰兼行天子事先隸習威儀也師古曰隸音弋二反還謂掾史曰我親

梁書東天子傳年
此注

面見受詔副帝隸柁侯御師古曰我副帝隸而柁侯廼為御耳御謂御車也柁音丁故反人有上書告長樂

非所宜言事下廷尉長樂疑憚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憚罪高昌侯

車犇入北掖門師古曰犇古奔字也憚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曾有犇車抵

殿門師古曰抵觸也音丁禮反門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人力也左

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憚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常謂憚曰聞君侯

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憚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師古曰脛脛直貌也我

不能自保師古曰言我尚不能自保訟人何自得活真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窶數者也李奇曰真人正人也

如淳曰所呂不容穴坐銜窶數自妨故不得入穴師古曰窶數戴器也窶音其羽反數音山羽反解在東方朔傳憚自云今之訟人亦於已有妨又中書謁者令

宣持單于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師古曰謂譯者所錄也視讀曰示憚曰冒頓

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歿惡單于不來明甚師古曰時使者云單于欲來朝故憚云不來憚

上觀西閣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

其過可已得師矣師古曰過此謂經過此也問其過謂桀紂之過惡畫人有堯舜禹湯不稱而舉

桀紂憚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憚曰得不肖君大臣為畫善計

不用自令身無處所師古曰無處所謂死滅也若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呂滅

亡令親任大臣即至今耳師古曰言國祚長遠可已至今猶不亡也古與今如一丘之貉師古曰言其同

類也貉獸名似狐而善睡音胡各反憚妄引亡國呂誹謗當世無人臣禮又語長樂曰正

月已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張晏曰夏侯勝諫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必有謀上者春

秋無久陰不雨之異也漢史記勝所言故曰春秋所記謂說春秋災異者耳行必不至河

東矣張晏曰后土祠在河東天子歲祠之呂主上為戲語尤悖逆絕理事下廷尉廷尉定

國考問左驗明白師古曰定國于定國也左證左也奏憚不服罪而召戶將

尊蘇林曰直主門戶者也師古曰戶將官名主戶衛屬光祿也欲令戒飭富平侯延壽師古曰飭與救同富平侯張延壽也曰太

僕定有死罪數事朝暮人也師古曰言不久活也憚幸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三

人坐語侯言時不聞憚語自與太僕相觸也師古曰令延壽證云憚無此語長樂証之也尊曰

不可憚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師古曰憚言富平侯依太僕言而證之則我得罪至於族滅深怨之

此語云其人狂傲非人之也亦多注非

辭也 毋泄憚語令太僕聞之亂餘事文頴曰勿使太僕聞憚此語師古曰亂餘憚事者恐長樂心愈更加增其餘罪狀也

幸得列九卿諸吏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師古曰與不竭忠

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為詆惡言師古曰詆與妖同大逆不道請逮捕

治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憚長樂為庶人憚既失爵位家居治產

業起室宅自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

也與憚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鬪門惶懼為可憐之意師古曰鬪閉也

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舉 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晦昧語言

見廢師古曰晦與暗同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憚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師古曰底

致也首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已獲爵位終非其任卒

與禍會師古曰卒亦終也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已所不及師古曰蒙蔽督視也殷勤

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師古曰惟思也而猥隨俗之毀譽也師古曰猥曲也

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師古曰逆足下之意指而自文飾其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

各言爾志之義師古曰論語云顏回季路侍于曰盍各言爾志故憚引之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憚

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

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曾不能已此時有所建明已宣德化又不能與群僚

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師古曰素空也

也懷祿貪執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身幽北闕妻

子滿獄當此之時自己夷滅不足已塞責師古曰塞補也豈意得全首領復

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已忘憂

小人全軀說已忘罪師古曰說讀曰悅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

農夫已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已給公上師古曰巨充

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

君父至尊親師古曰父至親君至尊送其終也有時而既張晏曰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居三月復初師古曰既已也臣

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烹羔斗酒自勞師古曰包毛炙

此曉云中郎持光
福盈而後皆宿衛
士投日總領從官

肉也即今所謂燠也魚音步交反燠音一高反勞音來到反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

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應劭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曰節歌師古曰缶即今之盆類也而呼烏烏

師古曰李斯上書云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呼烏烏快耳者真秦聲也是關中舊有此曲也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

頃豆落而為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張晏曰山高而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言朝廷之荒亂也一頃百畝曰喻百官也言豆者貞實之物當在困倉零落有野喻已見放是日也拂衣而喜

奮袂低卬師古曰袂古衣袖字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師古曰自謂為可也

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惲

親行之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栗師古曰栗竦縮也雖雅知惲者猶隨

風而靡師古曰言逐眾議皆相毀也尚何稱與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

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

師古曰引董仲舒之辭也仲舒傳作皇皇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辭惲又引之為首子偽反今子尚安

得巨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

子方之遺風應劭曰段干木田子方魏賢人也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師古曰漂然高遠意槩度量也

漂音匹遙反槩音工代反分音扶問反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

文穎曰昆夷之地也師古曰言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師古曰言

貪鄙之俗而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道今乃見子之志迺我不同也師古曰言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師古曰旃之也言子當自勉厲

且立功名不須多與我言也師古曰言又惲兄子安平侯譚為典屬國謂惲曰西河太守建平

杜侯師古曰杜延年前已罪過出今徵為御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

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惲素與蓋寬饒韓延壽善譚即

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會有日食變

騶馬狼佐成上書告惲如淳曰騶馬也給騶使乘之佐主狼馬也驕奢不悔過日食之

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廷尉

當暉大逆無道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要斬妻子徙酒泉郡譚坐不諫正惲與相

應有怨望語免為庶人召拜成為郎諸在位與惲厚善者未央衛

尉韋玄成京兆尹張敞及孫會宗等皆免官

蔡義河內温人也巨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家貧常步行資禮不

逮眾門下好事者相合師古曰言眾斂錢物為義買犢車令乘之數歲遷補覆

盜城門候師古曰門候主候時而開閉也久之詔求能為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

義上疏曰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眾然而不棄

人倫者竊已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閒之燕師古曰燕安息也聞

讀曰得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說之師古曰下說讀曰悅擢為光祿大夫

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拜為少府遷御史大夫代楊敞為丞相封

陽平侯又巨定策安宗廟益封加賜黃金二百斤義為丞相時年

八十餘短小無須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師古曰俛即俯字也俛曲背也俛音力主反常兩吏

扶夾迺能行時大將軍光秉政議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

可顯制者師古曰顯與專同其後類此光聞之謂侍中左右及官屬曰巨為人主師

當為宰相何謂云云師古曰云云眾語謂有不選賢之言也此語不可使天下聞也義為相

四歲薨諡曰節侯無子國除

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為郡吏察舉至縣令遷廣陵太守師古曰屢

被察舉及舉薦故得遷之也巨高弟人為右扶風遷大僕萬年廉平內行修然善事

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

千石上謁問疾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迺

歸及吉病甚上自臨問巨大臣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萬年

萬年竟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八歲病卒子咸字子康年十八巨萬

年任為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萬

年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

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

言大要教咸謂也師古曰大要大歸也謂古諂字也萬年迺不復言萬年死後元帝擢

此曉云歲管入融
更傳或附嚴延
年傳末

咸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內執法殿中公卿已
下皆敬憚之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顯權咸頗言顯短顯等恨之
時槐里令朱雲殘酷殺不辜有司舉奏未下師古曰天子未下其草也咸素善雲雲
從刺候教令上書自訟晉灼曰雲從咸刺候伺候事之輕重咸因教令上書於是石顯微伺知之白
奏咸漏泄省中語下獄掠治師古曰掠治擊也音力向反減死髡為城旦因廢成帝
初即位大將軍王鳳已咸前指言石顯有忠直節奏請咸補長史
遷冀州刺史奉使稱意徵為諫大夫復出為楚內史北海東郡太
守坐為京兆尹王章所薦章誅咸免官起家復為南陽太守所居
已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師古曰府謂郡之府已律程作司
空師古曰司空主行役之官為地曰木杵舂不中程或私解脫鉗鈇衣服不如法師古曰鉗在頸鈇在足皆曰鐵為之鉗音其安反鈇音弟輒加罪笞督作劇不勝痛師古曰作劇劇苦又被督察笞罰既多故不勝痛也自絞
死歲數百千人久者蟲出腐爛家不得收其治放嚴延年其廉不

如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已自奉養

師古曰調徒鈞反

奢侈玉食

師古曰玉食美食如玉也

然操持掾史

師古曰操持也音千向反

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敕

書曰

師古曰公然移書已約教也

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下

吏畏之豪彊執服

師古曰執讀曰熱音之涉反

令行禁止然亦已此見廢成三公子

少顯名於朝廷而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等仕宦絕在咸後皆已

廉儉先至公卿而咸滯於郡守時車騎將軍王音輔政信用陳湯

咸數賂遺湯予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

師古曰子公湯之字後竟

徵入為少府少府多寶物屬官咸皆鉤校發其姦臧師古曰鉤音工侯反沒入

辜權財物

師古曰辜權專固也

官屬及諸中宮黃門鉤盾掖庭官吏舉奏按論

畏咸皆失氣為少府三歲與翟方進有隙方進為丞相奏咸前為

郡守所在殘酷毒螫加於吏民主守盜受所監

如淳曰律主守而盜直十金案市師古曰受所監法

而官媚邪臣陳湯已求薦舉苟得無恥不宜處位咸坐免頃之

此曉云後行頗咸
晚亦印擇地矣

解在
景紀

紅陽侯立舉咸方正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免之後數年立有罪就國方進奏歸咸故郡已憂死

鄭弘字樛卿泰山剛人也師古曰樛古稚字兄昌字次卿亦好學皆明經通

法律政事次卿為太原涿郡太守弘為南陽太守皆著治迹條教法度為後所述次卿用刑罰深不如弘平遷淮陽相已高弟入為

右扶風京師稱之代韋玄成為御史大夫六歲坐與京房論議免語在房傳

贊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已治亂皆對願罷

郡國鹽鐵酒權均輸師古曰酒權均輸解在武紀及食貨志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

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已為此廼所已安邊竟制四夷師古曰竟讀曰境國

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相寬

次公師古曰次公者寬之字治公羊春秋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

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師古曰即今之所行鹽鐵論十卷是也亦欲已

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師古曰謂相寬總評議其善惡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

異乎吾所聞師古曰論語載子張之言言不與已志同也故寬引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並

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

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師古曰

日斷音丁喚反辯者聘其辭斷斷焉行行焉師古曰斷斷辭爭之貌行行剛彊之貌也斷音牛斤反行音胡浪反雖未詳

備斯可略觀矣中山劉子推言王道橋當世反諸正師古曰正曲曰橋諸之也橋讀曰矯

同其字彬彬然弘博君子也師古曰彬彬文章貌也音彼旻反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

憤懣譏公卿師古曰懣音滿又莫本反介然直而不撓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效反可謂不畏疆圉矣桑

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

師古曰解釋也言理不出於弘羊也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

利師古曰放縱也謂縱心於利也一說放依也音方往反論語稱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也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

呂及厥宗

師古曰性生也謂與上官禁謀反誅也

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

言容身而去

師古曰括結也易坤卦六四爻辭曰括囊無咎無譽言自閉慎如囊之括結也

彼哉彼哉

師古曰論語云或問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言

彼人哉無足稱也

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呂輔宰相成同類長

同行阿意苟合呂說其上

師古曰說讀曰悅

斗筭之徒何足選也

師古曰筭竹器也容一斗選數

也論語云子貢問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孔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選也言其材器小劣不足數也筭音所交反選音先阮反噫歎聲也噫音於其反

公孫田劉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魏州屯田氏傳

漢書六十六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漢書六十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

不致

師古曰致至也

及病且終先令其子

師古曰先令為遺令

曰吾欲羸葬呂反吾真

師古曰羸

者不為衣衾棺槨者也反歸也真者自然之道也羸者即果反

必亡易吾意

師古曰易改也

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

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呂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

曰重難也

欲從其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

師古曰祁侯猶賀之孫承嗣者名也

祁侯與

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請前

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羸葬令死者亡知則已

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竊為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

為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

師古曰區願區小意也

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

今則越之師古曰言踰禮而厚葬也吾是已羸葬將已矯世也師古曰正曲曰矯夫厚葬誠亡

益於死者而俗人競已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師古曰靡散也單盡也或迺今

日入而明日發師古曰言見發掘也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

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

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已華衆厚葬已鬲真師古曰鬲與隔同其後並類此

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

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師古曰文子稱天氣為魂延陵季子云骨肉下歸於土是已云然精神離形

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師古曰

日塊音口對反裹已幣帛鬲已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為枯

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

師古曰言不用久為客也繇讀與由同管帝堯之葬也窆木為匱葛藟為緘服虔曰窆音款款空也

匱字也匱小棺也藟葛蔓也一曰藟亦草名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歿師古曰亂絕也故

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師古曰尚崇也言生死皆儉約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

謂師古曰謂者名稱也亦指趣也今費財厚葬畱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

惑於戲吾不為也師古曰於讀曰身戲讀曰呼祁侯曰善遂羸葬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師古曰南北軍各有正丞又置丞而建未得真官兼守之

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已尉薦走卒甚得其心師古曰尉者自也區者小室之名若今小庵屋

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已為賈區師古曰坐賣曰賈為賣物之區也區者小室之名若今小庵屋

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已監御史與

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師古曰校者軍之諸部校也室無四壁曰皇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

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

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言建亦已有成奏在其

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已威衆誅惡已禁邪今監御史公

此據云以軍正之禮故係
云言之猶上卷言居江
太字非兼守也此定
也故下云非非用也

穿軍垣呂求賈利師古曰公謂顯然為之私買賣呂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

之節亡呂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

法曰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將孟康曰兵書之法也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也總主征伐刑戮之事也故稱其書曰李法蘇說近之壁壘已定穿

齋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師古曰齋小竇也音踰臣謹按軍法曰正

亡屬將軍將軍有罪呂聞師古曰言軍正不屬將軍二千石呂下行法焉

孟康曰二千石謂軍中校尉都尉之屬丞於用法疑孟康曰丞屬軍正執事不諉上師古曰諉累也言

行不可曰事累於上也諉音女瑞反累音力瑞反臣謹呂斬昧死呂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

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師古曰司馬法亦兵書之名也解任主父假傳詔言在於軍中何用文吏議也三王或誓於

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呂待事也師古曰慮謂計念也先意謂先為之意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師古曰欲致民勇志使不奔北建又何疑焉建繇

是顯名後為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

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

殺之客臧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

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犇射追吏師古曰犇古奔字也吏散走主使

僕射劾渭城令游徼傷主家奴建報亡宅坐服虔曰言游徼奉公無宅坐也蓋主怒使

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師古曰甲舍即甲第公主之宅知吏賊傷奴辟報

故不窮審蘇林曰辟迴也報論也斷獄也為報故言有故也不窮審窮盡其事也大將軍

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冤

至今渭城立其祠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師古曰借助也音子夜反長八尺

餘容貌甚壯呂勇力聞年四十迺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

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儻大節師古曰儻音吐歷反當世呂

是高之元帝時琅邪貢禹為御史大夫而華陰守永嘉上封事師古曰

曰守華陰縣丞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師古曰右言在

者其人名嘉

此疑云成帝以後士皆
後附錄容身固位志
前日徵平成王氏之墓
故史家於朱雲深有所
取焉特為三傳蓋激
於張孔之徒亦

此瞻云負為誰賞然
若石頭所薦未中好
大節又從蕭望之受
經此固歎等所畏忌
也衛之對嘉之坐其
或有使之者邪

也上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呂六百石秩
試守御史大夫呂盡其能上迺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
臣為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
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師古曰上爵大官也圖今謀也柄臣執權之官
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呂匹夫徒走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
所呂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
之又況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
未有呂異今御史大夫禹絜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
海內莫不聞知而嘉復稱雲師古曰復曲也欲令為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
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呂明好惡嘉竟坐之是時少府
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
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師古曰乘因也言因藉尊貴之權也諸儒莫

豈能亡命釋通轉錄
之存也

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師古曰齋衣下之蒙音于私反抗節
而請音動左右師古曰抗舉也既論難連挂五鹿君師古曰挂刺也故諸儒為之
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師古曰嶽嶽長角之貌繇是為博士遷杜陵令坐
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為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為
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
雲數上疏言丞相韋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李奇曰不能有所前卻也師古曰周書君奭之篇稱
周公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有夏有若號叔閔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又曰亡能往來故雲引此為言也而咸數毀石顯久之有司考雲
疑風吏殺人師古曰風讀曰諷羣臣朝見上問丞相呂雲治行丞相玄成言
雲暴虐亡狀師古曰無善狀也時陳咸在前聞之呂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為
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師古曰立成也
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具發其事奏咸宿衛執法之臣幸
得進見漏泄所聞呂私語雲為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師古曰咸為御史中丞而奏請下中

丞故云後知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呂故不得師古曰吏捕之不得上於是下

咸雲獄滅死為城旦咸雲遂廢錮終元帝世至成帝時丞相故安

昌侯張禹呂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

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呂益民皆尸位素餐師古曰尸主也素空也尸位者不舉其事但主

其位而已素餐者德不稱官空當食祿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

也師古曰皆論語所載孔子之言也苟患失其龍祿則言行僻邪無所不至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臣

厲其餘師古曰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利可自斬馬也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

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師古曰訕謗也音所諫反又音制罪死不赦御史將雲

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檻軒前欄也雲呼曰師古曰呼也音火故反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

於地下足矣師古曰關龍逢桀臣王子比干紂之諸父皆曰諫而死故云然未知聖朝何如耳師古曰言殺直臣其聲惡御史

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師古曰著表也言此各久彰表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

此韓云勤若法經不一行其要則止也供其為後而已後臣之名自正衡以遠對款之徒云可哉矣

呂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

因而輯之呂旌直臣師古曰輯與集同謂補合之也旌表也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

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

賓主禮因畱雲宿從容謂雲曰師古曰從音七庸反在田野亡事且畱我東閣

可呂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師古曰小生謂其新學後進言欲呂我為吏乎宣不敢

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為弟子九江嚴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

傳雲學皆為博士望至泰山太守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

飲藥遺言呂身服斂棺周於身土周於椁師古曰棺周於身小棺裁容身也土周於椁塚壙裁容椁也為

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為郡文

學補南昌尉師古曰豫章之縣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師古曰附縣道之使

求假軺傳師古曰小車之傳也軺音遙傳音張懸反詣行在所條對急政師古曰條對者一條錄而對之

謂非常之事

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

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師古曰浸漸也災異數見群下莫敢正

言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道秦

歸漢制作儀品師古曰遁逃也夫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曰先猶言先生也一日先謂在秦時箕子非疏

其家而畔親也師古曰箕子紂之諸父故言疏家畔親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

諫若轉圜師古曰不及恐失之也轉圜言其順也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師古曰直取其功不論其舊行

及所從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師古曰立已為大將軍

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師古曰言四面而至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

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呂舉秦

如鴻毛取楚若拾遺師古曰鴻毛喻輕拾遺言其易也此高祖所呂亡敵於天下也師古

曰亡讀曰無孝文皇帝起於代谷師古曰從代而來即帝位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師古

曰召讀曰邵循高祖之法加呂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乎師古曰幾音距依反繇是言

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

公之軌師古曰軌法也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

莫能致其功也孝文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師古曰說讀曰悅出爵不待廉茂

慶賜不須顯功師古曰謂諫爭合意即得官爵不由薦舉及軍功也廉廉吏也茂茂材也是呂天下布衣各厲志竭

精已赴闕廷自樹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

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張晏曰民有三平年之儲曰升平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

南安王緣間而起所呂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呂眾賢聚於本朝

師古曰本朝漢朝也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服虔曰臣執陵君也師古曰謂淮南大臣相內史之屬也方今布衣

迺窺國家之隙見閒而起者蜀郡是也孟康曰成帝鴻嘉中廣漢男子鄭躬等反是也及山陽亡

徒蘇令之群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李奇曰求索與已和及隨已者而亡逃匿

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

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呂寧

師古曰大雅文王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

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呂九九見者桓公

不逆欲呂致大也師古曰九九算術若今九章五曹之輩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

者三矣此天下士所呂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師古曰秦

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呂升

斗之祿賜呂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師古曰嘉

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師古曰爛然夫呂四海

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僞桀指世陳政言成文

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師古曰質正也若此者亦亡幾人師古曰

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呂厲世摩鈍也師古曰

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呂為漢歐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師古曰秦

其鋒此孝武皇帝所呂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師古曰辟今不循伯

者之道師古曰伯讀曰霸次下亦同迺欲呂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

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

治所鑄也言秦無道今陳涉項羽乘閒而發讐倒持劍而呂把授與人也

師古曰盜嫂受金之事

師古曰伯讀曰霸次下亦同

師古曰戴鴟也仁鳥鸞鳳也戴音緣

師古曰呂其言為不急而罪之也

師古曰防人之口法禁嚴切

師古曰呂其言為不急而罪之也

師古曰呂其言為不急而罪之也

師古曰呂其言為不急而罪之也

師古曰呂其言為不急而罪之也

師古曰呂其言為不急而罪之也

師古曰呂其言為不急而罪之也

師古曰呂其言為不急而罪之也

師古曰呂其言為不急而罪之也

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
 宜言大不敬呂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
 爭孝元皇帝擢之呂厲具臣而矯曲朝師古曰具臣具位之臣無益者也矯正也及至陛下戮
 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
 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曰言為戒最國家
 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師古曰杜塞也數御十月之歌
孟康曰福譏切王氏十月之詩刺后族大盛也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篇也留意亡逸之戒師古曰周書篇名也周公作之呂戒成王除不急之法
 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今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
 四門明四目也師古曰虞書舜典曰開四門明四目言開四門已致眾賢則明視於四方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
 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師古曰君命犯者謂大臣犯君
命之外戚之權日呂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日來日食地震呂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師古曰言其極多不可比較而數也陰盛陽微

金鐵為飛此何景也張晏曰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如星飛上去權臣用事之異也蘇林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則金不從華景象也何象言將危亡
 也漢興呂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
 為右師古曰務全安之此為上當與之賢師良傅教臣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
 臣魁柄師古曰呂斗為喻也斗身為魁使之驕逆至於夷滅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之此失親親之大者
 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
 庸庸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庸庸微小貌也言火始微小勃陵於君權隆於主然
 後防之亦亡及已師古曰已語終辭上遂不納成帝久亡繼嗣福呂為宜建
 三統封孔子之世呂為殷後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
 臣之願也師古曰伏質斬刑也橫分謂身首分離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
 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師古曰景公齊景公也論語云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得而稱焉故引
 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應劭曰呂丹淹泥塗殿上也當戶牖之法坐師古

曰戶牖之間謂之屨言負屨也法坐正坐也聽朝之處猶言法官法駕也坐音才臥反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

師古曰此臣寢所師古曰不安食所師古曰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師古曰臣

聞存人所師古曰自立也壅人所師古曰自立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

秦滅二周夷六國師古曰二周東周西周君也六國齊楚韓魏趙燕隱士不顯佚民不舉師古曰佚

絕三統滅天道是師古曰身危子殺厥孫不嗣張晏曰身為燕丹張良所謀子二世見殺孫謂子嬰所謂

壅人師古曰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

夏於杞師古曰謂封黃帝之後於燕帝堯之後於祝帝舜之後於陳并祀宋是為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師古曰呂姬

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李商曰所謂存人言其多呂自立者也今成

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

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師古曰呂其在祖位尊之也師古曰事在僖二十五年

統封其子孫師古曰呂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尊宗聖庶尊適如淳曰適

此經三處在存禮經
乃不經福也
幸在禮則過矣

封之君尊為諸侯則奪其舊為宗子之事也奪適文王舍伯
邑考而立武王是也孔子雖庶可為殷後師古曰適讀曰嫡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

况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師古曰呂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

著災師古曰尚書大傳云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

弗及知乃不葬之於成周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師古曰闕里孔子舊里也言除

氏子孫不免編戶師古曰列為庶人也呂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

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師古曰素功素王之功也穀梁傳曰孔子素王則國家

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

有法也後聖必師古曰呂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

故終不見納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

子南君為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為

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師古曰不自知其昭穆之數也時匡

衡議師古曰呂為王者存二王後所師古曰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

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
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
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常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
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
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曰孔子世為湯後
上曰其語不經師古曰不合於經也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
曰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曰左氏穀梁世本禮記
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常曰
讀書養性為事至元始中王莽顯政師古曰顯政讀與專同福一朝棄妻子去尤
江至今傳曰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
云師古曰其後謂棄妻子去之後

云敞字幼儒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為博士平帝

此語云鈞查存自王
蕭非起於桓靈時
也手傳人乃招一云敞
可厚責之弟子武

曰中山王即帝位年幼莽秉政自號安漢公曰平帝為成帝後不
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
莽鬲絕衛氏師古曰鬲讀與隔同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曰血塗莽
門若鬼神之戒冀曰懼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覺莽殺宇誅滅衛
氏謀所聯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要斬磔戶東市門初章為當世名
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曰為惡人黨皆當禁固不得仕宦門
人盡更名他師師古曰更曰他人為師諱不言是章弟子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
抱章尸歸棺斂葬之師古曰棺音工喚反斂音力瞻反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
志節比之樂布表奏曰為掾薦為中郎諫大夫莽篡位王舜為太
師復薦敞可輔職師古曰為輔弼之任曰病免唐林言敞可典郡擢為魯郡大
尹更始時安車徵敞為御史大夫復病免去卒于家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中

此語云漢諸陵之志不
為赤眉所廢故班氏
特區稱楊王孫之志
立信以視當時其志
亦皇正得借意為喻
不取福祿上及下後也

行中庸也猶介也言不必得中庸之人與之論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
道則思狂猶愈於頑儒無識者也猶章王孫反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
世稱朱雲多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也疾時人妄有
述作非胡建臨敵敢斷武昭於外師古曰昭明也斬伐姦隙軍旅不隊梅福之
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尚有典刑殷監不遠夏后所聞師古曰大雅蕩之詩曰雖無老
成人尚有典刑言今雖無其人尚有故法可案用也又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時言殷視夏桀之
亡可為戒也贊引此者謂梅福請封孔子後是案武王克商之法而行之又視秦滅二周夷六國
不為立後自取遂從所好全性市門云敞之義著於吳章為仁由已再
喪亡可為戒也

入大府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此贊引之再入大府謂初為大司徒掾後為車騎將軍掾也

清則濯纓何遠之有

師古曰楚辭漁父之歌曰滄浪之水清可自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自濯我足遇治則仕遇亂則隱云敞謝病去職近於此義也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馬川屯鳳鳴氏開府

漢書六十七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漢書六十八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

師古曰中讀曰仲

呂縣吏給事平陽侯家

師古曰縣遣吏於侯家供事也

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

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

於武帝立為皇后去病呂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廼自知父為霍

中孺未及求問會為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

負弩矢先驅

師古曰郊迎於郊界之上也先驅者導其路也

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

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中孺

扶服叩頭

師古曰服音蒲北反

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為中孺

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廼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

為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為奉常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

此賤之博陸武卿陸
以謹慎受遺寄命

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師古曰宮中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

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

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婕妤有男師古曰婕妤居上心欲曰為

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師古曰任堪也屬委也上

迺使黃門書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巨賜光師古曰黃門之署職任親

亦師古曰不諱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

者師古曰不諱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師古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

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曰光為

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

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師古曰於天子受遺詔輔少

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

於光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為逆師古曰

反戶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

崩發書曰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為秭侯上官桀為安陽侯光為博

陸侯文類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城師古曰皆曰前捕反者

功封時衛尉王莽子勇忽侍中師古曰即右將軍揚語曰師古曰揚帝病

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師古曰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

讓王莽師古曰切深莽酖殺忽光為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師古曰

同師古曰白晳疏眉目美須頰師古曰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

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師古曰識記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

幼主政自已出師古曰天下想聞其風采師古曰殿中嘗有怪一夜羣

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師古曰恐有變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

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

莫不多光師古曰多猶重也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為桀子

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晉灼曰漢語光嫡妻東閭氏生安夫人昭后之母也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

安女後宮為健仔師古曰鄂邑所食邑為蓋氏所尚故云蓋主也數月立為皇后父安為票騎將

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

長公主師古曰懷其恩德也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為外人

求封幸依國家故事呂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

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呂是怨光而桀安數為外人求

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師古曰右上也及父子

並為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皇后親安女光迺其外祖而

顧專制朝事師古曰顧猶反也繇是與光爭權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燕王旦自召昭帝兄

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權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

師古曰伐矜也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

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趨

孟康曰都試也肄習也師古曰謂總閱試習武備也太官先置師古曰供食飲之具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

年不降還迺為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為搜粟都尉師古曰楊敞也

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師古曰調選也莫府大將軍府也調音徒鈞反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

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

事師古曰下謂下有司也音胡稼反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

且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如淳曰近臣所止計畫之室也或曰彫畫之室師古曰彫畫是也上問大將軍安

在左將軍桀對曰呂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

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師古曰令復著冠也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

陛下何已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曰之往也廣明亭名也屬耳近耳也屬音之欲反調

校尉呂來未能十日燕王何已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文類

曰帝云將軍欲反不由一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

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師古曰遂猶竟也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

此勝云或云畫室即武庫也周公負成王在洛陽以賜光奉之於室中也

此瞻云史樂成光所
死任故首遠之內去
志故大將軍長史也

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師古曰屬委也音敢有之欲反其下亦同敢有

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廼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

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

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

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

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呂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

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

武王唯在所宜師古曰太伯者王季之長子也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呂

承宗廟言合光意光呂其書視丞相敞等師古曰視讀曰擢郎為九江

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

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

即位行淫亂光憂懣師古曰懣滿又音獨呂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

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師古曰柱者梁下之柱石者承柱之礎也審此人不可何

不建白太后師古曰立議而白之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

否師古曰光不涉事故有此問也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呂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師古曰商

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師古曰圖謀也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

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

何羣臣皆驚鄂失色師古曰依順也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

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呂幼孤寄將軍呂天下呂將

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為孝

者呂長有天下今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師古曰祀如也將軍雖死何

面目見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師古曰宜速決羣臣後應者臣

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師古曰受其憂

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師古曰受其憂

責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師古曰言一聽之也

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已承宗廟狀皇太后

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

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

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

何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

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

侍守王光執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

師古曰卒讀曰猝物故死也自裁自殺也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

大將軍盡繫之乎師古曰安焉也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

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如淳曰以珠飾襦也晉灼曰買珠以為也盛服坐

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師古曰陛戟謂執戟以衛陛下

也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

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師古曰楊敞也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

師古曰張子孺度遼將軍臣明友師古曰范明友前將軍臣增師古曰韓增後將軍臣充國師古曰趙

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師古曰蔡誼宜春侯臣譚師古曰王訢子當塗侯臣聖師古曰姓魏也隨桃

侯臣昌樂師古曰姓趙故蒼梧王趙光子杜侯臣屠耆堂師古曰故胡人太僕臣延年師古曰杜延年太常

臣昌師古曰蕭侯蘇昌大司農臣延年師古曰田延年宗正臣德師古曰劉向父少府臣樂成師古曰姓

史也廷尉臣光師古曰李光執金吾臣延壽師古曰李延年大鴻臚臣賢師古曰韋賢左馮翊

臣廣明師古曰田廣明右扶風臣德師古曰周德長信少府臣嘉師古曰不知姓典屬國臣武

師古曰蘇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師古曰趙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師古曰不知姓諸吏文學光

祿大夫臣遷師古曰王遷臣崎師古曰宋崎臣吉師古曰景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

幸師古曰竝不知姓也臣夏侯勝李奇曰同官同各故以姓別也太中大夫臣德師古曰不知姓臣卬師古曰趙充國子也

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大子所臣承保宗廟總壹

此禮云先立為皇太子則無明世宗不父孝宗之愛矣此禮儀之不可不素備也

海內者曰慈孝禮誼賞罰為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

議禮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

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師古曰典喪服言為喪主也斬縗謂縗裳下不緦直斬斷割之而已縗音步干反

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師古曰素食菜食無肉也言王在道常肉食非屈喪之物也而鄭康成解喪服素食

云平常之食失之遠矣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

為皇太子常私買雞豚曰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孟康曰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

自佩行璽信璽在符節堂大行前師古曰璽既國器常當緘封而王於大帝前也章昭曰大行不反之辭也就次發璽不封師古曰璽既國器常當緘封而王於大帝前也章昭曰大行不反之辭也

從官更持節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次下亦同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

餘人常與居禁闈內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師古曰之往也自往之署取節也朝暮

臨師古曰臨哭臨也音力禁反令從官更持節從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次下亦同為書曰皇帝問侍中

君卿師古曰昌邑之侍中名君卿也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

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師古曰俳優諸戲也

倡樂人也會下還上前殿如淳曰下謂庭之入冢葬還下居喪位便處前殿也師古曰下音胡稼反擊鐘磬召內泰壹

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鄭氏曰祭泰壹神樂人也孟康曰牟首地名也上有觀如淳曰輦道閣道也牟首屏面也以屏面自隔無哀戚也臣瓚曰牟首池名

也在上林苑中方在哀絰而輦游於池言無哀戚也師古曰刀口泰壹樂人內之於輦道牟首而鼓

吹歌舞也牟首瓚說是也屏面之言失之遠矣又左思吳郡賦云長塗牟首劉逵以為牟首閣道

有室屋也此說更無所出或者思鼓吹歌舞悉奏眾樂發長安廚三太牢具

及達據此輦道牟首便誤用之乎祠閣室中如淳曰黃圖北出中門有長安廚故謂之廚祀已與從官飲師古曰啗

反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璣鬪虎師古曰皮軒鸞旗皆法駕所陳也北宮桂宮並在未央宮召皇太后御小馬車張晏曰皇太后所駕遊宮中輦車也漢殿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師古曰小馬可於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馬使

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

泄言要斬太后曰止師古曰令且止讀奏為人臣子當悍亂如是邪師古曰責王也悍乖也音布內反

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

曰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師古曰免奴謂免放為良人者變易節上黃旄曰赤師古曰曰

遂以為常賀今輒改之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

此嘆云其其元之直
者而派放其修也
珠之修人不已修手
其其修之之則名
已修其亦修為之
光則亮之不物買行
溫亂而長德改國更
家任人得請之外亦

孝之此元大父安撫
此請云光德王上
之難故使其子孫
我出兵居中以自
不思村坊連家權
勢區區滿為政禍
於此矣蓋不涉學
慮也

見於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呂政師古

曰言不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

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

呼市中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曰當斷不師古曰悔不早殺光等也亂反受其亂師古曰悔不早殺光等也光坐庭中會丞相

臣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

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

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亡嗣擇支

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

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呂嗣孝昭皇帝

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呂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

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呂軫獵車迎曾孫就齋宗

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師古曰解並在宣紀輪音零已而光奉上皇

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為孝宣皇帝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

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呂

安宗廟其呂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

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

二千疋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

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

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

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即位廼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

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師古曰下音胡稼反

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為之

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呂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為

列侯奉兄票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為右

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

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塚上如淳曰典為塚者賜金錢繒絮繡被百

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師古曰漢儀注以玉為襦如鎧狀連綴之以黃金為纆要已下玉為札長尺廣二寸半為甲下至足亦綴以黃金纆

梓宮服虔曰棺也師古曰以梓木為之親身之棺也為天子制故亦稱梓宮便房黃腸題奏各一具服虔曰便房藏中

木外臧椁十五具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曰樹殿之屬也蘇林曰椁木栢葉松身尺四寸周二丈內梓宮次椁椁栢黃腸題奏師古曰便房小曲室也如氏以為椁木名非也椁

非也椁音七庸反椁音工闕反字亦作栝東園溫明服虔曰東園處此器形如方漆桶開一面漆畫之以鏡置其

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曰輜輶車文穎曰輜輶車如今喪輜輶也孟

之則涼故名之輜輶車也臣瓚曰秦始皇道崩祕其事載以輜輶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輜

車類也案杜延年奏載霍光柩以輜輶車駕大廐白虎駟以輜輶車駕大廐白鹿駟為師古曰輜輶

本安車也可以臥息後因載喪飾以柳絮故遂為喪車耳輜輶者密閉輶者旁開窻牖各別一黃

乘隨事為名後人既專以載喪又去其一總為輶飾而合二名呼之耳倅副也音千內反

屋左纛師古曰解在高紀也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呂送其葬

諡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家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

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為樂平侯呂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天子思光

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有餘

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

世冊呂安社稷天下蒸庶咸呂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

世疇其爵邑應劭曰疇等也師古曰復音方日反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師古曰與讀曰豫明

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

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師古曰善善善謂褒善善人也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為

冠陽侯禹既嗣為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瑩制而侈大

之師古曰瑩墓城也音營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服虔曰昭靈承恩皆館名也李奇曰昭靈高祖

妾守之晉灼曰闕道乃通屬至永巷中也師古曰此亦其家上作輦闕之道及永巷也非謂掖庭之永巷也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

畫繡網馮黃金塗如淳曰網亦茵馮所謂馮有也以黃金塗飾之師古曰茵厚也以繡為茵而黃金塗輿輦也韋絮薦輪晉灼曰

勲及光中女壻趙平為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呂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禹為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如淳曰縣官謂天子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

師古曰外謂疏斥之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心其死師古曰不自省有過也宣見禹恨望深

中廷尉李种王平師古曰种音沖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

皆坐逆將軍竟下獄死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師古曰即日即

上所云少府樂成者也使者其姓也字或作史百官已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服虔曰皆光奴視丞相亡

如也師古曰亡如猶言無所象似也父首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

欲用是怨恨愚巨為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

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

將軍時法令曰公田賦與貧民發賜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

人子師古曰窶貧而無禮音其羽反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師古曰狂音許吏反不避忌諱大將軍

常讎之師古曰言嫉之如仇讎也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對事多言我

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

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為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

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

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

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讙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師古曰讙眾聲也音許爰反

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言實告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

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

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為天官師古曰曉星文者語平曰熒惑守

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

此後曰諸先生建元
以未侯者年表後
侯元三張章故飲川
人為長安亭長夫官
之於閭上書言有霍
氏弟舍以馬樵問
復問養馬如於
言霍氏子不欲謀反
此因上書者反

善張赦見雲家卒卒師古曰卒讀曰猝忽遽之貌也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

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

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

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師古曰重難也竟窮竟其事也然惡端已見又有

試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

也師古曰言先反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師古曰言無處相避當受禍也會李竟

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

女遇太后無禮服虔曰光諸女自以為上子都數犯法上并曰為讓師古曰總責之也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

軍謂顯曰知捕兒不師古曰知兒見捕否亟下捕之蘇林曰且疾下捕之第中鼠暴多

與人相觸呂尾畫地鴟數鳴殿前樹上師古曰鴟惡聲之鳥也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為殿耳非止天子官中其語亦

見黃霸傳鳴音羽驕反第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

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來捕禹舉家

憂愁山曰丞相擅滅宗廟羔菟書如淳曰高后時定令敢有擅議宗廟者弃市師古曰羔菟書所以供祭也可已此

罪也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文和曰宣帝外祖母也召丞相平恩侯曰下使范

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

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為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祕書顯為上

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呂贖山罪書報聞師古曰不許之會事發覺雲山明

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弃市唯獨霍

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廼下詔曰廼者

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為大逆師古曰解在宣紀也

朕曰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

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為大

逆欲誑誤百姓賴祖宗神靈先發得咸伏其辜師古曰事發而捕得朕甚悼之

此據云突者為突
武林反与突字同
異義五篇所分喜

諸為霍氏所註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
章先發覺曰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
見對狀後章上書曰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師古曰言共言
立意發之也無人霍氏禁闈卒不得遂其謀師古曰皆讎有功
言其功相等類也封章
為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奢
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
也在人之右眾必害之師古曰
右上也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
之而又行曰逆道不亡何待迺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
宜曰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
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
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
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

人灼爛者在於上行

師古曰灼謂被燒炙
有也行音胡浪反

餘各已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

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

師古曰鄉讀曰
嚮次下亦同也今

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即主人迺寤而

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

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

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師古

曰右上也迺賜福帛十疋後曰為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

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

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師古曰肆放也展
也近音鉅漸反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

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師古曰萌
謂始生也至成帝時

為光置守家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

為博陸侯千戶

金日磾字翁叔師古曰磾音丁奚反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師古曰休音許武帝元

狩中票騎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屠王祭

天金人其夏票騎復西過居延攻祁連山大克獲於是單于怨昆

邪休屠居西方多為漢所破師古曰昆音下門反召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

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眾降漢封昆邪王為列

侯日磾曰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

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師古曰方於宴游之時而召閱諸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

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師古曰視宮人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

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曰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

湯沐衣冠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未

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

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磾母教誨兩

此後云一胡婦身姓

教子信國破家公沒

身所養法後獲七

葉金貂之福日磾固

材與家室不自內也

乎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

氏師古曰日磾每見書常拜鄉之涕泣然後迺去日磾子二

人皆愛為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師古曰擁抱也日磾在前

見而目之師古曰目視怒也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為其

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

弄兒弄兒即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已殺

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

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冤迺

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師古曰及謂及於禍也遂謀為逆日磾視其志

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師古曰上下於殿也何羅亦覺日

磾意已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服虔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秦之林光宮胡亥所造漢又於其旁起甘

泉日磾小疾臥廬師古曰廬所止曰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

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師古曰無何猶言無故也日磾奏廁心動

師古曰奏向也日磾方則而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裹白刃從東箱上師古曰置刃於衣衷中也

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師古曰趨讀曰趨趨也臥內天子臥處行觸寶瑟僵日磾

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師古曰傳謂傳聲而唱之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

恐并中日磾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止勿格日磾挫胡投何羅殿下孟康曰胡音互挫胡若今相僻臥輪

之類也晉灼曰胡頸也挫其頸而投殿下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音才乞反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師古曰忤逆也賜出宮女不敢

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師古曰篤厚也及上病

屬霍光呂輔少主師古曰屬音欲反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

輕漢於是遂為光副光呂女妻日磾嗣子賞初武帝遺詔曰討莽

何羅功封日磾為柁侯師古曰柁音丁故反日磾呂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

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臥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呂輕車

介士軍陳至茂陵諡曰敬侯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

年共臥起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

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

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迺得封侯時年

俱八九歲宣帝即位賞為太僕霍氏有事萌牙上書去妻師古曰萌牙者言始有端

緒若草之始生上亦自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為光祿勳薨亡子國除元始

中繼絕世封建孫當為柁侯奉日磾後初日磾所將俱降弟倫字

少卿為黃門郎早卒日磾兩子貴及孫則衰矣而倫後嗣遂盛子

安上始貴顯封侯

安上字子侯少為侍中惇篤有智宣帝愛之頗與發舉楚王延壽

反謀師古曰與讀曰豫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霍氏反安上傳禁門闔

無內霍氏親屬師古曰禁止也門闔官中大小之門也傳聲而止諸門闔也封為都成侯至建章衛尉薨

賜冢瑩杜陵諡曰敬侯四子常敞岑哭本明皆為諸曹中郎將常

光祿大夫元帝為太子時敞為中庶子幸有寵帝即位為騎都尉

光祿大夫中郎將侍中元帝崩故事近臣皆隨陵為園郎敞曰世

名忠孝太后詔留侍成帝為奉車水衡都尉至衛尉敞為人正直

敢犯顏色左右憚之唯上亦難焉師古曰臣下皆敬憚唯病甚上使使者

問所欲曰弟岑為託上召岑拜為郎使主客服虔曰官名屬敞子涉本

為左曹上拜涉為侍中使待幸綠車載送衛尉舍李奇曰輦綠車常設

侍中以此車送欲敞見其榮寵也如淳曰幸綠車常置左右以待召載皇孫今遣涉歸以皇須

吏卒敞三子涉參饒涉明經儉節諸儒稱之成帝時為侍中騎都

尉領三輔胡越騎師古曰胡越騎之在三輔者哀帝即位為奉車都尉至長

信少府而參使匈奴師古曰以其出使匈奴越騎校尉關都

尉安定東海太守饒為越騎校尉涉兩子湯融皆侍中諸曹將大

夫師古曰將亦謂中郎將也而涉之從父弟欽舉明經為太子門大夫哀帝即位

為太中大夫給事中欽從父弟遷為尚書令兄弟用事帝祖母傅

太后崩欽使護作師古曰監主葬送之事也職辦擢為泰山弘農太守著威名平帝

即位徵為大司徒司直京兆尹帝年幼選置師友大司徒孔光呂

明經高行為孔氏師京兆尹金欽呂家世忠孝為金氏友徙光祿

大夫侍中秩中二千石封都成侯時王莽新誅平帝外家衛氏召

明禮少府宗伯鳳如淳曰宗伯姓入說為人後之誼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

臣竝聽師古曰白令皆聽之欲呂內厲平帝而外塞百姓之議師古曰塞止也欽與族昆

弟穉侯當俱封初當曾祖父日磾傳子節侯賞而欽祖父安上傳

子夷侯常皆亡子國絕故莽封欽當奉其後當母南即莽母功顯

君同產弟也當上南大行為太夫人文選曰南名也大行官名也當上名狀於

母故耳為父立廟非也欽因緣謂當詔書陳日磾功亡有賞語當名為呂孫繼祖

此據云王莽方殺其子
於後母及族母之子何
有欽自背也此禮宜其及
也此推以達也時宜其
其言也直亦欲為父立
廟不入夷侯帝廟以
例將必至此不為深文

也自當為父祖父立廟首灼曰當是賞弟建之孫此言賞故國君使大夫主

其祭如淳曰以賞故國君使大夫掌其祭事臣瓚曰當是支庶上繼太宗不得領其外親也而因劾奏曰欽幸得已通經術超擢

侍帷幄重蒙厚恩封襲爵號師古曰於朝知聖朝已世有為人後之誼

前遭故定陶太后背本逆天孝哀不獲厥福廼者呂寬衛寶復造

姦謀至於反逆咸伏厥辜太皇太后懲艾悼懼師古曰艾讀逆天之咎

非聖誣法大亂之殃誠欲奉承天心遵明聖制專壹為後之誼已

安天下之命數臨正殿延見羣臣講習禮經孫繼祖者謂亡正統

持重者也賞見嗣日禪後成為君持大宗重則禮所謂尊祖故敬

宗大宗不可已絕者也欽自知與當俱拜同誼即數揚言殿省中

教當云云師古曰云云者多言也當即如其言則欽亦欲為父明立廟而

不入夷侯常廟矣進退異言頗惑眾心亂國大綱開禍亂原誣祖

不孝罪莫大焉尤非大臣所宜大不敬稅侯當上母南為太夫人

失禮不敬莽白太后下四輔公卿大夫博士議郎皆曰欽宜已時

即罪師古曰謁者召欽詣詔獄欽自殺邯已綱紀國體亡所阿私忠

孝尤著益封千戶更封長信少府涉子右曹湯為都成侯湯受封

日不敢還歸家已明為人後之誼益封之後莽復用欽弟遵封侯

歷九卿位

贊曰霍光已結髮內侍起於階闈之間確然秉志誼形於主師古曰

受繼祿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王什上官師古曰什

因權制敵已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

社稷擁昭立宣光為師保雖周公阿衡何已加此師古曰阿衡伊尹官號

下取平也然光不學亡術聞於大理陰妻邪謀晉灼曰不立女為后湛

溺盈溢之欲已增顛覆之禍師古曰湛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師古曰財

哀哉昔霍叔封於晉師古曰霍叔文王之弟也晉卽河東光豈其苗裔乎金日
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巨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
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本巨休屠作金人爲祭天主
故因賜姓金氏云

聖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西川中鳳樓
氏書

漢書六十八

